

大慧普觉禅师语录（三）目录

大慧普觉禅师法语卷第十九

- 1、示清浄居士(李提举献臣)
- 2、示东峰居士(陈通判次仲)
- 3、示智通居士(黄提宫伯成)
- 4、示妙证居士(聂寺丞)

大慧普觉禅师法语卷第二十

- 5、示无相居士(邓直殿子立)
- 6、示真如道人
- 7、示空慧道人
- 8、示廓然居士(谢机宜)
- 9、示觉空居士(唐通判)
- 10、示新喻黄县尉
- 11、示罗知县(孟弼)

大慧普觉禅师法语卷第二十一

- 12、示鄂守熊祠部(叔雅)
- 13、示徐提刑(敦济)
- 14、示鲍教授(梦符)
- 15、示妙净居士(赵观使师重)
- 16、示吕机宜(舜元)

大慧普觉禅师法语卷第二十二

- 17、示快然居士(罗知县)
- 18、示妙心居士(孙通判长文)
- 19、示永宁郡夫人(郑两府宅)
- 20、示妙智居士(方敷文务德)
- 21、示张太尉(益之)
- 22、示曾机宜(叔迟)

大慧普觉禅师法语卷第二十三

- 23、示中证居士(郭知县仲堪)
- 24、示徐提刑(敦立)
- 25、示陈机宜(明仲)
- 26、示空相道人(黄通判宅)
- 27、示方机宜(夷吾)
- 28、示妙圆道人(李知省宅)
- 29、示太虚居士(邓直殿伯寿)
- 30、示妙明居士(李知省伯和)

大慧普觉禅师法语卷第二十四

- 31、示成机宜(季恭)
- 32、示莫宣教(润甫)
- 33、示遵璞禅人
- 34、示妙道禅人
- 35、示智严禅人

- 36、示知立禅人
- 37、示妙诠禅人
- 38、示冲密禅人
- 39、示道明讲主
- 40、示妙总禅人
- 大慧普觉禅师书卷第二十五
 - 41、答曾侍郎(天游)○(问书附)
 - 42、答李参政(汉老)○(问书附)
- 大慧普觉禅师书卷第二十六
 - 43、答江给事(少明)
 - 44、答富枢密(季申)
 - 45、答李参政别纸(汉老)
 - 46、答陈少卿(季任)
 - 47、答赵待制(道夫)
 - 48、答许司理(寿源)
- 大慧普觉禅师书卷第二十七
 - 49、答刘宝学(彦修)
 - 50、答刘通判(彦冲)
 - 51、答秦国太夫人
 - 52、答张丞相(德远)
 - 53、答张提刑(旸叔)
 - 54、答汪内翰(彦章)
 - 55、答夏运使
- 大慧普觉禅师书卷第二十八
 - 56、答吕舍人(居仁)
 - 57、答吕郎中(隆礼)
 - 58、答吕舍人(居仁)
 - 59、答汪状元(圣锡)
 - 60、答宗直阁
 - 61、答李参政(泰发)
 - 62、答曾宗丞(天隐)
- 大慧普觉禅师书卷第二十九
 - 63、答王教授(大受)
 - 64、答刘侍郎(季高)
 - 65、答李郎中(似表)
 - 66、答李宝文(茂嘉)
 - 67、答向侍郎(伯恭)
 - 68、答陈教授(阜卿)
 - 69、答林判院(少瞻)
 - 70、答黄知县(子余)
 - 71、答严教授(子卿)
 - 72、答张侍郎(子韶)
 - 73、答徐显谟(稚山)
 - 74、答杨教授(彦侯)

- 75、答楼枢密
- 76、答曹太尉(功显)
- 大慧普觉禅师书卷第三十
- 77、答荣侍郎(茂实)
- 78、答黄门司节夫
- 79、答孙知县
- 80、答张舍人状元(安国)
- 81、答汤丞相(进之)
- 82、答樊提刑(茂实)
- 83、答圣泉珪和尚
- 84、答鼓山逮长老

大慧宗杲禅师尺牍

大慧普觉禅师法语卷第十九

径山能仁禅院住持嗣法慧日禅师臣 蕴闻 上进

1、示清净居士(李提举献臣)

佛言：“若有欲知佛境界，当净其意如虚空，远离妄想及诸取，令心所向皆无碍。”佛境界非是外境界、有相。佛乃自觉圣智之境界也。决欲知此境界，不假庄严修证而得，当净意根下无始时来客尘烦恼之染，如虚空之宽旷，远离意识中诸取，虚伪不实妄想亦如虚空，则此无功用妙心所向自然无滞碍矣。

佛又言：“不应于一法、一事、一身、一国土、一众生见于如来，应遍于一切处见于如来。”佛者，觉义，谓于一切处常遍觉故。所谓遍见者，见自己本源自性天真佛，无一时、一处、一法、一事、一身、一国土、一众生界中而不遍故也。众生迷此，而轮转三界，受种种苦；诸佛悟此，而超诸有海，受殊胜妙乐。然苦乐皆无实体，但迷悟差别而苦乐异途耳。故杜顺云，“法身流转五道，名曰众生。众生现时，法身不现”是也。担荷此段大事因缘，须是有决定志。若半信半疑，则没交涉矣。古德云：“学道如钻火，逢烟且莫休。直待金星现，归家始到头。”欲知到头处，自境界、他境界一如是也。

既学此道，十二时中，遇物应缘处，不得令恶念相续。或照顾不著，起一恶念，当急著精彩，拽转头来；若一向随他去，相续不断，非独障道，亦谓之无智慧人。昔汾山问懒安：“汝十二时中，当何所务？”安云：“牧牛。”山云：“汝作么生牧？”安云：“一回入草去，蓦鼻拽将回。”山云：“子真牧牛也！”学道人制恶念，当如懒安之牧牛，则久久自纯熟矣。

他弓莫把，他马莫骑，他人之事莫知。此虽常言，亦可为入道之资粮。但常自检察，从旦至暮，有甚利人自利之事？稍觉偏枯，当须自警，不可忽也。

昔道林禅师居秦望山长松之上，时人谓之鸟窠和尚。白居易侍郎镇钱塘，特

入山谒之，乃问：“禅师坐处甚危险。”师曰：“老僧有甚危险？侍郎险尤甚！”曰：“弟子位镇江山，何险之有？”师曰：“薪火相交，识性不停，得非险乎！”又问：“如何是佛法大意？”师曰：“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”曰：“三岁孩儿也解恁么道。”师曰：“三岁孩儿虽道得，八十老人行不得。”白遂作礼而去。今欲省心力，莫管他三岁孩儿道得道不得，八十老人行得行不得，但诸恶莫作，便了此语，信也著，不信也著。请思之。

世人现行无明，矫而为善，善虽未至，岂不胜寡廉鲜耻、托善而为恶者？教中谓之“因地不真，果招纡曲”。苟能直心直行，直取无上菩提，可谓真大丈夫之所为矣。尘劫来事，只在如今。如今会得，尘劫来事，即时瓦解冰销。如今不会，更经尘劫，亦只如是。如是之法，亘古恒然，未尝移易一丝毫许。

此事许聪明灵利担荷；若使聪明灵利，则无担荷分。聪明灵利者，虽易入而难保任，盖入处不甚深而力弱故也。聪明灵利者，才闻善知识说著个中事，便眼目定动，早将心意识领解了也。似此者，自作障碍，永劫无有悟时。外鬼作殃，犹可治；此乃家亲作祟，不可禳祷也。永嘉云：“损法财，灭功德，莫不由兹心意识”，此之谓也。

士人博览群书，本以资益性识，而返以记持古人言语，蕴在胸中，作事业，资谈柄，殊不知圣人设教之意，所谓“终日数他宝，自无半钱分。”看读佛教亦然，当须见月亡指，不可依语生解。古德云：“佛说一切法，为度一切心。我无一切心，何用一切法。”有志之士，读书看教能如是，方体圣人之意少分也。

昔李文和都尉参石门慈照聪禅师，悟临济宗旨，有一偈曰：“学道须是铁汉，著手心头便判。直取无上菩提，一切是非莫管。”妙哉，斯言！可以为光明种子发机之助也。

世间尘劳之事，如钩锁连环，相续不断，得省处便省。为无始时来习得熟，若不力与之争，日久月深，不知不觉入得头深，腊月三十日卒著手脚不办。要得临命终时不颠错，便从如今作事处，莫教颠错；如今作事处颠错，欲临命终时不颠错，无有是处。

古德有言：“寻牛须访迹，学道访无心。迹在牛还在，无心道易寻。”所谓无心者，非如土木瓦石顽然无知，谓触境遇缘，心定不动，不取著诸法，一切处荡然无障无碍，无所染污，亦不住在无染污处。观身观心如梦如幻，亦不住在梦幻虚无之境。到得如此境界，方始谓之真无心，且非口头说底无心。若未得真无心，只据说底，与默照邪禅，何以异哉！

佛是众生药，众生病除，药亦无用。或病去药存，入佛境界，而不能入魔境界，其病与众生未除之病等。病瘥药除，佛魔俱扫，始于此段大事因缘有少分相应耳。

归宗斩蛇，南泉斩猫儿，学语之流多谓之“当机妙用”，亦谓之“大用现前，不存轨则”。殊不知，总不是这般道理。具超方眼，举起便知落处。若大法不明，打瓦钻龟，何时是了？

欲空万法，先净自心。自心清静，诸缘息矣。诸缘既息，体用皆如。体即自心清静之本源，用即自心变化之妙用。入净入秽，无所染著；若大海之无风，如太虚之云散。得到如是田地，方可谓之学佛人；未得如是，请快著精彩。

近日丛林，以古人奇言妙语问答为差别因缘，狐媚学者，殊不本其实。诸佛说法，唯恐人不会；纵有隐覆之说，则旁引譬喻，令众生悟入而已。如僧问马祖：“如何是佛？”祖云：“即心是佛。”于此悟入，又有何差别？于此不悟，即此即心是佛，便是差别因缘。

凡看经教及古德入道因缘，心未明了，觉得迷闷，没滋味，如咬铁橛相似时，正好著力，第一不得放舍；乃是意识不行、思想不到、绝分别、灭理路处。寻常可以说得道理、分别得行处，尽是情识边事，往往多认贼为子，不可不知也。

有一种人，早晨看经、念佛、忏悔，晚间纵口业，骂詈人，次日依前礼佛忏悔，卒岁穷年，以为日课，此乃愚之甚也。殊不知，梵语“忏摩”，此云“悔过”，谓之断相续心。一断永不复续，一忏永不复造，此吾佛忏悔之意。学道之士，不可不知也。

学道人，十二时中，心意识常要寂静。无事亦须静坐，令心不放逸，身不动摇，久久习熟，自然身心宁帖，于道有趣向分。寂静波罗蜜，定众生散乱妄觉耳；若执寂静处便为究竟，则被默照邪禅之所摄持矣。

赵州和尚云：“老僧十二时中，除二时粥饭是杂用心，余无杂用心处。”此是这老和尚真实行履处，不用作佛法禅道会。

善恶皆从自心起，且道：离却举足动步、思量分别外，唤甚么作自心？自心却从甚么处起？若识得自心起处，无边业障一时清净；种种殊胜不求而自至矣。

生从何处来？死向何处去？知得来去处，方名学佛人。知生死底是阿谁？受生死底复是阿谁？不知来去处底又是阿谁？忽然知得来去处底又是阿谁？看此话，眼眨眨地理会不得，肚里七上八下，方寸中如顿却一团火相似底，又是阿谁？若要识，但向理会不得处识取。若便识得，方知生死决定不相干涉。

学道人，逐日但将检点他人底工夫，常自检点，道业无有不办。或喜或怒，或静或闹，皆是检点时节。

赵州“狗子无佛性”话，喜、怒、静、闹处，亦须提撕。第一不得用意等悟。若用意等悟，则自谓我即今迷；执迷待悟，纵经尘劫，亦不能得悟。但举话头时，略抖擞精神看，“是个甚么道理？”

赵州云：“‘佛’之一字，吾不喜闻。”“佛”字尚不喜闻，想无闲工夫管闲事，逐日波波地检点他人也。

古人提持此事，或就理，或就事，或据时节，或向上提持，俱无定准。教中所谓“佛以一音演说法，众生随类各得解”是也。

献臣道友，在富贵中，不为富贵所迷，知有此一段大事因缘，决定透脱生死。予得谴，来衡阳，与之相聚，首尾四年，只同一日。守官政事不苟简，凡百从宽，廉谨重厚，未尝谈人过恶。此真佛菩萨所行之行也。因以此轴求指示，故书此二十六段似之，亦以其纯诚、向道甚力故，欲赞成之。庶几依此做工夫，将来发明大事，如杨大年、张无尽诸大老，作吾家内外护菩萨，则予之言不虚发耳。

2、示东峰居士(陈通判次仲)

欲学此道，当于自己脚跟下理会；才涉秋毫知见，即蹉过脚跟下消息。脚跟下消息通了，种种知见无非尽是脚跟下事。故祖师云：“正说知见时，知见即是心。当心即知见，知见即如今。”若如今不越一念，向脚跟下顿亡知见，便与祖师把手共行。未能如是，切忌向知见上著到。

士大夫学道，利根者蹉过，钝根者难入。难入则自生退屈，蹉过则起谤无疑。若要著中，但将蹉过底移在难入处，却将难入底移在蹉过处，自然怙怙地，不作难入、蹉过之解矣。得如此了，却好向遮里全身放下，放下时亦不得作放下道理。古德所谓“放荡长如痴兀人，他家自有通人爱。”又清凉云：“放旷任其去住，静鉴觉其源流。语证则不可示人，说理则非证不了。”而今人才闻恁么说话，将为实有恁么事，便道我证我悟、将出呈似人不得，一向说高禅，七纵八横，胡说乱道，

漫神說鬼，將謂祖師門下事只如此。殊不知親證親悟底，唯親證親悟底人不假言詞，自然與之默默相契矣，相契處亦不著作意和會，如水入水，似金博金，舉一明三，目機銖兩。到這個田地，方可說離言說相，離文字相，離心緣相，不是強為，法如是故。

近世叢林，邪法橫生，瞎眾生眼者不可勝數。若不以古人公案舉覺提撕，便如盲人放却手中杖子，一步也行不得。將古德入道因緣，各分門類，云：“這幾則是道眼因緣，這幾則是透聲色因緣，這幾則是亡情因緣”，從頭依次第，逐則轉量卜度，下語商量。縱有識得此病者，將謂佛法禪道不在文字語言上，即一切撥置，噯却現成粥飯了，堆堆地坐在黑山下鬼窟里，喚作“默而常照”，又喚作“如大死底人”，又喚作“父母未生時事”，又喚作“空劫已前事”，又喚作“威音那畔消息”。坐來坐去，坐得骨臀生胝，都不敢轉動，喚作工夫相次純熟。卻將許多閑言長語，從頭作道理商量，傳授一遍，謂之宗旨，方寸中依舊黑漫漫地。本要除人我，人我愈高。本要滅無明，無明愈大。殊不知，此事唯親證親悟，始是究竟。才有一言半句作奇特解、玄妙解、秘密解，可傳可授，便不是正法。正法無傳無授，唯我証爾（一作“你”，後同）証，眼眼相對，以心傳心，令佛祖慧命相續不斷，然後推己之余，為物作則。故達磨云“吾本來茲土，傳法救迷情。一華開五葉，結果自然成”是也。所謂傳法者，乃心法也，心法無形段；所傳者，前所云“我証爾証”底是也。若彼此不証，向心外取証，則有宗旨玄妙奇特可傳可授，便有我會爾不會，生輕薄想，增長我見。如來說為可憐愍者。

妙喜禪無難參、易參之異。只要參禪人向未病已前，坐斷生死路頭，直下不疑佛，不疑祖，不疑生，不疑死。難參易參，差別在人，不干禪事。往往聰明利漢，多是求速效，要口里有可得說，面前有可得凭仗。殊不知，此事得者，如生師子，返擲在當人，日用二六時中，如水銀落地，大底大圓，小底小圓，不用安排，不假造作，自然活鱗鱗地，常露現前。正當恁么時，方始契得一宿覺所謂“不見一法即如來，方得名為觀自在。”苟未能如是，且暫將這作聰明、說道理底置在一邊，卻向沒撈摸處、滋味處，試撈摸咬嚼看。撈摸來撈摸去，咬嚼來咬嚼去，忽然向沒滋味處咬著舌頭，沒撈摸處打失鼻孔，方知趙州老人道“未出家時，被菩提使；出家後，使得菩提。”“有時拈一莖草，作丈六金身；有時將丈六金身，却作一莖草用。”建立亦在我，掃蕩亦在我，說道理亦在我，不說道理亦在我。我為法王，于法自在。說即有若干，不說即無若干。得如是自在了，何適而不自得？

梵語“般若”，此云“智慧”。未有明般若而有貪欲、瞋恚、癡者，未有明般若而毒害眾生者——作如此等事底，與般若背馳，焉得謂之有智慧？妙喜尋常為个中人說，才覺日用應緣處省力時，便是當人得力處。得力處省無限力，省力處得無限力。往往見說得多了，却似泗州人見大聖。殊不知，妙喜恁么說，正是平昔行履處，恐有信不及者，不免再四提撕舉覺，拖泥帶水，蓋“曾為浪子偏憐客”爾！

3、示智通居士(黃提宮伯成)

從上諸聖，無言語傳授，只說以心傳心而已。今時多是師承學解，背却此心，以語言傳授，謂之宗旨。為人師者眼既不正，而學者又無決定志，急欲會禪，圖口不空、有可說耳，欲得心地開通，到究竟安樂之處，不亦難乎？

古德云：“句能劃意，意能劃句，意句交馳，是為可畏。”又云：“意中不停句，句中不停意。”如招慶問羅山云：“岩頭和尚道‘恁么恁么，不恁么不恁么’，意旨如何？”羅山遂喚“大師”。招慶應諾。山云：“雙明亦雙暗。”慶便作禮而去。三

日后复来问：“前日和尚意旨如何？”山云：“我尽情向汝道了也。”庆云：“大师是把火行。”山云：“若如是，据尔疑处问将来。”庆云：“如何是双明亦双暗？”山云：“同生亦同死。”庆又礼谢而去。后又僧问罗山：“同生不同死时如何？”山云：“如牛无角。”又问：“同生亦同死时如何？”山云：“如虎戴角。”欲了从上来事，当以此段因缘，时时在念，然不得著意穿凿，穿凿即错。

莫爱诸方奇言妙句。宗师各自主张、密室传授底古人公案之类，此等杂毒，收拾在藏识中，劫劫生生取不出，生死岸头，非独不得力，日用亦被此障碍，道眼不得明彻。古人不得已，见汝学者差别知解多而背道，泥语言，故以差别之药，治汝差别之病，令汝心地安乐，到无差别境界。今返以差别语言为奇特，执药为病，可不悲夫！古德云：“佛是众生药，有众生病即用；无众生病用药，即药返为病，甚于有病者。”前所云“杂毒不可收拾在藏识中”，亦此之谓也。

日用尘劳中，种种不如意事，是众生病。一念回光返照，是佛药。苟能于佛于众生，直下不生分别，则病瘥药除，始契得庞公所谓“日用事无别，唯吾自偶谐。头头非取舍，处处勿张乖”之语矣。

学此道，未得个入头处时，觉得千难万难；闻宗师举觉，愈觉难会。盖以取证求歇底心不除，返被此作障碍。此心才歇，方知非难非易，亦非师家可以传授。

知迷不悟，是大错；执迷待悟，其错益大。何以故？为不觉故迷；执迷待悟，乃不觉中又不自觉，迷中又迷。决欲破此两重关，请一时放下著。若放不下，迷迷悟悟，尽未来际，何时休歇？

学道人，日用空境易而空心难。境空而心不空，心为境所胜。但空心而境自空矣。若心已空，而更起第二念，欲空其境，则是此心未得空，复为境所夺。此病不除，生死无由出离。不见庞公呈马祖偈云，“十方同聚会，个个学无为。此是选佛场，心空及第归”？此心既空矣，心外复有何物而可空耶？思之！

“但得本，莫愁末。”空却此心，是本。既得本，则种种语言，种种智慧，日用应物随缘，七颠八倒，或喜或怒，或好或恶，或顺或逆，皆末也。于随缘处，能自觉知，则无少无剩。

古人入门便棒便喝，唯恐学者承当不性燥，况怛怛怛怛，说事说理，说玄说妙，草里辊耶！近年已来，此道衰微。据高座为人师者，只以古人公案或褒或贬、或密室传授为禅道者；或以默然无言为威音那畔、空劫已前事为禅道者；或以眼见耳闻、举觉提撕为禅道者；或以猖狂妄行、击石火闪电光、举了便会了、一切拨无为禅道者。如此等既非，却那个是著实处？若有著实处，则与此等何异？具眼者举起便知。

此道无限剂，世间尘劳亦无限剂，但看当人日用所向如何尔。故《华严经》云：“于诸世间，心如虚空，无所染著，普观诸法真实之相，发大誓愿，灭众生苦，永不厌舍大乘志愿，灭一切见，修诸菩萨平等行愿。”所谓平等行愿，乃亦无限剂心，所向处无障无碍是也。

学世间事，用心不到，则学不成；学出世间法，无尔用心处，才拟用心推求，则千里万里，没交涉矣。虽然如是，无用心处、无摸才索处、无著力处，正好著力。莫见恁么道，又节外生枝，云“既无用心、无摸才索、无著力，却如何趣向？”若作此见，转没交涉矣。

4、示妙证居士(聂寺丞)

无常迅速，生死事大。众生界中，顺生死底事如麻似粟，拨整了一番，又一番到来。若不把“生死”两字贴在鼻尖儿上作对治，则直待腊月三十日手忙脚乱、

如落汤螃蟹时，方始知悔，则迟也。若要直截，请从而今便截断。

学世间法，须要理会得分晓；学出世间法，却全要理会不得，方有趣向分。既理会不得，却如何趣向？但恁么究取。

佛是众生界中了事汉，众生是佛界中不了事汉。欲得一如，但佛与众生一时放下，则无了无不了。故古德云：“但于事上通无事，见色闻声不用聋。”

僧问赵州：“柏树子还有佛性也无？”州云：“有。”僧云：“几时成佛？”州云：“待虚空落地。”僧云：“虚空几时落地？”州云：“待柏树子成佛。”看此话，不得作柏树子不成佛想、虚空不落地想，毕竟如何？虚空落地时，柏树子成佛；柏树子成佛时，虚空落地定也。思之！

佛是无事底人，住世四十九年，随众生根性，应病与药，权实顿渐，半满偏圆，说一大藏教，皆无事法也。众生无始时来，为心意识之所流转，流转时浑不觉知。故佛在般若会上，说诸法空相，谓眼耳鼻舌身意、色声香味触法皆空，徒有名字而已，到究竟处，名字亦空，空亦不可得。若人夙有善根种性，只向不可得处，死却心意识，方知释迦老子道“始从鹿野苑，终至跋提河，于是二中间，未尝说一字”，是真实语。

禅不在静处，不在闹处，不在思量分别处，不在日用应缘处。然虽如是，第一不得舍却静处、闹处、日用应缘处、思量分别处参，忽然眼开，都是自家屋里事。

今时士大夫学道，多是半进半退——于世事上不如意，则火急要参禅；忽然世事遂意，则便罢参——为无决定信故也。禅乃般若之异名。梵语“般若”，此云“智慧”。当人若无决定信，又无智慧，欲出生死，无有是处。

大慧普覺禪師法語卷第二十

徑山能仁禪院住持嗣法慧日禪師臣 蘊聞 上進

5、示无相居士(邓直殿子立)

欲学此道，须是具决定信，逢逆顺境，心不动摇，方有趣向分。佛言：“信能永灭烦恼本，信能专向佛功德。信于境界无所著，远离诸难得无难。”又云：“信能超出众魔路，示现无上解脱道。”如上所说，教有明文，佛岂欺人耶！若半明半暗，半信半不信，则触境遇缘，心生疑惑，乃是于境界心有所著，不能于此道决定无疑、灭烦恼本、远离诸难。诸难者，为无决定信，被自己阴魔所挠。若能一念缘起无生，则不越此念，即时超出魔路。所谓魔路亦非他物，乃是昧却此心，于此心外，妄生差别诸见，而此心即随差别妄念流转，故成就魔境。若能直下信此心决定本来成佛，顿亡诸见，即此魔路便是当人出生死菩提路也。

参禅人看经教及古德入道因缘，但虚却心，不用向声名句义上求玄妙、求悟入。若起此心，即障却自己正知见，永劫无有入头处。盘山云：“譬如掷剑挥空，莫论及之不及。”不可忽。《净名》云：“法过眼耳鼻舌身意。欲彻此法，先须屏除六根门头，使无少过患。”何为过患？被色声香味触法所转而不能远离，于经教及古德言句上求知见、觅解会者是。苟能于经教及古德入道因缘中，不起第二念，直下知归，则于自境界、他境界，无不如意，无不自在者。德山见僧入门便棒、临济见僧入门便喝，诸方尊宿唤作劈面提持、直截分付，妙喜唤作第一等拖泥带水。直饶向一棒一喝下，全身担荷得，已不是丈夫汉，被他蓦头浇一杓恶水了也。况于一棒一喝下，求奇特、觅妙会，乃是不唧留中又不唧口留者。

上士闻道，如印印空；中士闻道，如印印水；下士闻道，如印印泥。此印与

空、水、泥无差别，因上中下之士，故有差别耳。如今欲径入此道，和印子击碎，然后来与妙喜相见。

6、示真如道人

火宅尘劳，何时是了？安乐得一日，便是千万日样子也。于一日中，心不驰求、不妄想、不缘诸境，便与三世诸佛、诸大菩萨相契，不著和会，自然成一片矣。世尊说火宅喻，正为此也。经云：“是舍唯有一门而复狭小。诸子幼稚，未有所识，恋著戏处，或当堕落，为火所烧。我当为说怖畏之事”。具在经中。是舍唯有一门而复狭小，谓信根狭劣，在火宅中，无智慧而恋著尘劳之事为乐，不信有出火宅、露地而坐、清净妙乐故也。若在其中，信得及，识得破，不恋著幼稚戏处，心不驰求、不妄想、不缘诸境，即此火宅尘劳便是解脱出三界之处。何以故？佛不云乎，“于一切境，无依无住，无有分别，明见法界广大安立，了诸世间及一切法平等无二。”故远行地菩萨以自所行智慧力故，出过一切二乘之上；虽得佛境界藏而示住魔境界，虽超魔道而现行魔法，虽示同外道行而不舍佛法，虽示随顺一切世间而常行一切出世间法。此乃火宅尘劳中真方便也。学般若人舍此方便而随顺尘劳，定为魔所摄持。又于随顺境中，强说道理，谓烦恼即菩提，无明即大智，步步行有，口口谈空，自不责业力所牵，更教人拨无因果，便言“饮酒食肉，不碍菩提；行盗行淫，无妨般若”，如此之流，邪魔恶毒入其心腑，都不觉知，欲出尘劳，如泼油救火，可不悲哉！

尘劳之俦为如来种，教有明文：“譬如高原陆地，不生莲华，卑湿淤泥，乃生此华。”在火宅尘劳中，头出头没，受无量苦，忽于苦中而生厌离，始发无上菩提之心。尘劳之俦为如来种，正谓此也。俗人学道，与出家儿迥然不同。出家儿自小远离尘劳，父母不供甘旨，六亲固以弃离。身居清净伽蓝，目睹紺容圣相，念念在道，心心无间。所观底书无非佛书，所行底事无非佛事。不见可欲，受佛禁戒。佛所赞者，方敢依而行之；佛所诃者，不敢违犯。有明眼宗师可以寻访，有良朋善友可以咨决。纵有习漏未除者，暂时破佛律仪，已为众所摈斥。以俗人较之，万不及一。俗人在火宅中、四威仪内，与贪欲瞋恚痴为伴侣，所作所为、所闻所见，无非恶业。然若能于此中，打得彻，其力却胜我出家儿百千万亿倍。打得彻了，方可说烦恼即菩提、无明即大智。本来广大寂灭妙心中，清净圆明，荡然无一物可作障碍，如太虚空一般，“佛”之一字亦是外物，况更有尘劳烦恼恩爱作对待耶？在火宅中打得彻了，不须求出家。造妖捏怪，毁形坏服，灭天性，绝祭祀，作名教中罪人，佛不教人如此，只说“应以佛身得度者，即现佛身而为说法；应以宰官身得度者，即现宰官身而为说法。”乃至“应以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身得度者，即皆现之而为说法。”又云：“治生产业，皆顺正理，与实相不相违背。”但只依本分，随其所证，化其同类，同入此门，便是报佛深恩也。但念念不要间断，莫管得不得。便是夙与般若无缘，今生未打得彻，临命终时，亦不被恶业所牵，于日用二六时中，亦不被尘劳所困，后世出头来，亦得现成受用。

学道无他术，以悟为则。今生若不悟，尽崖到尽未来际，常存此心。今生虽未悟，亦种得般若种子在性地上，世世不落恶趣，生生不失人身，不生邪见家，不入魔军类。况忽然心华发明耶！当此之时，三世诸佛证明有分，诸大祖师无处安著；非是强为，法如是故。

真如道人，欲学此道，但只依此做工夫，久久自然撞著矣。如上所说，乃一期应病与药耳。若作实法会，又却不是也。古人云：“见月休观指，归家罢问程。”

写至此，兴虽未已，而纸已尽，且截断葛藤。

更数日，真如道人又连黏此轴来致谢曰：“闻前日老师兴尚未已，更望铺华锦上，不识可否？”予应之曰：“已展不缩。”复为续此葛藤云——

归到家了，自然不问程途。见真月了，自然不看指头矣。佛说一大藏教，大喻三千，小喻八百，顿渐偏圆，权实半满，无不是这个道理。净名云：“依于义不依语，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”。佛只说因语入义，不说因义入语。禅家千差万别，种种言句亦如是。今时学道人，不问僧俗，皆有二种大病：一种多学言句，于言句中作奇特想；一种不能见月亡指、于言句悟入，而闻说佛法禅道不在言句上，便尽拨弃，一向闭眉合眼，做死模样，谓之静坐，观心默照，更以此邪见，诱引无识庸流曰：“静得一日，便是一日工夫”。苦哉！殊不知尽是鬼家活计。去得此二种大病，始有参学分。经云：“不著众生所言说，一切有为虚妄事。虽复不依言语道，亦复不著无言说。”又云：“观语与义，非异非不异。观义与语，亦复如是。若语异义者，则不因语辨义，而以语入义，如灯照色。”所以云，“依义不依语，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”。语默二病不能除，决定障道，不可不知。知得了，始有进修趣向分。

第一莫把知得底为事业，更不求妙悟，谓我知他不知，我会他不会，堕我见网中，为我相所使，于未足中生满足想。此病尤重于语默二病，良医拱手。此病不除，谓之增上慢邪见人。除夙有灵骨，方能到这里得转身一路。既能转身，即能转物。既能转物，方谓之了义人。既了其义，即了此心。既了此心，试于了处微细揣摩，元无可了；于无可了处，剔起便行。有时拈一茎草作丈六金身，有时将丈六金身却作一茎草。种种变化，成就一切法，毁坏一切法，七颠八倒，皆不出此无所了心。正当恁么时，不是如来禅，不是祖师禅，不是心性禅，不是默照禅，不是棒喝禅，不是寂灭禅，不是过头禅，不是教外别传底禅，不是五家宗派禅，不是妙喜老汉杜撰底禅。既非如上所说底禅，毕竟是个甚么？到这里，莫道别人理会不得，妙喜老汉亦自理会不得。真如道人，请自看取。

7、示空慧道人

担荷此事，直是具决定志，一棒打不回头底。若半进半退，似信不信，纵得个入头处，亦禁大炉鞴烹锻不得，况欲向千差万别处作主宰耶？妙喜这般说话，如在闹市里飏石头，著者方知。空慧道人，不须疑著。

乍得心身宁静，切须努力，不得便向宁静处探根，教中谓之解脱深坑，可畏之处。须教转辘辘，如水上葫芦，自由自在，不受拘牵，入净入秽，不碍不没，方于衲僧门下，有少亲近分。若只抱得不哭孩儿，有甚用处？空慧思之。

大珠和尚云：“心逐物为邪，物从心为正。”虽一期应病与药，未免垛生招箭。而今未了底闻此语而不疑，则大珠空费老婆心；已了底闻此语而不疑，则心与物俱是剩法。毕竟如何？不许夜行，投明要到。

既有个趣向，“狗子无佛性”话，冷地里漫提撕则个。若道知是般事便休，我说此人智眼未明在。妙喜虽似平地起风雷，然亦不出雪峰道底。

五通仙人问佛：“佛有六通，我有五通。如何是那一通？”佛遂召五通仙人。五通仙人应诺。佛云：“那一通，汝问我？”今时有一种弄泥团汉，往往多在“那一通”处错认定盘星。

国师三唤侍者话，瑞岩唤主人公话，睦州担板汉话，投子漆桶话，雪峰辊毬话，风穴佛话，这六个老古锥各欠悟在。妙喜恁么道，大似掉棒打月，旁观看之，不为分外。

8、示廓然居士(谢机宜)

学世间法，全仗口议心思。学出世间法，用口议心思则远矣。佛不云乎，“是法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。”永嘉云：“损法财，灭功德，莫不由兹心意识。”盖心意识乃思量分别之窟宅也。决欲荷担此段大事因缘，请猛著精彩，把这个来为先锋、去为殿后底生死魔根一刀斫断，便是彻头时节。正当恁么时，方用得口议心思著。何以故？第八识既除，则生死魔无处栖泊。生死魔无栖泊处，则思量分别底浑是般若妙智，更无毫发许为我作障。所以道，“观法先后，以智分别。是非审定，不违法印。”得到这个田地了，尽作聪明，尽说道理，皆是大寂灭，大究竟，大解脱境界，更非他物。故盘山云“全心即佛，全佛即人”是也。未得如是，直须行住坐卧，勿令心意识得其便，久久纯熟，自然不著用力排遣矣。思之！

庞居士一日在草庵中独坐，蓦地云：“难！难！十石油麻树上摊。”庞婆闻得，接声云：“易！易！百草头上祖师意。”女子灵照云：“也不难！也不易！饥来吃饭困来睡。”妙喜曰：此三人同行不同步，同得不同失。若以心意识较量卜度，非独不见三人落著处，十二时中亦自昧却自己本地风光，不见本来面目，未免被难易、不难易牵挽，不得自在。欲得自在，请将此三人道底作一句看。妙喜已是拖泥带水，下注脚了也。古德有言：“但办肯心，必不相赚。”只恐当人信不及，于日用应缘处，被外境所夺，不能纯一做工夫，则成间断。当间断时，未免方寸扰扰。正扰扰时，却是个好底时节。佛言，“居一切时，不起妄念。于诸妄心，亦不息灭。住妄想境，不加了知。于无了知，不辨真实”，便是这个道理也。这个道理说似人不得，唯证悟者举起便知落处。

梁武帝问达磨：“朕造寺度僧，不可胜数。有何功德？”达磨曰：“无功德。”帝曰：“云何无功德？”达磨曰：“此但人天小果，有漏之因，如影之随形，虽有而非实。”曰：“如何是真功德？”答曰：“净智妙圆，体自空寂。如是功德，不以世求。”帝始问：“如何是圣谛第一义？”答曰：“廓然无圣！”曰：“对朕者谁？”答曰：“不识。”帝不契。达磨遂渡江之魏。如今要见真功德，不用别求，只向不识处荐取。若透得此二字，一生参学事毕。

祖师云：“心随万境转，转处实能幽。随流认得性，无喜亦无忧。”真实契此心者，内不见有能证之人，外不见有所证之法。祖师说个转处与随流，皆为迷此心、向外取证之者赴个程限耳。佛说一大藏教，大喻三千，小喻八百，只是说程限底文字而已。若谓如来实有恁么事，则是谤佛法僧。

心火炽然，熠熠不息，贪欲、瞋恚、痴继之，如钩锁连环，相续不断。若无猛烈志气，日月浸久，不觉被五阴魔所摄持。若能一念缘起无生，不离贪欲瞋恚痴，倒用魔王印，驱诸魔侣，以为护法善神；且非强为，法如是故。故净名云：“佛为增上慢人说离淫怒痴为解脱耳。若无增上慢者，佛说淫怒痴性即是解脱。”增上慢谓大阐提，败善根，非器众生，不信有佛乘生死岸头可凭可仗者。如此辈人，虽不信，然亦于平等法，无所欠少。

庞居士问马大师云：“如水无筋骨，能胜万斛舟时如何？”祖云：“我这里无水亦无舟，更说甚么筋骨？”居士于言下顿息诸缘，遂回南岳，见石头和尚。一日，石头问居士：“自见老僧后，日用事作么生？”居士云：“若问某甲日用事，直是无开口处。”头云：“知子恁么，方始问子。”居士遂述一偈曰：“日用事无别，唯吾自偶谐。头头非取舍，处处勿张乖。朱紫谁为号，丘山绝点埃。神通并妙用，运水及搬柴。”这个是俗士中参禅样子。决欲究竟此事，请依此老法式。彼既丈夫，我宁不尔？不可忽。勉之！勉之！

9、示觉空居士(唐通判)

以斯道觉斯民，儒者之事也。吾佛亦曰：“性觉妙明，本觉明妙。”又佛者，觉也。既已自觉，而以此觉觉诸群迷，故曰大觉。又德山曰：“扣空追响，劳汝心神。梦觉觉非，觉亦非觉。”彦举道友，儒释俱学而不偏，故取是义而名其所居，曰觉轩。以此轴来求法语，仍书尾嘱之曰：“觉轩之义，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。”彦举既知是义，大神、大明、无上、无等等矣，又何必妙喜再下注脚。然彦举之意，非独欲发明是义以自觉而已，盖因是义以觉诸未觉者。法施之普，亦佛菩萨之用心也。予嘉其志，故直书以示之：

凡登是轩者，当见其义而亡轩可也。苟执轩以为义，则非独不了其义，而亦未睹其轩也。轩义俱亡，觉心独朗，始可与言觉也矣。觉义深远，言不能尽，继之以偈曰：“觉空空觉空空觉，觉觉空空空亦空。欲识无穷好消息，都卢只在此轩中。”

信笔信意一挥，以塞来命而已。

10、示新喻黄县尉

妙喜与如是老人素昧平昔。绍兴丙子暮春，邂逅渝川江亭，一见便得之。词色之间，虽未相酬酢，而心已许之。既而来驿舍，吐露若合符契。自庆验人之眼不让古人，又喜般若社中得一个英灵汉，可以扶此大法幢，然此大法炬，为吾家内外护。次日同赴任宰饭，饭罢，复坐兀斋。如是老人尽发所蕴，字字句句皆有落著，不似今时士大夫说世之所谓口鼓子禅。因说梦一巡，到这里方信三世诸佛说梦，六代祖师说梦，天下老和尚说梦，即今妙喜与如是老人又在梦中说梦。忽然有个没量大汉，梦里觉来，方信三世诸佛所说者不是梦，六代祖师所说者不是梦，天下老和尚所说者不是梦。何以故？梦与觉一，语与默一，说与无说一。所以云：“二由一有，一亦莫守。一心不生，万法无咎。”如是之法，说亦如是，默亦如是，三世诸佛亦如是，六代祖师亦如是，天下老和尚亦如是，妙喜即今与如是老人所说者亦如是，所证者亦如是。如是老人当如是受用，如是修行，与如是人说如是事，令未得者得入如是境界，同报佛恩，使如是之法众生界中相续不断，则如是老人不虚说梦，妙喜老汉不虚证明矣。且道，如何是不虚证明底道理？还委悉么？如是！如是！咄！且截断葛藤。

11、示罗知县(孟弼)

聪明利智之士，往往多于脚跟下蹉过此事。盖聪明利智者，理路通，才闻人举著个中事，便将心意识领览了，及乎根著实头处，黑漫漫地不知下落，却将平昔心意识学得底引证，要口头说得到，心里思量计较得底强差排，要教分晓。殊不知，家亲作祟，决定不从外来。故永嘉有言：“损法财，灭功德，莫不由兹心意识。”以是观之，心意识之障道，甚于毒蛇猛虎。何以故？毒蛇猛虎尚可回避，聪明利智之士，以心意识为窟宅，行住坐卧，未尝顷刻不与之相酬酢，日久月深，不知不觉与之打作一块。亦不是要作一块，为无始时来，行得这一路子熟，虽乍识得破，欲相远离亦不可得。故曰：“毒蛇猛虎尚可回避，而心意识直是无尔回避处。”除是夙有灵骨，于日用现行处把得住，作得主，识得破，直下一刀两段，便从脚跟下做将去，不必将心等悟，亦不须计较得在何时，但将先圣所诃者，如避毒蛇猛虎，如经蛊毒之乡，滴水莫教入口，然后却以三教圣人所赞者，茶里饭里，喜时怒时，与朋友相酬酢时，侍奉尊长时，与妻儿聚会时，行时，住时，坐时，

卧时，触境遇缘，或好或恶时，独居暗室时，不得须臾间断。若如此做工夫，道业不成办，三教圣人皆是妄语人矣。

士大夫平昔在九经十七史内，娱嬉兴亡治乱，或逆或顺，或正或邪，无有一事不知，无有一事不会，或古或今，知尽会尽。有一事不知、一事不会，便被人唤作寡闻无见识汉。他人屋里事，尽知得，尽见得，尽识得，下笔做文章时，如鉶注水，引古牵今，不妨锦心绣口，心里也思量得到，口头亦说得分晓，他人行履处，他人逆顺处，他人邪正处，一一知得下落，一一指摘得，无纤毫透漏。及乎缓缓地问他，尔未托生张黄李邓家作儿子时，在甚么处安身立命？即今作聪明、说道理，争人争我，纵无知，使业识，检点他人不是，能分别邪正好恶底，百年后却向甚么处去？既不知来处，即是生大；既不知去处，即是死大。无常迅速，生死事大，便是这些道理也。儒者亦云：“死生亦大矣。”棒打石人头，曝曝论实事，腊月三十日，无常杀鬼到来，不取尔口头辨。不迁怒，不贰过，孔子独称颜回，谓圣人无怒，无怒则不为血气所迁；谓圣人无过，无过则正念独脱，正念独脱则成一片，成一片则不二矣。邪非之念才干正，则打作两橛；作两橛，则其过岂止二而已？不迁怒、不贰过之义，如是而已，不必作玄妙奇特商量。

士大夫学先王之道，止是正心术而已。心术既正，则邪非自不相干。邪非既不相干，则日用应缘处，自然头头上明，物物上显。心术是本，文章学问是末。近代学者多弃本逐末，寻章摘句，学华言巧语以相胜，而以圣人经术为无用之言，可不悲夫！孟子所谓“不揣其本而欲齐其末，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”是也。

孟弼正是春秋鼎盛之时，瞥地得早，能回作尘劳恶业底心，要学出生死法，非夙植德本，则不能如是信得及、把得住、作得主宰，时时以生死在念，真火中莲华也。既以生死事在念，则心术已正。心术既正，则日用应缘时，不著用力排遣。既不著排遣，则无邪非。无邪非则正念独脱。正念独脱则理随事变。理随事变，则事得理融。事得理融，则省力。才觉省力时，便是学此道得力处也。得力处省无限力，省力处得无限力。得如此时，心意识不须按捺，自然怙怙地矣。虽然如是，切忌堕在无言无说处。此病不除，与心意识未宁时无异。所以黄面老子云：“不取众生所言说，一切有为虚妄事。虽复不依言语道，亦复不著无言说。”才住在无言说处，则被默照邪禅幻惑矣。前所云“毒蛇猛虎，尚可回避，心意识难防”，便是这个道理也。

日用随缘时，拨置了，得静处便静。杂念起时，但举话头。盖话头如火聚，不容蚊蚋蝼蚁所泊。举来举去，日月浸久，忽然心无所之，不觉喷地一发。当恁么时，生也不著问人，死也不著问人，不生不死底也不著问人，作如是说者也不著问人，受如是说者也不著问人；如人吃饭，吃到饱足处，自不生思食想矣。

千说万说，曲说直说，只为罗孟弼疑情不破。他时后日，蓦然失脚，踢著鼻孔，妙喜切切怛怛，写许多恶口，却向甚处安著？妙喜自云：因地而倒，因地而起，起倒在人，毕竟不干这一片田地事。写至此，一轴纸已尽，且截断葛藤。

大慧普覺禪師法语卷第二十一

徑山能仁禪院住持嗣法慧日禪師臣 蘊聞 上進

12、示鄂守熊祠部(叔雅)

近世士大夫多欲学此道，而心不纯一者，病在杂毒入心。杂毒既入其心，则触途成滞。触途成滞，则我见增长。我见增长，则满眼满耳只见他人过失。殊不能退步，略自检察，看逐日下得床来，有甚利他利己之事。能如是检察者，谓之

有智慧人。赵州云：“老僧逐日除二时粥饭是杂用心，余外更无杂用心处。”且道，这老汉在甚处著到？若于这里识得他面目，始可说“行亦禅，坐亦禅，语默动静体安然。”未能如是，当时时退步，向自己脚跟下子细推穷——我能知他人好恶长短底，是凡是圣？是有是无？——推穷来，推穷去，到无可推穷处，如老鼠入牛角，蓦地偷心绝，则便是当人四楞塌地，归家稳坐处。

妙喜不得已说这恶口，于了事汉分上看来，正是不识好恶，撒屎撒尿。忽然撞著个皮下有血底，烂椎一顿，也怪他不得。今既无其人，不妨教这汉恣意乱说。已是不识好恶，不免向泥里洗土，说些没滋味话。然第一不得向我说处会，此是士大夫作聪明底第一义也。

世间出世间法，不得言一，不得言二，不得言有，不得言无。一二、有无于光明藏中，亦谓之毒药，亦谓之醍醐。醍醐、毒药本无自性。作一二、有无之见者，对病医方耳。光明藏喻太虚空，一二、有无喻日月昼夜。夜暗时，太虚空未尝暗；昼明时，太虚空未尝明。日月昼夜自相倾夺，如一二、有无之见相倾相夺，于光明藏无异。可中有一个英灵汉，不受这般恶水泼，一念缘起无生，只这相倾相夺底，皆是当人逐日受用底家事。前所云醍醐毒药是也。

士大夫学此道，多求速效。宗师未开口时，早将心意识领解了也。及乎缓缓地根著，一似落汤螃蟹，手忙脚乱，无讨头处。殊不知阎家老子面前，受铁棒、吞热铁圆者便是这领解求速效者，更不是别人；所谓希得返失，务精益粗，如来说为可怜愍者。近世士大夫，千万人中，觅一个半个无此病者，了不可得。

绍兴丙子秋，经由鄂渚，邂逅熊使君叔雅，一见倾倒，便以此道相契，却能退步向实头处著到，如说而行，不似泛泛者强知、强会、强领略。直要到古人脚踏实地处，不疑佛，不疑孔子，不疑老君，然后借老君、孔子、佛鼻孔，要自出气。真勇猛精进、胜丈夫所为。愿猛著精彩，努力向前。

说处行处已不错，但少喷地一下而已。若有进无退，日用二六时中、应缘处，不间断，则喷地一下亦不难。然第一不得存心在喷地一下处。若有此心，则被此心障却路头矣。但于日用应缘处不昧，则日月浸久，自然打成一片。何者为应缘处？喜时怒时，判断公事时，与宾客相酬酢时，与妻子聚会时，心思善恶时，触境遇缘时，皆是喷地一发时节。千万记取！千万记取！世间情念起时，不必用力排遣。前日已曾上闻，但只举——僧问赵州：“狗子还有佛性也无？”州云：“无。”——才举起这一字，世间情念自怙怙地矣。多言复多语，由来返相误。千说万说，只是这些子道理。蓦然于无字上绝却性命，这些道理亦是眼中花。

13、示徐提刑(敦济)

此事如青天白日，皎然清淨，不变不动，无减无增，各各当人日用应缘处，头头上明，物物上显，取之不得，舍之常存，荡荡无碍，了了空虚，如水上放葫芦，拘牵他不得，惹绊他不得。古来有道之士得之，向生死海内头出头没，全体受用，无欠无余，不见有生死尘劳之状，如析栴檀，片片皆是，将甚么作生死尘劳？生死尘劳从甚么处起？收因结果时，却向甚么处著？既无著处，则佛是幻，法是幻，三界、二十五有、十二处、十八界，空荡荡地。到得这个田地，“佛”之一字亦无著处。“佛”之一字尚无著处，真如、佛性、菩提、涅槃何处有也？故傅大士有言：“恐人生断见，权且立虚名。”学道人理会不得，一向去古人入道因缘上，求玄求妙，求奇特，觅解会，不能见月亡指、直下一刀两段。永嘉所谓“空拳指上生实解，根境法中虚捏怪。”于五蕴、十二处、十八界、二十五有尘劳中，妄自囚执，如来说为可怜愍者。不见岩头和尚有言：“汝但无欲无依，便是能仁。”

都来只有一个父母所生底肉块子，一点气不来，便属他人所管。肉块子外更有甚么？把甚么作奇特玄妙？把甚么作菩提涅槃？把甚么作真如佛性？

士大夫要究竟此事，初不本其实，只管要于古人公案上求知求解。直饶尔知尽、解尽一大藏教，腊月三十日生死到来时，一点也使不著。又有一种，才闻知识说如是事，又将心意识转量卜度云：“若如此，则莫落空否？”士大夫十个有五双，作这般见解。妙喜不得已，向他道：“尔未曾得空，何怕之有？”如船未翻，先要跳入水去。见伊不领略，不惜口业，又为打葛藤一上云——

只这怕落空底，还空得也无？尔眼若不空，将甚么观色？耳若不空，将甚么听声？鼻若不空，将甚么知香臭？舌若不空，将甚么尝味？身若不空，将甚么觉触？意若不空，将甚么分别万法？佛不云乎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乃至十二处、十八界、二十五有，乃至声闻、缘觉、菩萨、佛，及佛所说之法，菩提涅槃、真如佛性，及说此法者、听此法者，作如是说者、受如是说者，皆悉无有。得如是了，唤作空耶？唤作不空耶？唤作佛耶？唤作菩萨耶？唤作声闻耶？唤作缘觉耶？唤作菩提涅槃耶？唤作真如佛性耶？道我聪明灵利，不受人谩，试向这里定当看。若定当得出，止宿草庵，且在门外。若定当不出，切忌开大口，说过头话。

大丈夫汉，决欲究竟此一段大事因缘，一等打破面皮性燥，竖起脊梁骨，莫顺人情，把自家平昔所疑处贴在额头上，常时一似欠了人万百贯钱，被人追索，无物可偿，生怕被人耻辱，无急得急，无忙得忙，无大得大底一件事，方有趣向分。若道：“我世间文字，至于九经十七史，诸子百家，古今兴亡治乱，无有不知，无有不会。只有禅一般，我也要知，我也要会。”自无辨邪正底眼，蓦地撞著一枚杜撰禅和，被他狐媚，如三家村里传口令，口耳传授，谓之过头禅，亦谓之口鼓子禅。把他古人糟粕，递相印证，一句来一句去，末后我多得一句时，便唤作赢得禅了也，殊不肯退步，以生死事在念。不肯自疑，爱疑他人，才闻有个士大夫要理会这事，先起无限疑了也，谓渠要做美官，又有声色之好，如何办得这般事。似这般底，比比皆是，无一人真实把做一件未了底事。昼三夜三，孜孜矻矻，茶里饭里，喜时怒时，净处秽处，妻儿聚头处，与宾客相酬酢处，办公家职事处，了私门婚嫁处，都是第一等做工夫、提撕举觉底时节。昔李文和都尉，在富贵丛中参得禅，大彻大悟。杨文公参得禅时，身居翰苑。张无尽参得禅时，作江西转运使。只这三大老，便是个不坏世间相而谈实相底样子也。又何曾须要去妻孥，休官罢职，咬菜根，苦形劣志，避喧求静，然后入枯禅鬼窟里作妄想，方得悟道来？不见庞居士有言：“但自无心于万物，何妨万物常围遶。铁牛不怕师子吼，恰似木人见花鸟。木人本体自无情，花鸟逢人亦不惊。心境如如只这是，何虑菩提道不成。”

在世俗尘劳中，能不忘生死事，虽未即打破漆桶，然亦种得般若种智之深，异世出头来，亦省心力，亦不至流落恶趣中，大胜耽染尘劳、不求脱离，谓此事不可容易，且作归向信敬处。似此见解者，不可胜数。

士大夫学道，与我出家儿大不同。出家儿父母不供甘旨，六亲固以弃离，一瓶一钵，日用应缘处，无许多障道底冤家，一心一意体究此事而已。士大夫开眼合眼处，无非障道底冤魂。若是个有智慧者，只就里许做工夫，净名所谓“尘劳之俦为如来种”。怕人坏世间相而求实相，又说个喻云：“譬如高原陆地，不生莲花，卑湿淤泥，乃生此华。”若就里许，如杨文公、李文和、张无尽三大老，打得透，其力胜我出家儿二十倍。何以故？我出家儿在外打入，士大夫在内打出。在外打入者其力弱，在内打出者其力强。强者谓所乖处重而转处有力，弱者谓所乖

处轻而转处少力。虽力有强弱，而所乖则一也。

方外道友徐敦济，乃妙喜三十年前夷门道旧，才一邂逅，便以此道相期，与令弟敦立，时时来圆悟先师处，激扬个事，决欲腊月三十日四大分散时，要得这一著子有下落，非如他人要资谈柄。绍兴初，予住径山，因持钵吴门，再得一见。又二十年，复在鄂渚相遇。因以此轴求指示，信意一挥，写至此，不知前面所说何事，而一轴已终。千说万说，直说曲说，只是为徐敦济生死疑根未拔，只教就未拔处，看个话头——僧问赵州：“狗子还有佛性也无？”州云：“无。”——行住坐卧，但时时提掇，蓦然喷地一发，方知父母所生鼻孔只在面上。勉之！勉之！

14、示鲍教授(梦符)

诸佛出世，祖师西来，随众生根器所宜，应个时节而已。据实而论，无说、无示、无闻、无得。故岩头有言：“若以实法系缀人，莫道受他信施，只土亦销不得。”以是观之，诸佛诸祖亦只作得个证明底主人耳。不见舍利弗问文殊师利曰：“诸佛如来不觉法界耶？”文殊答曰：“诸佛尚不可得，云何有佛而觉法界？法界尚不可得，云何法界为诸佛所觉？”如是，则亦不见有师，亦不见有弟子，亦不见有说法者，亦不见有听法者，亦不见有说如是义者，亦不见有受如是义者，亦无文殊，亦无舍利弗，亦无诸佛，亦无祖师，亦无法界为诸佛所觉，亦无诸佛而觉法界，亦不曾有鲍居士，此轴子亦无来处，妙喜亦不曾引笔行墨。既是一切皆不曾有，即今切切怛怛，一络索恶口，却安顿在甚么处？咄！若有安顿处，则有也。鲍居士但恁么观。作是观者，名为正观；作他观者，名为邪观。如或尚作邪正见，也怪妙喜不得。

15、示妙净居士(赵观使师重)

既已知有此段大事因缘，决定不从人得，则便好顿舍外尘，时时向自己脚跟下推穷。推来推去，内不见有能推之心，外不见有所推之境，净裸裸，赤洒洒，没可把，如水上放葫芦，无人动著，常荡荡地，拘牵他不得，惹绊他不得，拨著便动，触著便转。如是自在，如是瞥脱，如是灵圣，不与千圣同途，不与衲僧借借，直能号令佛祖，佛祖号令他不得。当人知是般事，便好猛著精彩，向百尺竿头快进一步。如进得这一步，则不异善财童子，于普贤毛孔刹中，行一步过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微尘数世界，如是而行，尽未来劫犹不能知一毛孔中刹海次第、刹海藏、刹海差别、刹海普入、刹海成、刹海坏、刹海庄严所有边际。似这般境界，亦不是外边起心用意修证得来，只是当人脚跟下本来具足底道理耳。

不见德山和尚有言：“汝但无事于心，无心于事，则虚而灵、空而妙。若毛端许言之本末者，皆为自欺。何故？毫厘系念，三涂业因。瞥尔情生，万劫羁锁。圣名凡号，尽是虚声。殊相劣形，皆为幻色。汝欲求之，得无累乎？及其厌之，又成大患。”恁么说话，棒打石人头，曝曝论实事。前所云内不见有能推之心，外不见有所推之境，便是这个道理也。这个道理向事上觑则疾，若向意根下思量卜度，则转疏转远矣。所以释迦老子在法华会上，只度得个八岁底女人，华严会上只度得个童子，涅槃会上只度得个屠儿。看他这三个成佛底样子，又何曾向外取证、辛勤修学来！佛亦只言：“我今为汝保任，此事终不虚也。”只说为他保任而已，且不说有法可传，令汝向外驰求，然后成佛。幸有如此体格，何故不信？苟能直下信得及，不向外驰求，亦不于心内取证，则二六时中，随处解脱。何以故？既不向外驰求，则内心寂静；既不于心内取证，则外境幽闲。故祖师云：“境缘无好丑，好丑起于心。心若不强名，妄情从何起。妄情既不起，真心任遍知。”当知内

心外境，只是一事，切忌作两般看。记得汾山问仰山：“妙净明心，子作么生会？”仰山云：“山河大地，日月星辰。”汾山云：“汝只得其事。”仰山云：“和尚适来问甚么？”汾山云：“妙净明心。”仰山云：“唤作事得么？”汾山云：“如是！如是！”

观使师重身生富贵之家，不为富贵囚执，而夙植德本，自然知有此段不可思议事，可以于生死岸头为舟、为航、为凭、为仗，故时时退步，肯向脚跟下推究，乃为立道号曰妙净居士。师重勉之！行住坐卧，造次颠沛，不可忘了妙净明心之义。妄念起时，不必用力排遣，只举——僧问赵州：“狗子还有佛性也无？”州云：“无。”举来举去，和这举话底亦不见有，只这知不见有底亦不见有，然后此语亦无所受，蓦地于无所受处，不觉失声大笑，一巡时便是归家稳坐处也。多言多语，返相钝置，且截断葛藤！

16、示吕机宜(舜元)

是人知得世间有为虚妄不实底道理，及至对境遇缘，蓦地撞在面前，不随他去，则被伊穿却鼻孔定也。盖无始时来，熟处太熟，生处太生，虽暂识得破，终是道力不能胜他业力。且那个是业力？熟处是。那个是道力？生处是。然道力、业力，本无定度，但看日用现行处，只有一个味与不味耳。味却道力，则被业力胜却，业力胜则触途成滞，触途成滞则处处染著，处处染著则以苦为乐。故释迦老子谓满慈子曰：“汝以色空相倾相夺于如来藏，而如来藏随为色空，周遍法界，是故于中，风动空澄，日明云暗。众生迷闷，背觉合尘，故发尘劳，有世间相。”这个是味道力而被业力胜者。释迦老子又曰：“我以妙明不灭不生合如来藏，而如来藏唯妙觉明，圆照法界，是故于中，一为无量，无量为一，小中现大，大中现小，不动道场遍十方界，身含十方无尽虚空，于一毛端现宝王刹，坐微尘里转大法轮。”这个是现行处不味道力而胜业力者。然两处皆归虚妄。若舍业力而执著道力，则我说是人不会诸佛方便、随宜说法。何以故？不见释迦老子曰：“若取法相，即著我人众生寿者。若取非法相，即著我人众生寿者。是故不应取法，不应取非法。”前所云道力、业力本无定度是也。若是有智慧丈夫儿，借道力为器仗，攘除业力。业力既除，道亦虚妄，所以道，“但以假名字，引导于众生。”未识得破时，千难万难；识得破后，有甚难易。庞居士曰：“凡夫智量狭，妄说有难易。离相如虚空，尽契诸佛智。戒相亦如空，迷人自作持。病根不肯拔，只是弄花枝。”要识病根么？不是别物，只是个执难执易、妄生取舍者。这个病根拔不尽，生死海里浮沉，直是无出头时。昔张拙秀才，才被尊宿点著病源，便解道：“断除烦恼重增病，趣向真如亦是邪。随顺世缘无罣碍，涅槃生死是空花。”要得直截不疑佛祖，不疑死生，但常放教方寸虚豁豁地，事来则随时拨置，如水之定，如鉴之明，好恶妍丑到来，逃一毫不得，信知无心自然境界不可思议。

近世丛林，有一种邪禅，执病为药。自不曾有证悟处，而以悟为建立，以悟为接引之词，以悟为落第二头，以悟为枝叶边事。自己既不曾有证悟之处，亦不信他人有证悟者，一味以“空寂、顽然无知”，唤作“威音那畔、空劫已前事”，逐日噉却两顿饭，事事不理睬，一向觜卢都地打坐，谓之“休去歇去”。才涉语言，便唤作落今时，亦谓之“儿孙边事”，将这黑山下鬼窟里底为极则，亦谓之祖父从来不出门。以己之愚，返愚他人，释迦老子所谓：“譬如有人自塞其耳，高声大叫，求人不得。此辈名为可怜愍者。”有一种士大夫，末上被这般杂毒入在心识中，纵遇真正善知识，与说本分话，返以为非。此辈正如世之所谓虎鬼者，不独被伊害却性命，又返为之用，殊不知觉。除非夙有愿力，常以“生不知来处、死不知去处”二事，贴在鼻孔尖上，茶里饭里，静处闹处，念念孜孜，常似欠却人万百贯

钱债，无所从出，心胸烦闷，回避无门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得，当恁么时，善恶路头相次绝也。觉得如此时，正好著力。只就这里看个话头——僧问赵州：“狗子还有佛性也无？”州云：“无。”看时，不用博量，不用注解，不用要得分晓，不用向开口处承当，不用向举起处作道理，不用堕在空寂处，不用将心等悟，不用向宗师说处领略，不用掉在无事甲里，但行住坐卧，时时提撕——“狗子还有佛性也无？”“无。”——提撕得熟，口议心思不及，方寸里七上八下，如咬生铁橛、没滋味时，切莫退志，得如此时，却是个好底消息。不见古德有言：“佛说一切法，为度一切心。我无一切心，何用一切法。”非但祖师门下如是，佛说一大藏教，尽是这般道理。

众生恶业障重，逐日下得床来，便心识纷飞，思量名利，担却人我，妄想颠倒，从旦至暮，如钩锁连环，相续不断，都不厌恶。乍起一念，向此个门中，著意思量，便要我会；心意识安排不到，便生烦恼，早要罢休，有著甚来由之说。如此者，不可胜数。舜元道友即不然。既知缺减界中种种虚妄，一心一意向自己脚跟下理会：生从何处来？死向何处去？既不知来处，又不知去处，现今历历孤明，与人分是非、别好丑底，决定是有是无？是真实是虚妄？直待到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，不向他人口头受处分，忽然喷地一发，到究竟安乐大休大歇处，方始自肯。以此轴来求指示，掇笔信手一挥，遂成一段葛藤。

然则事不孤起，起必有由。若一向作葛藤会，又争得？不见昔日子湖和尚有言：“祖师西来，也只个冬寒夏热，夜暗日明，只为尔徒，无意立意，无事生事，无内外强作内外，无东西漫说东西，所以奢摩不能明了，以至根境不能自由。”以是评量，舜元不曾来妙喜处求法语，妙喜元不曾写一字。冬寒夏热，夜暗日明，内外中间，东西南北，元不曾移易增减一丝毫许。何以故？我宗无语句，亦无一法与人。既无一法与人，即今写底是个甚么？说冬寒夏热、内外中间者，是个甚么？东西南北，不曾移易一丝毫者，又是个甚么？咄！有也不可得，无也不可得，冬寒夏热也不可得，内外中间也不可得，作如是说者亦不可得，受如是说者亦不可得，一丝毫亦不可得，舜元亦不可得，妙喜亦不可得，不可得亦不可得，不可得中只么得。舜元到这里，合作么生参？只这作么生参亦无著处，然后此语亦不受。此语既不受，妙喜决定无说，舜元决定无闻。无说处是真说，无闻处是真闻。如是则妙喜即是舜元，舜元即是妙喜，妙喜舜元无二无二分。无别无断故，嘉州大像吃黄连，陕府铁牛满口苦。苦不苦，分明觑见没可睹，咄！

大慧普覺禪師法语卷第二十二

徑山能仁禪院住持嗣法慧日禪師臣 蘊聞 上進

17、示快然居士(罗知县)

快然居士罗宗约，绍兴丁丑暮春，得得来鄮山见妙喜，欲究竟此段大事因缘，屡随众到室中，呈伎俩、逞解会，都与列下。忽一日喜见眉宇，知渠管中窥豹，转身动脑，袖间已有颂子，虽未拈出，妙喜即时与拨转关楨子。渠虽未能赤骨骨歷地跳出葛藤窠，然却知得饭是米做，麵在麦里。正好著力之际，蓦来相别云：“要急归嫁女。”以此轴来，乞做工夫底道理。

昔庞居士有言：“有男不婚，有女不嫁。大家团圆头，共说无生话。”后来元丰间，有个士人，谓之无为居士，姓杨名杰，字次公，尝参前辈，于宗门中有真实得力处，曾和庞公此偈云：“男大须婚，女长须嫁。讨甚闲工夫，更说无生话。”

这两个俗汉子，将他十方常住一片田地，不向官中印契，各自分疆列界，道我知有，而时时向无佛处称尊。当时亦有个不平底，谓之海印信禅师，时住苏州定慧，因见无为此偈，亦有一偈曰：“我无男婚，亦无女嫁。困来便打眠，谁管无生活。”这三个老汉说此三偈，快然居士开眼也著，合眼也著，不开不合也著，妙喜只得冷地看。看则不无，毕竟快然居士向开眼处著到耶？合眼处著到耶？不开不合处著到耶？若在开眼处著到，则落在庞公圈襌里；在合眼处著到，则落在杨无为圈襌里；在不开不合处著到，则落在海印禅师圈襌里。快然见恁么说，定道总不恁么；若总不恁么，又落在妙喜圈襌里。要出三老圈襌则易，要出妙喜圈襌则难。快然毕竟如何出得？待归延平，嫁了女，却缓缓地来，为尔说破。

因记得古德一偈，并书其后，庶几快然不在中途探根，亦老婆心之切耳。偈曰：“学道如钻火，逢烟且莫休。直待金星现，归家始到头。”更有一个问头，且那里是快然归底家？若透得这一问，男婚女嫁都在里许。若未识得家，且业识茫茫，尽在外边走，亦怪妙喜不得。

18、示妙心居士(孙通判长文)

决欲究竟此事，应是从前作聪明、说道理、文字语言上记持、于心意识内计较较量得底，飏在他方世界，都不得有丝毫头许顿在胸中，扫除得净尽也，然后向心思意想不及处，试进一步看。若进得这一步，便如善财童子，于普贤毛孔刹中，行一步过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微尘数世界。如是而行，尽未来劫，犹不能知一毛孔中刹海次第、刹海藏、刹海差别、刹海普入、刹海成、刹海坏、刹海庄严所有边际，亦不能知佛海次第、佛海藏、佛海差别、佛海普入、佛海生、佛海灭，所有边际，亦不能知菩萨众海次第、菩萨众海藏、菩萨众海差别、菩萨众海普入、菩萨众海集、菩萨众海散，所有边际，亦不能知入众生鬼界、众生根、教化调伏诸众生智、菩萨所住甚深自在、菩萨所入诸地诸道，如是等海所有边际。信知无念无作，有如是功德。

这一步虽曰难进，若夙曾种得善根种子，只向信得及处看。看来看去，内无所住，外无所缘，不觉不知打失布袋，当恁么时，方知庞居士道：“无念清凉寺，蕴空真五台。对境心无垢，当情心死灰。妙理于中现，优昙空里开。无求真法眼，离相即如来。若能如是学，不动出三灾。”是真语、实语，不诳不妄。然虽如是，莫见恁么道，便向无作无为处闭眉合眼，做死模样，谓之默而常照。硬捉住个猢猻绳子，怕他勃跳，古德唤作落空亡外道、魂不散死人。真实要绝心生死，浣心垢浊，伐心稠林，须是把这猢猻子一棒打杀始得。若一向紧紧地把定绳头，将心调伏，我说是人“执之失度”，真可怜愍；正眼观之，尽是天魔外道、魍魉妖精，非吾眷属。

此事要得浑钢打就、生铁铸成底担荷；若有心担荷，则又蹉过也。古人不得已，见尔迷却路，为尔作个指路头主人而已，亦无禅道佛法可以传授。才说有传有授，便是邪法。何以故？不见《金刚经》中道：“若言如来有所说法，即为谤佛，是不解我所说义。”又云：“法尚应舍，何况非法。”著实而论，说真如佛性，说菩提涅槃，说理说事，说邪说正，尽是非法，那堪更说有玄有妙可以传、可以授乎？不见先德有言：“说个学道，早是接引之辞耳，又何曾教尔起模画样，特地驰求来。”所以云：“拟将心意学玄宗，状似西行却向东。”临济云：“尔但歇得念念驰求心，则与释迦老子不别。”七地菩萨求佛智心未歇，谓之法尘烦恼。

既有决定志，必有决定得入手时。且那个是得入手时？喷地一发，心意识灭、绝气息时是。佛言：“理则顿悟，乘悟并销；事非顿除，因次第尽。”要识这些道

理，便是善财闻弥勒弹指之声，楼阁门开，善财心喜，入已还闭；香严闻击竹作声，忽然契悟，便解道：“一击亡所知，更不假修治。动容扬古路，不堕悄然机”之类是也。自家悟处、自家安乐处、自家得力处，他人不知，拈出呈似人不得，除已悟、已安乐、已得力者，一见便默默相契矣。疑情未破，但只看个古人入道底话头，移逐日许多作妄想底心来话头上，则一切不行矣。僧问赵州：“狗子还有佛性也无？”州云：“无。”只这一字，便是断生死路头底刀子也。妄念起时，但举个“无”字，举来举去，蓦地绝消息，便是归家稳坐处也。此外别无奇特。前所云难进底一步，不觉蓦然过矣。

19、示永宁郡夫人(郑两府宅)

既知无常迅速，生死事大，决欲亲近善知识，孜孜矻矻，不舍昼夜，常以“生死”二字，贴在额头上。茶里饭里，坐时卧时，指挥奴仆时，干办家事时，喜时怒时，行时住时，酬酢宾客时，不得放舍。常常恰似方寸中有一件紧急未了底事碍塞，决欲要除屏去、教净尽，方有少分相应也。若见宗师说时，方始著急理会，不说时又却放缓，则是无决定之志；要得生死根株断，则无有是处。

此事不在男之与女、僧之与俗。若于宗师一言之下，啐地折、曝地断，便是彻头处也。佛说火宅喻，直是为众生开方便门、示真实相，痛的的地，其中有言，“是舍唯有一门，而复狭小，诸子幼稚，未有所识”，谓众生根器狭劣，无决定志，恋著生死尘劳，于尘劳中出头头没，于三界火宅不能舍离。故设种种方便，令众生舍方便，直出火宅，露地而坐。此是释迦老子彻底老婆心。凡看经教及古德入道因缘，当见月亡指，切不得泥在言语中。若于语上寻玄妙、言中求奇特落处，如此做工夫，则失方便矣。妙喜从来无实法与人，直是据款结案，将平生悟得底，开口见胆，明白直说与人。有信得及底，依而行之。虽乍闻说，似难承当；若当人无始时来，种得般若种子，才闻举著，便两眉卓竖，眼睛定动矣。

老僧顷年初住此山，常州许宅有个无著道人，法名妙总，三十岁便打硬修行，遍见诸方尊宿，皆蒙印可。然渠真实畏生死苦故，要真实理会本命元辰下落去处，特来山中度夏。时同夏者一千七百衲子，冯济川少卿亦在此山不动轩随众。一日因老僧升座，举——药山和尚初参石头，问石头云：“三乘十二分教，某甲粗亦研穷，曾闻南方有直指人心、见性成佛，实未明了，乞师指示。”石头云：“恁么也不得，不恁么也不得，恁么不恁么总不得。”药山不契。石头云：“尔往江西问取马大师去。”药山依教到马大师处，如前问。马大师曰：“有时教伊扬眉瞬目，有时不教伊扬眉瞬目。有时教伊扬眉瞬目者是，有时教伊扬眉瞬目者不是。”药山于言下大悟，更无伎俩可呈，但低头礼拜而已。马大师曰：“子见个甚么道理便礼拜？”山曰：“某在石头和尚处，如蚊子上铁牛相似。”马大师然之。是时升座，才再提撕，无著于言下忽然省悟，下座后亦不来通消息。时冯济川随老僧后上方丈云：“某甲理会得。”老僧问伊：“居士如何？”济川云：“恁么也不得，苏嚧娑婆诃。不恁么也不得，悉哩娑婆诃。恁么不恁么总不得，苏嚧悉哩娑婆诃。”老僧亦不向他道是，亦不向他道不是，却以济川语举似无著。无著云：“曾见郭象注《庄子》，识者云，却是《庄子》注郭象。”老僧见他语异，亦不问他，却举岩头婆子话问之。无著遂作一偈云：“一叶扁舟泛渺茫，呈桡舞棹别宫商。云山海月俱抛弃，赢得庄周蝶梦长。”老僧亦休去。后一年，济川疑他（她）不实，得得自平江，招无著到他船中，问：“婆生七子，六个不遇知音，只这一个也不消得，便弃在江中。老师言道入理会得，且如何会？”无著云：“已上供通，并是诣实。”济川大惊。又尝到室中，老僧问他：“古人不出方丈，为甚么却去庄上吃油糍？”无著云：“和尚

放妙总过，妙总方敢通消息。”老僧向伊道：“我放尔过，尔试道看。”无著云：“妙总亦放和尚过。”老僧云：“争奈油糍何！”无著喝一喝，便出去。是时，一众皆闻渠如此祇对。看他才得一滴水，便解兴波作浪，盖渠脱离世缘，早信得这一著子及，虽尝被邪师印破面门，却能退步知非，决定以悟为则。故才见善知识提撕，便于言下千了百当。

永宁郡夫人曹氏善因，聪明灵利，有智见，知有此段大事因缘，决定可以出生入死，不被世间尘劳中事牵绊；虽在富贵中，而不被富贵所罗笼，亦要退步亲近善知识，决择生死大事，但未遇真知识激发耳。属者在城中，因节使公请，就渠庵园说法，善因闻老僧提持此段大事因缘，遂熏起种性，当下身心宁帖。虽未能十成透脱，已识得火宅尘劳中许多虚妄不实底事，腊月三十日到来，恩爱也使不著，势力也使不著，财宝也使不著，性气也使不著，官职也使不著，富贵也使不著；眼光落地时，唯有平昔造善造恶两路境界，一一现前：作恶多作善少，则随恶业流浪将去；作恶少作善多，则随善业生人天十善之家去。既知得这两路子皆属虚幻，然后发勇猛精进坚固不退之心，决欲超情离见，透脱生死，腊月三十日，善恶两路拘执我不得。既知有如是殊胜事，恐在火宅之中，不能得时时亲近善知识，故得得上径山，住旬日，随众听法，滋浸善缘，发大誓愿，永不退转。临行以此轴求指示，要在火宅中时时以此自警自觉。老僧嘉其志趣勇猛，不与泛泛者同，故引无著道人一段入道因缘，令其见贤思齐。他日妙喜社中，出二无著，岂不为末世光明种子，作大利益乎？勉之！勉之！

20、示妙智居士(方敷文务德)

从上诸佛诸祖，真实为人处，先教立决定志。所谓决定志者，决欲此生心地开通，直到诸佛诸祖无障碍、大休歇、大解脱境界。无决定之志，则无决定信矣。佛不云乎：“信为道元功德母，长养一切诸善法。”又云：“信能增长智功德，信能必到如来地。”如来地即大休歇、大解脱境界是也。

在昔归宗拭眼禅师，曾有僧问：“如何是佛？”宗云：“我向汝道，汝还信否？”僧云：“和尚诚言，焉敢不信？”宗云：“只汝便是。”僧闻宗语，谛审思惟，良久曰：“只某便是佛，却如何保任？”宗曰：“一翳在目，空华乱坠。”其僧于言下忽然契悟。这僧初无决定信，闻归宗直指之言，犹怀疑惑，欲求保任，方能自信。归宗老婆心切，向他所乖执处，以金刚王宝剑用事，劈面便挥。这僧方在万仞崖头独足而立，被归宗一挥，始肯放身舍命。

又罗山法宝大师，尝致问于石霜普会曰：“起灭不停时如何？”石霜云：“直须寒灰枯木去，一念万年去，函盖相应去，全清绝点去。”罗山不契，复持此语问岩头。问声未绝，被岩头震威一喝曰：“是谁起灭？”罗山于言下大悟。

又教中说：“菩萨修行，从初地入第八不动地，为深行菩萨，难可知，无差别，离一切相、一切想、一切执著，无量无边一切声闻辟支佛所不能及，离诸諠净，寂灭现前，乃至入灭尽定，一切动心忆想分别，悉皆止息。”谓从初地至菩萨第八不动地，即舍一切功用行，得无功用法。身口意业念务皆息，谓不起第二念。又怕人理会不得，更引喻云：“譬如有人，梦中见身堕在大河，为欲度故，发大勇猛，施大方便。以大勇猛施方便故，即便寐寤，既寐寤已，所作皆息。菩萨亦尔，见众生身在四流中，为救度故，发大勇猛、起大精进。以勇猛精进故，至不动地。既至此已，一切功用靡不皆息。如生梵世，欲界烦恼皆不现前，住不动地亦复如是，一切心意识行，皆不现前。”第八地菩萨，佛心、菩萨心、菩提心、涅槃心尚不现起，况复起于世间之心？世间心既灭，寂灭心即现前。寂灭心既现前，则尘

沙诸佛所说法门一时现前矣。法门既得现前，即是寂灭真境界也。得到此境界，方可兴慈运悲，作诸饶益事。是亦从决定志、乘决定信成就者也。若无决定志，则不能深入如来大寂灭海。

无决定信，则于古人言句及教乘文字中，不能动转。如六祖大师为江西志彻禅师说常、无常义，彻问祖曰：“弟子尝览《涅槃经》，未晓常无常义，乞师慈悲，略为宣说。”祖曰：“无常者，即佛性也。有常者，即善恶一切诸法分别心也。”曰：“和尚所说，大违经文。”祖曰：“吾传佛心印，安敢违于佛经？”曰：“经说佛性是常，和尚却言无常。善恶诸法，乃至菩提心，皆是无常，和尚却言是常。此即相违，令学人转加疑惑。”祖曰：“《涅槃经》，吾昔者听尼无尽藏读诵一遍，便为讲说，无一字一义不合经文。乃至为汝，终无二说。”曰：“学人识量浅昧，愿和尚委曲开示。”祖曰：“汝知否，佛性若常，更说甚么善恶诸法，乃至穷劫无有一人发菩提心者。故吾说无常，正是佛说真常之道也。又一切诸法若无常者，即物物皆有自性，容受生死，而真常性有不遍之处。故吾说常者，正是佛说真无常义也。佛比为凡夫外道执于邪常，诸二乘人于常计无常，共成八倒，故于涅槃了义教中，破彼偏见，而显说真常、真乐、真我、真净。汝今依言背义，以断灭无常及确定死常，而错解佛之圆妙最后微言。纵览千遍，有何所益？”此亦彻禅师决定志中乘决定信，而感报祖师决定说之一也。

又记得安楞严看《楞严经》，至“知见立知，即无明本。知见无见，斯即涅槃”处，不觉破句读了曰：“知见立，知即无明本。知见无，见斯即涅槃。”沉吟良久，忽然大悟。后读是经，终身如所悟，更不依经文。此亦决定志中乘决定信、依义而不依文字之一也。

妙智居士有决定志而乘决定信，于此一段大事因缘，矻矻孜孜，以彻证不疑为决定义，但未得喷地一下耳。因以此轴求指示，故引祖师为志彻禅师、岩头为罗山、安楞严破句读《楞严经》悟道数段葛藤，且作他时喷地一发之契券云耳。

21、示张太尉(益之)

佛言：“若有欲知佛境界，当净其意如虚空，远离妄想及诸取，令心所向皆无碍。”佛境界即当人自心现量，不动不变之体也。“佛”之一字，向自心体上，亦无著处，借此字以觉之而已。何以知之？佛者，觉义，为众生无始时来，不信自心现量本自具足，而随逐客尘烦恼，流转三界，受种种苦。故苦相现时，自心现量之体随苦流荡。故诸佛愍众生流荡之故，借“佛”字以觉之。既已觉，则“佛”之一字亦无用处。佛是众生药，众生病除，则佛药无用。凡看经教及古德因缘，当如是学。

众生日用，现行无明，顺无明则生欢喜，逆无明则生烦恼。佛菩萨则不然，借无明以为佛事，为众生以无明为窟宅，逆之则是破他窟宅，顺之则随其所著而诱导之。净名云：“尘劳之俦，为如来种。”永嘉云：“无明实性即佛性，幻化空身即法身”，便是这个道理也。

此事不可以有心求，不可以无心得，不可以语言造，不可以寂默通。于此四句无用心处，方始可以提撕此个消息也。佛说：“世出世间功德，无如无心功德最大而不可思议。”不见释迦老子在般若会上，问文殊师利菩萨云：“汝入不思议三昧耶？”文殊云：“弗也，世尊。我即不思议，不见有心能思议者，云何而言入不思议三昧？我初发心欲入是定，如今思惟，实无心想而入三昧；如人学射，久习则巧，后虽无心，以久习故，箭发皆中。我亦如是，初学不思议三昧，系心一缘，若久习成就，则更无心想，常与定俱。”得到这个田地，方始可说那伽常在定，无

有不时。所以佛说：“无心功德直是殊胜，直是无较量处。”今说无心，非如世间土木瓦石、顽然无知之无心。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。不可不谛审观察也。

佛说一百二十种菩提心，说一百二十个譬喻，其中有一喻云：“譬如有人，依附于王，不畏余人。菩萨摩訶萨亦复如是，依菩提心大势力王，不畏障盖恶道之难。世间有人得近一至尊，而不畏余人，则有之。肯依菩提心大势力王，不畏障盖恶道之难者，殊未见也。”又有一喻云：“譬如摩诃那伽大力勇士，若奋威怒，于其额上必生疮疱，疮若未合，阎浮提中一切人民无能制伏。菩萨摩訶萨亦复如是，若起大悲，必定发于菩提之心，心未舍来，一切世间魔及魔民不能为害。”如上二种譬喻，皆为出世间大心有力量者说。何以故？二种譬喻非世间常得之法故。佛说此，以启迪过量奇特丈夫，欲其担荷大乘担子耳。

士大夫不曾向佛乘中留心者，往往以佛乘为空寂之教，恋著个皮袋子，闻人说空说寂，则生怕怖。殊不知，只这怕怖底心便是生死根本。佛自有言：“不坏世间相而谈实相。”又云：“是法住法位，世间相常住。”《宝藏论》云：“寂兮寥兮，宽兮廓兮。上则有君，下则有臣，父子亲其居，尊卑异其位。”以是观之，吾佛之教密密助扬至尊圣化者亦多矣，又何尝只谈空寂而已？如俗谓李老君说长生之术，正如硬差排佛谈空寂之法无异。老子之书元不曾说留形住世，亦以清静无为为自然归宿之处。自是不学佛、老者以好恶心相诬谤尔，不可不察也。愚谓三教圣人立教虽异，而其道同归一致，此万古不易之义。然虽如是，无智人前莫说，打尔头破额裂。

22、示曾机宜(叔迟)

雪峰三上投子，九到洞山，缘法不契，末后得岩头扫屏从前零碎所得，方得心地开通。岩头云：“若欲他时播扬大教，须是一一从自己胸襟流出，盖天盖地，始是大丈夫所为。”岩头之语，非特发明雪峰根器，亦可作学此道者万世规式。所谓胸襟流出者，乃是自己无始时来现量，本自具足，才起第二念，则落比量矣。比量是外境庄严所得之法，现量是父母未生前、威音那畔事。从现量中得者气力粗，从比量中得者气力弱。气力粗者能入佛又能入魔，气力弱者入得佛境界，往往于魔境界打退鼓，不可胜数。此事不在聪明灵利，亦不在钝根浅识，据实而论，只以喷地一发为准的耳。才得这个消息，凡有言句，非离真而立处，立处即真。所谓胸襟流出、盖天盖地者，如是而已，非是做言语、求奇特。他人道不出者，锦心绣口，意句尖新，以为胸襟流出也，十回被师家问著，九回祇对不得不妨，只怕向髑髅前强作主宰，才见宗师开口动舌，便领将去，似这般底，佛出世亦救他不得。

叔迟根性虽钝，却得便宜。真实要敌生死故，矻矻孜孜，心心念念，不肯舍弃。前所云得便宜，便是这些钝底家风也。既有决定志得之，入手自有时节，亦莫管得在何时。老僧常与衲子辈说：“要参妙喜禅，须是办得一生不会始得。若要求速效，则定是相误。”何以故？只为从来无法与人，但为人做得个指头路底汉子耳。古德云：“有所得是野干鸣，无所得是师子吼。”佛是通变底人，于四十九年中，三百六十余会说法，随其根性而引导之。故于十法界内一音演说，众生随类各获饶益；譬如东风一拂，万卉齐敷。佛所说法亦复如是。若有意于十法界内作饶益，则是以我说法欲使众生随类得度，不亦难乎？不见舍利弗在般若会上，问文殊曰：“诸佛如来不觉法界耶？”文殊曰：“弗也，舍利弗。诸佛尚不可得，云何有佛而觉法界？法界尚不可得，云何法界为诸佛所觉？”看他两人恁么激扬，又何曾著意来？从上诸佛诸祖为人，皆有如是体裁，自是后来子孙失其宗旨，遂

各立门户，造妖捏怪耳。叔迟既于世间灰心，则已省得无限事了也。不坏世间相而谈实相，佛佛授手，祖祖相传，无差无别。自是学此道者，错认方便，故传习将去，殊不本其源流耳！如何是不坏世间相而谈实相？妙喜为尔说破：奉侍尊长，承顺颜色；子弟之职当做者，不得避忌；然后随缘放旷，任性逍遥；日用四威仪内，常自检察；更以无常迅速，生死事大，时时提撕；无事亦须读圣人之书，资益性识。苟能如是，世出世间俱无过患矣。

大慧普覺禪師法语卷第二十三

徑山能仁禪院住持嗣法慧日禪師臣 蘊聞 上進

23、示中证居士(郭知县仲堪)

天台智者大师悟法华三昧，以空假中三观，该摄一大藏教，无少无剩。言空者，无假无中无不空；言假者，无空无中无不假；言中者，无空无假无不中。得斯旨者，获旋陀罗尼。是知从上诸佛诸祖，莫不皆从此门证入。故大师证入时，因读《法华经》，至“是真精进，是名真法供养如来”，乃见释迦老子在灵山说此经，俨然未散。或者谓之表法，唯无尽居士张公，因阅《首楞严经》，至“是人始获金刚心中”处，忽思智者当时所证，见灵山一会俨然未散，非表法也，尝谓余曰：“当真实证入时，全身住在金刚心中。李长者所谓‘无边刹境，自他不隔于毫端。十世古今，始终不离于当念’。智者见灵山一会，俨然未散，唯证是三昧者，不待引喻，而自默默点头矣”。

众生境界差别不等，所见不同，互有得失，除夙有灵骨，不被法缚，不求法脱，于经教及古德入道因缘，舍方便而自证入，则亦不待和会差排，自然见月亡指矣。昔药山和尚初发心、求善知识时，到南岳石头和尚处，遂问：“三乘十二分教，某甲粗亦研究，承闻南方有直指人心、见性成佛，实未明了，乞师指示。”石头云：“恁么也不得，不恁么也不得，恁么不恁么总不得。”药山闻而不领，良久无言。石头云：“会么？”药山云：“不会。”石头云：“恐子缘不在此，往江西问取马大师去。”药山依教，直至江西见马师，以问石头话端，依前问之。马师曰：“我有时教伊扬眉瞬目，有时不教伊扬眉瞬目。有时教伊扬眉瞬目者是，有时教伊扬眉瞬目者不是。”药山闻马师语，便获金刚心中，更无奇特玄妙可通消息，但作礼而已。马师知其已证入，亦无别道理传授，只向他道：“汝见个甚么便礼拜？”药山亦无道理可以呈似马师，但云：“某在石头，如蚊子上铁牛相似。”马师亦无言，与之印可。一日，忽见便问：“子近日见处如何？”山曰：“皮肤脱落尽，唯有一真实。”马师曰：“子之所得，可谓协于心体，布于四肢。既然如是，将三条篾束取肚皮，随处住山去。”药山云：“某甲又是何人，敢言住山！”马师云：“未有长行而不住，未有长住而不行。欲益无所益，欲为无所为，宜作舟航，无久住此。”遂辞马师去住山。此亦获金刚心中之效验者。

仲堪道友，妙喜与之素昧平昔。绍兴丙子冬，邂逅宛陵，一见风采，未语而心已许之。尝过其舍，遂蒙倾倒，因而诘之。自言于中字法门而有趣向。自尔，每与对谈，未尝一语及世间事。古人隔江横趋时节，亦有之矣。为政不苛不察，而奸蠹为之胆落。此亦证中字法门效验也。别来恰九个月，忽专介以此轴来求道号。因思无尽张公之言，颇与仲堪所入门户略相似，故不觉引前葛藤，仍为立道号，曰中证居士。中证之义在吾佛则曰金刚心。心至中曰忠，中无定方，见于行事，而利他自利，世出世间，了无遗恨矣。中证不偏，而上下相应，如析栴檀，片片非别木。非如他人说得盛水不漏，于行事时，手足俱露。如此等辈，欲入中

字法门，大似掉棒打月，不亦难乎？中证居士勉之！妙喜异日忽地撞到面前，那时相见。更若守著这一字，则不中矣！

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中道并不是与二边相对待的并立的中间状态，它超越于二边之上，其本质是无住。如果执著于在二边中间有个中道状态，这本身便不是中道了，因为它仍然有所住。

24、示徐提刑(敦立)

士大夫多以有所得心，求无所得法。何谓有所得心？聪明灵利思量计较者是。何谓无所得法？思量不行，计较不到，聪明灵利无处安著者是。不见释迦老子在法华会上，舍利弗殷勤三请，直得无启口处，然后尽力道得个“是法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”。此是释迦老子初悟此事，开方便门、示真实相之椎轮也。昔雪峰真觉禅师，为此事之切，三度到投子，九度上洞山，因缘不相契，后闻德山周金刚王化，遂造其室。一日问德山：“从上宗风，以何法示人？”德山云：“我宗无语句，亦无一法与人。”后又问：“从上宗乘中事，学人还有分也无？”德山拈拄杖便打云：“道甚么？”雪峰于棒下，方打破漆桶。以是观之，思量计较、聪明灵利，于此个门中，一点也用不著。古德有言：“般若如大火聚，近之则燎却面门。拟议寻思，便落意识。”永嘉云：“损法财，灭功德，莫不由兹心意识。”故知心意识非独障道，亦使得人七颠八倒，作诸不善。

既有究竟此道之心，须有决定之志，不到大休大歇、大解脱处，誓毕此生不退不堕。佛法无多子，久长难得人。人世间尘劳中事无尽无穷，拨置了一重，又一重来，如连环，如钩锁，相续不断。志意下劣者，往往甘心与伊作伙伴，不觉不知被伊牵挽将去，除是当人夙有愿力，方肯退步思量。永嘉又云：“无明实性即佛性，幻化空身即法身。法身觉了无一物，本源自性天真佛。”若如是思量，蓦然向思量不及处，见得无一物底法身，即是当人出生死处。前所云无所得法，不可以有所得心求，便是这个道理也。士大夫一生在思量计较中作活计，才闻善知识说无所得法，便心里疑惑，怕落空去。妙喜每见如此说者，即问他：“只这怕落空者，还空也无？”十个有五双分疏不下。盖平时只以思量卜度为窟宅，乍闻说著不得思量底话，便茫然无讨巴鼻处。殊不知，只这无讨巴鼻处，便是自家放身命底时节也。

敦立道友，靖康中在夷门相会，是时春秋鼎盛，便知有此段大事因缘可以脱离生死，与乃兄敦济，时来扣问圆悟先师。但妙年，身心未能纯一专志理会个事。别来忽地过了三十余年。绍兴己卯秋，予因到育王，经由越上，时敦立提总宪纲，始获再会，握手剧谈。坐间，只以此一段因缘为未了，更不及世间尘劳之事。非百劫千生，曾承事真善知识，种得般若种子在藏识中，则不能如是把得定、作得主宰、信得谛当、不退初心。真火中莲华也！但以博极群书，于九经十七史内，入得太深，聪明太过，理路太多，定力太少，被日用应缘处牵挽将去，故于脚跟下，不能得啐地折、曝地断耳。若时时正念现前，怕生死之心不变，则日月浸久，生处自熟，熟处自生矣。且那个是熟处？聪明灵利、思量计较底是。那个是生处？菩提涅槃、真如佛性，绝思惟分别，转量卜度不到，无尔用心安排底是。蓦然时节到来，或于古人入道因缘上，或因看经教时，或于日用应缘，若善若不善，若身心散乱，若逆顺境界现前，若暂得心意识宁静时，忽地蹋翻关楔子，不是差事。

25、示陈机宜(明仲)

“佛说一切法，为度一切心。我无一切心，何用一切法。”法本无法，心亦无

心，心法两空，是真实相。而今学道之士，多怕落空。作如是解者，错认方便，执病为药，深可怜愍。故庞居士有言：“汝勿嫌落空，落空亦不恶。”又云：“但愿空诸所有，切勿实诸所无。”若觑得这一句子破，无边恶业无明当下瓦解冰销；如来所说一大藏教，亦注解这一句子不出。当人若具决定信，知得有如是大解脱法，只在知得处，拨转上头关楔子，则庞公一句与佛说一大藏教，无异无别，无前无后，无古无今，无少无剩。亦不见有一切法，亦不见有一切心，十方世界空荡荡地，亦莫作空荡荡地见。若作是见，则便有说空者，便有闻说空者，便有一切法可听，便有一切心可证；既可听可证，则内有能证之心，外有所证之法。此病不除，教中谓之以我说法，亦谓之谤佛法僧。又教中云：“若取法相，即著我人众生寿者；若取非法相，即著我人众生寿者。”前所云内有能证之心，外有所证之法，便是这个道理也。

佛弟子陈惇，知身是妄，知法是幻，于幻妄中，能看个赵州狗子无佛性话，忽然洗面，摸著鼻孔。有书来呈见解，试手说禅，如虎生三日，气已食牛。其间通消息处，虽似吉撩棒打地，有著处则入地数寸，不著处则全无巴鼻。然大体基本已正，而大法未明，亦初心入道之常病耳。苟能知是般事，拨向一边，却把诸佛诸祖要妙门，一时塞断，向威音那畔讨个生涯处，方于法得自在矣。释迦老子云：“若但赞佛乘，众生没在苦。”信知如是事，以我所证，扩而充之，然后不被法缚，不求法脱，恁么也得，不恁么也得，恁么不恁么总得。凡有言句，凡所受用，如壮士展臂，不借他力。箭既离弦，无返回势；非是强为，法如是故。得如此了，始可言无善无恶、无佛无众生等事。而今大法未明，若便说恁么话，恐堕在永嘉所谓“豁达空，拨因果，莽莽荡荡招殃祸”中，不可不知也。“但得本，莫愁末”，久久淹浸得熟，不愁不成一片。勉之！勉之！

26、示空相道人(黄通判宅)

佛是凡夫镜子，凡夫却是佛镜子。凡夫迷时，生死垢染影像，全体现佛镜子中。忽然悟时，真净妙明，不生不灭，佛影像却现凡夫镜子中。然佛本无生灭，亦无迷悟，亦无镜子，亦无影像可现；由凡夫有若干，故随凡夫发明耳。而今欲除凡夫病，与佛祖无异，请打破镜来，为尔下个注脚。

27、示方机宜(夷吾)

祖师云：“心地随时说，菩提亦只宁。事理俱无碍，当生即不生。”欲知这个道理，但将平昔坐禅处得底，看经教处得底，语录上记得底，宗师口头言下领览得底，一时扫向他方世界，却缓缓地子细看他德山何故见僧入门便棒，临济何故见僧入门便喝。若识二大老用处，则于日用触境逢缘处，不作世谛流布，亦不作佛法理论。既不著此二边，须知自有一条活路。不见临济一日侍立德山，德山良久，蓦回顾云：“老汉今日困。”临济云：“这老汉寐语作甚么？”德山拟拈拄杖要打，临济便掀倒禅床。尔看他了事汉，等闲蓦路相逢，自然各有各有出身之路。后来云峰悦禅师拈云：“此二员作家，一撈一捺，略露风规，大似把手上高山。虽然如是，未免旁观者丑。且道，谁是旁观者？”良久，喝一喝。据妙喜所见，云峰亦未免和泥合水，好与这两个老汉，一状领过，一坑埋却。且道，过在甚么处？

夷吾居士夙植德本，信得此段大事因缘及。虽在尘劳中，能自省察。虽未得一刀两段，直下坐断报化佛头，然却自有个信入处，如虎生三日，气已食牛。欲行千里，一步为初。最初一步已进得不错，直须扩而充之，决定知得三世诸佛败阙处、六代祖师败阙处、妙喜败阙处，然后打开自己库藏，运出自己家财，拯济

一切，岂非在家菩萨之用心哉！勉之！勉之！

28、示妙圆道人(李知省宅)

欲超生死、越苦海，应当竖起精进幢，直下信得及。只这信得及处，便是超生死、越苦海底消息。故释迦老子曰：“信为道元功德母，长养一切诸善法。”又云：“信能远离生死苦，信能必到如来地。”要识如来地么？亦只是这信得及底。既信得及，不须起心动念，求出生死；但十二时中，念念不离，决定要得入手，方为勇猛之士。若半信半疑，则不相续矣。此事不论男之与女、贵之与贱、大之与小，平等一如。何以故？世尊在法华会上，只度得一个女子成佛，涅槃会上，亦只度得一个广额屠儿成佛。当知此二人成佛，亦别无功用，亦只是直下信得及，更无第二念，便坐断报化佛头，径超生死，亦别无道理。

妙圆道人虽是女流，立志不在成佛底女子下，又能知有此段奇特因缘，决定要出生死。因以此纸乞指示，掇笔挥汗，书此示之。仍令看个话头——僧问马祖：“如何是佛？”祖云：“即心是佛。”妙圆道人日用只如此看。祝！祝！

29、示太虚居士(邓直殿伯寿)

利根上智之士，身在富贵中，而不被富贵所折困。能于富贵中，作大饶益，利乐有情，非夙愿力则不能如是信得及。既信得及，当于信得及处，乘自愿力，随缘应用，则自然头头上明，物物上显矣。昔普贤菩萨在华严会上，入一切诸佛毘卢遮那如来藏身三昧，普入一切佛平等性，能于法界示众影像，广大无碍，同于虚空。法界海旋，靡不随入。出生一切诸三昧法。普能包纳十方世界。三世诸佛智光明海皆从此生，十方所有诸安立海悉能示现。含藏一切佛力解脱、诸菩萨智，能令一切国土微尘普能容受无边法界。成就一切佛功德海，显示如来诸大愿海。一切诸佛所有法轮，流通护持，使无断绝。如此世界中，普贤菩萨于世尊前，入此三昧，如是尽法界、虚空界，十方三世，微细无碍，广大光明，佛眼所见，佛力能到，佛身所现，一切国土及此国土所有微尘，一一尘中有世界海微尘数佛刹，一一刹中有世界海微尘数诸佛，一一佛前有世界海微尘数普贤菩萨，皆亦入此一切诸佛毘卢遮那如来藏身三昧。从三昧起时，在会听法之众，皆获此三昧，皆得此三昧力，无不被其饶益者。

太虚居士邓伯寿，身处富贵，又与常人不同。日侍至尊，所闻所见，皆不可思议事，与普贤菩萨于如来前入毘卢遮那藏身三昧，又何异哉！但恐中忘此意，十二时中，不能照管微细流注，恃恩凌铄（铄）于人，则不当也。诸佛出世，祖师西来，亦无一法可以传授。何以故？有传有授，是无明法，是有为法，非智慧法，非无为法。岩头和尚有言：“若以实法系缀人，土亦难消。”昔南印土，彼国之人多信福业，十四祖龙胜特往化之。彼曰：“人有福业，世间第一。徒言佛性，谁能睹之？”龙胜曰：“汝欲见佛性，先须除我慢。”彼曰：“佛性大小？”龙胜曰：“非大非小，非广非狭，无福无报，不死不生。”此乃直示心要也。彼一众闻之，皆悟正理。然悟在当人，不从他得。前所云诸佛出世、祖师相传，皆无实法，便是这个道理也。

佛法无多子，久长难得人。伯寿正是春秋鼎盛之时，于日用应缘处，能自警觉，回世间恶业底心，要学无上佛果菩提，非百劫千生曾承事无边诸佛、诸善知识，熏习般若种智，则不能如是精进、如是清静、如是自在、如是正直，孜孜矻矻，以此段大事因缘在念。既有是心，莫管得在何时。若卒讨巴鼻不著，但只看

个古人入道底话头——僧问赵州：“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”州云：“庭前柏树子。”僧云：“和尚莫将境示人。”州云：“我不将境示人。”僧云：“既不将境示人，却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”州只云：“庭前柏树子。”其僧于言下忽然大悟。伯寿但日用行住坐卧处，奉侍至尊处，念念不间断，时时提撕，时时举觉，蓦然向柏树子上，心意识绝气息，便是彻头处也。前所云普贤菩萨于世尊前，入毘卢遮那如来藏身三昧，从三昧起，在会诸菩萨皆获是益。愿伯寿于至尊前，亦时时入是三昧，忽然从三昧起，其益与普贤菩萨无二无别。勉之！不可忽！

30、示妙明居士(李知省伯和)

道由心悟，不在言传。近年以来，学此道者多弃本逐末，背正投邪，不肯向根脚下推穷，一味在宗师说处著到，纵说得盛水不漏，于本分事上了没交涉。古人不得已，见学者迷头认影，故设方便诱引之，令其自识本地风光，明见本来面目而已，初无实法与人。如江西马祖初好坐禅，后被南岳让和尚将砖于他坐禅处磨。马祖从禅定起，问：“磨砖何为？”让曰：“欲其成镜耳。”马祖笑曰：“磨砖岂得成镜耶？”让曰：“磨砖既不成镜，坐禅岂得成佛？”盖让和尚尝问马祖，“坐禅何图”，马祖以求成佛答之。教中所谓“先以定动，后以智拔。”马祖闻“坐禅岂得成佛”之语，方始著忙，遂起作礼致敬，曰：“如何即是？”让知其时节因缘已到，始谓之曰：“譬牛驾车，车若不行，打牛即是？打车即是？”又曰：“汝学坐禅？为学坐佛？若学坐禅，禅非坐卧。若学坐佛，佛非定相。于无住法，不应取舍。汝若坐佛，即是杀佛。若执坐相，非达其理。”马祖于言下忽然领旨，遂问：“如何用心即合无相三昧？”让曰：“汝学心地法门，如下种子；我说法要，譬彼天泽。汝缘合故，当见其道。”又问：“道非色相，云何能见？”让曰：“心地法眼能见乎道，无相三昧亦复然矣。”曰：“有成坏否？”让曰：“若以成坏聚散而见道者，非也。”前所云方便诱引，此是从上宗乘中第一个样子。妙明居士请依此参。

昔大珠和尚初参马祖，祖问：“从何处来？”曰：“越州大云寺来。”祖曰：“来此拟须何事？”曰：“来求佛法。”祖曰：“自家宝藏不顾，抛家散走作甚么！我这里一物也无，求甚么佛法？”珠遂作礼，问：“那个是慧海自家宝藏？”祖曰：“即今问我者是汝宝藏，一切具足，更无欠少，使用自在，何假外求！”珠于言下识自本心，不由知觉。后住大珠，凡有扣问，随问而答，打开自己宝藏，运出自己家财，如盘走珠，无障碍。曾有僧问：“般若大否？”珠曰：“般若大。”曰：“几许大？”曰：“无边际。”曰：“般若小否？”曰：“般若小。”曰：“几许小？”曰：“看不见。”曰：“何处是？”曰：“何处不是？”尔看他悟得自家宝藏底，还有一星儿实法传授与人否？妙喜常常说与学此道者，若是真实见道之士，如钟在虚，如谷应响，大扣大鸣，小扣小应。近代佛法可伤：为人师者，先以奇特玄妙蕴在胸襟，递相沿袭，口耳传授，以为宗旨；如此之流，邪毒人心，不可治疗，古德谓之谤般若人，千佛出世，不通忏悔。此是宗门善巧方便、诱引学者底第二个样子。妙明居士决定究竟，当如此样子参。

既办此心，要理会这一著子，先须立决定志。触境逢缘，或逆或顺，要把得定、作得主，不受种种邪说。日用应缘时，常以无常迅速、“生死”二字贴在鼻孔尖头上。又如欠了人万百贯债，无钱还得，被债主守定门户，忧愁怕怖，千思万量，求还不可得；若常存此心，则有趣向分。若半进半退，半信半不信，不如三家村里无智愚夫。何以故？为渠百不知、百不解，却无许多恶知恶觉作障碍，一味守愚而已。古德有言：“研穷至理，以悟为则。”近年以来，多有不信悟底宗师，说悟为诳人，说悟为建立，说悟为把定，说悟为落在第二头，披却师子皮、作

野干鸣者，不可胜数。不具择法眼者，往往遭此辈幻惑。不可不审而思、思而察也。此是宗师指接群迷，令见月亡指底第三个样子。妙明居士欲跳出生死窟，作是说者名为正说，作他说者名为邪说。思之！

怕怖生死底疑根拔不尽，百劫千生流浪，随业受报，头出头没，无休息时。苟能猛著精彩，一拔净尽，便能不离众生心而见佛心。若夙有愿力，遇真正善知识善巧方便诱诲，则有甚难处？不见古德有言：“江湖无碍人之心，佛祖无谩人之意。”只为时人过不得，不得道江湖不碍人；佛祖言教虽不谩人，只为学此道者错认方便，于一言一句中求玄求妙、求得求失，因而透不得，不得道佛祖不谩人。如患盲之人，不见日月光；是盲者过，非日月咎。此是学此道离文字相、离分别相、离语言相底第四个样子。妙明居士思之！

疑生不知来处、死不知去处底心未忘，则是生死交加。但向交加处，看个话头——僧问赵州和尚：“狗子还有佛性也无？”州云：“无。”但将这疑生不知来处、死不知去处底心移来“无”字上，则交加之心不行矣。交加之心既不行，则疑生死来去底心将绝矣。但向欲绝未绝处，与之厮崖，时节因缘到来，蓦然喷地一下，便了教中所谓“绝心生死，止心不善，伐心稠林，浣心垢浊”者也。然心何有垢？心何有浊？谓分别善恶，杂毒所钟，亦谓之不善，亦谓之垢浊，亦谓之稠林。若真实得喷地一下，只此稠林即是栴檀香林；只此垢浊即是清净解脱、无作妙体，此体本来无染，非使然也。“分别不生，虚明自照”，便是这些道理。此是宗师令学者舍邪归正底第五个样子。妙明居士但只依此参，久久自筑著磕著也。

道无不在，触处皆真。非离真而立处，立处即真。教中所谓“治产业，皆顺正理，与实相不相违背。”是故庞居士有言：“日用事无别，唯吾自偶谐。头头非取舍，处处勿张乖。朱紫谁为号，丘山绝点埃。神通并妙用，运水及搬柴。”然便恁么认著，不求妙悟，又落在无事甲里。不见魏府老华严有言：“佛法在尔日用处，行住坐卧处，吃粥吃饭处，语言相问处。所作所为，举心动念，又却不是也。”又真净和尚有言：“不拟心，一一明妙，一一天真，一如莲华不著水。迷自心，故作众生。悟自心，故成佛。然众生本佛，佛本众生，由迷悟故有彼此也。”又释迦老子有言：“是法住法位，世间相常住。”又云：“是法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。”此亦是不许拟心之异名耳。苟于应缘处，不安排，不造作，不拟心思量分别计较，自然荡荡，无欲无依，不住有为，不堕无为，不作世间及出世间想。这个是日用四威仪中，不昧本来面目底第六个样子也。

本为生死事大、无常迅速、己事未明故，参礼宗师，求解生死之缚，却被邪师辈添绳添索，旧缚未解而新缚又加，却不理会生死之缚，只一味理会闲言长语，唤作宗旨，是甚热大不紧，教中所谓“邪师过谬，非众生咎。”要得不被生死缚，但常教方寸虚豁豁地，只以不知生来、不知死去底心，时时向应缘处提撕。提撕得熟，久久自然荡荡地也。觉得日用处省力时，便是学此道得力处也。得力处省无限力，省力处却得无限力。这些道理，说与人不得，呈似人不得。省力与得力处，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妙喜一生只以省力处指示人，不教人做谜子转量，亦只如此修行，此外别无造妖捏怪。我得力处，他人不知；我省力处，他人亦不知；生死心绝，他人亦不知；生死心未忘，他人亦不知。只将这个法门，布施一切人，别无玄妙奇特可以传授。妙明居士决欲如妙喜修行，但依此说，亦不必向外别求道理。真龙行处，云自相随，况神通光明本来自有。不见德山和尚有言：“汝但无事于心，无心于事，则虚而灵、空而妙。若毛端许言之本末者，皆为自欺。”这个是学此道要径底第七个样子也。

如上七个样子，佛病、法病、众生病，一时说了。更有第八个样子，却请问

取妙圆道人，又代妙圆道人下一转语云：“大事为尔不得，小事妙明居士自家担当！”

大慧普覺禪師法語卷第二十四

徑山能仁禪院住持嗣法慧日禪師臣 蘊聞 上進

31、示成机宜(季恭)

佛言：“若有欲知佛境界，当净其意如虚空。远离妄想及诸取，令心所向皆无碍。”决有此志，学无上菩提，常令方寸虚豁豁地，不著言说，不堕空寂、无言无说，两头俱勿依怙，善恶二事无取无舍。日用二六时中，将思量计较之心坐断，不于空寂处住著，内不放出，外不放入，如空中云，如水上泡，瞥然而有，忽然而无。只向这里翻身一掷，抹过太虚，当恁么时，安排他不得，食爿钉他不得。何以故？大法本来如是，非是强为。不见释迦老子有言：“不取众生所言说，一切有为虚妄事。虽复不依言语道，亦复不著无言说。”

今时士大夫学此道者，平昔被聪明灵利所使，多于古人言语中作道理，要说教分晓。殊不知，枯骨头上决定无汁可觅。纵有闻善知识所诃，肯离言说相、离文字相，又坐在无言无说处、黑山下鬼窟里不动，欲心所向无碍无窒，不亦难乎？既为无常迅速、生死事大，决定有志，直取无上菩提，世间种种虚妄不实底事一笔勾下，却向不可取、不可舍处，漫觑捕看，是有？是无？直得无用心处，无开口处，方寸中如一团热铁相似时，莫要放却，只就这里看个话头——僧问云门：“杀父杀母，向佛前忏悔。杀佛杀祖时，却向甚处忏悔？”云门云：“露。”若有决定志，但只看个“露”字，把思量分别尘劳中事底心移在“露”字上，行行坐坐，以此“露”字提撕。日用应缘处，或喜或怒，或善或恶，侍奉尊长处，与朋友相酬酢处，读圣人经史处，尽是提撕底时节。蓦然不知不觉，向“露”字上绝却消息，三教圣人所说之法，不著一一问人，自然头头上明，物物上显矣。佛不云乎：“菩萨摩訶萨以无障无碍智慧，信一切世间境界是如来境界。”古德云：“入得世间，出世无余”，便是这个道理也。只怕无决定信、决定志耳。

无决定信，则有退转心；无决定志，则学不到彻头处。且那个是有决定信而无退转心、有决定志而学到彻头处者？昔牛头山二世智岩禅师，曲阿人也，姓华氏，弱冠，智勇过人，身長七尺六寸。隋大业中，为郎将。常以弓挂一滤水囊，随行所至汲用。累从大将征讨，频立战功。唐武德中，年方四十，遂乞出家，入舒州皖公山，从宝月禅师为弟子。后一日晏坐，睹异僧身長丈余，神姿爽拔，辞气清朗，谓岩曰：“卿八十生出家，宜加精进。”言讫不见。又尝在谷中入定，山水瀑涨，岩怡然不动，其水自退。有猎者过之，因改过修善。复有昔同从军者二人，闻岩隐遁，乃共入山寻之。既见，谓岩曰：“郎将狂耶，何为住此？”岩曰：“我狂欲惺，君狂正发！夫嗜色淫声，贪荣冒宠，流转生死，何由自出？”二人感悟，叹息而去。贞观中，归建邺，入牛头山，谒懒融禅师，发明大事。懒融谓岩曰：“吾受信大师真诀，所得都亡。设有一法过于涅槃，吾说亦如梦幻。夫一尘飞而翳天，一芥堕而覆地，汝今已过此见，吾复何云？山门化导，当付于汝。”遂为牛头山二世祖师。此乃有决定信而无退转心、有决定志而学到彻头处底样子也。

三教圣人所说之法，无非劝善诫恶，正人心术。心术不正，则奸邪，唯利是趋。心术正，则忠义，唯理是从。理者理义之理，非义理之理也。如尊丈节使，见义便为，逞非常之真勇，乃此理也。圭峰禅师云：“作有义事，是惺悟心。作无义事，是狂乱心。狂乱由情念，临终被业牵。惺悟不由情，临终能转业。”亦此理也。佛云：“理则顿悟，乘悟并销；事则渐除，因次第尽。”亦此理也。李长者云：

“圆融不碍行布，即一而多。行布不碍圆融，即多而一。”亦此理也。永嘉云：“一地具足一切地，一法遍含一切法。一月普现一切水，一切水月一月摄。”亦此理也。华严云：“佛法世间法，若见其真实，一切无差别。”亦此理也。其差别在人不在法也。忠义、奸邪与生俱生。忠义者处奸邪中，如清净摩尼宝珠，置在淤泥之内，虽百千岁，不能染污。何以故？本性清净故。奸邪者处忠义中，如杂毒置于净器，虽百千岁，亦不能变改。何以故？本性浊秽故。前所云“差别在人不在法”，便是这个道理也。如奸邪、忠义二人，同读圣人之书。圣人之书是法，元无差别。而奸邪、忠义读之，随类而领解，则有差别矣。净名云，“佛以一音演说法，众生随类各得解”是也。忠义之士见义，则本性发，奸邪之人见利，则本性发；如磁石遇铁，而火逢燥薪，虽欲禁制，不可得也。如尊丈节使，雄烈过人，唱大义于万众之中，耸动时听，亦本性忠义，而见义则发，非造作，非安排。教中所谓“譬如摩诃那伽大力勇士，若奋威怒，于其额上，必生疮疱。疮若未合，阎浮提中一切人民无能制伏。”佛以此喻发菩提心者。菩提心则忠义心也，名异而体同。但此心与义相遇，则世出世间，一网打就，无少无剩矣。

予虽学佛者，然爱君忧国之心，与忠义士大夫等，但力所不能而年运往矣，喜正恶邪之志与生俱生。永嘉所谓“假使铁轮顶上旋，定慧圆明终不失。”予虽不敏，敢直下自信不疑。季恭志趣不凡，春秋鼎盛，正是奔走尘劳之时，能以此时回来，学无上菩提，非夙植德本，焉能信得及、把得定、作得主宰？愿坚固此心，终始如一，触境遇缘，不变不动，方名有力大人。无常迅速，生死事大。若念念以此一段大事因缘为未了未说，直下超证，且省得日用应缘处许多障道底恶业，况一念相应，转凡成圣耶！但办肯心，必不相赚。古来自有为善底样式，博极群书，只要知圣人所用心处，知得了，自家心术即正。心术正，则种种杂毒、种种邪说不相染污矣。季恭立志学儒，须是扩而充之，然后推其余，可以及物。何以故？学不至，不是学；学至而用不得，不是学；学不能化物，不是学。学到彻头处，文亦在其中，武亦在其中，事亦在其中，理亦在其中，忠义孝道，乃至治身治人、安国安邦之术，无有不在其中者。释迦老子云：“常在于其中，经行及坐卧。”便是这个消息也。未有忠于君而不孝于亲者，亦未有孝于亲而不忠于君者。但圣人所赞者，依而行之；圣人所诃者，不敢违犯。则于忠于孝、于事于理、治身治人，无不周旋，无不明。行看尊丈节使，立大功，凯旋而归，季恭一跃青云之上。成氏之门，有武有文，无可疑者。季恭勉之！

32、示莫宣教(润甫)

为学、为道一也。为学则学未至圣人，而期于必至。为道则求其放心于物我，物我一如，则道学双备矣。士大夫博极群书，非独治身、求富贵、取快乐，道学兼具，扩而充之，然后推己之余，可以及物。近世学者，多弃本逐末，背正投邪，只以为学为道为名，专以取富贵、张大门户为决定义，故心术不正，为物所转。俗谚所谓“只见锥头利，不见凿头方”。殊不知，在儒教，则以正心术为先；心术既正，则造次颠沛无不与此道相契，前所云“为学为道一”之义也。在吾教，则曰“若能转物，即同如来”。在老氏则曰“慈”曰“俭”，曰“不敢为天下先”。能如是学，不须求与此道合，自然默默与之相投矣。“佛说一切法，为度一切心。我无一切心，何用一切法。”当知读经看教，博极群书，以见月亡指、得鱼亡筌为第一义，则不为文字语言所转，而能转得语言文字矣。不见昔有僧问归宗和尚：“初心如何得个入处？”宗以火箸敲鼎盖三下云：“还闻否？”僧云：“闻。”宗云：“我何不闻？”宗又敲三下，问：“还闻否？”僧云：“不闻。”宗云：“我何以闻？”

僧无语。宗云：“观音妙智力，能救世间苦。”

润甫道友，夙植德本，信得此段大事因缘及，念念无间断，但于一切文字语言上，未能见月亡指、得鱼亡筌尔。苟于归宗示诲处领略，方知观音悟圆通，与归宗闻与不声之义，无二无别。何以知其然也？“初于闻中，入流亡所，所入既寂，动静二相，了然不生。”动相不生，则世间生灭之法灭矣。静相不生，则不为寂灭所留系矣。如于此二中间，不住动相，亦不为静相所困，则观音所谓“生灭既灭，寂灭现前”。得到这个田地，始得身心一如，身外无余，头头上明，物物上显矣。非是强为，法如是故。润甫勉之！

33、示遵璞禅人

十三祖迦毘摩罗访十四祖龙树于山窟中。龙树预知其来，即出迎接，才见便云：“深山孤寂，龙蟒所居，大德至尊，何枉神足？”摩罗曰：“吾非至尊，来访贤者。”龙树默念曰：“此师得决定性明道眼否？是大圣继真乘否？”摩罗曰：“汝虽心语，吾已意知。但办出家，何虑吾之不圣！”树闻示诲，即投出家。古来尊宿以法求人，师胜资强，动弦别曲，一言一句、一语一默，并不虚施，可谓心眼相照、胶漆相投也。今即不然，为人师者，卒岁穷年，与学者打葛藤，终不知其到不到、明不明；学者亦不别其师是邪是正。盖缘初学心粗，师授莽卤，以故正宗淡泊，邪法横生。如此等辈，欲报先德莫大之恩，所谓明道眼、继真乘者，不亦难乎！

参禅学道不为别事，只要腊月三十日眼光落地时，这一片田地，四至界分，著实分明，非图资谈柄、作戏论也。近世此道寂寥，师资不相信，须假一片故纸上放些恶毒，不材不净，付与学者，谓之禅会子。苦哉！苦哉！吾道丧矣！不见昔日临济和尚辞黄檗，檗问：“子甚处去？”济曰：“不是河南，便是河北。”檗便打。济约住棒，与一掌。檗呵呵大笑，唤侍者将百丈先师禅板来，济亦召侍者将火来。檗曰：“汝但将去，已后坐却天下人舌头去在。”后汾山举此话问仰山：“临济莫辜负他黄檗么？”仰山曰：“不然。”汾山曰：“子作么生？”仰山曰：“知恩方解报恩。”看他过量人，等闲露异类中些子头角，便与常人不同。后临济果兴江西宗旨于河北。此所谓“龙象蹴蹋、非驴所堪”也。

遵璞禅人，昔尝侍圆悟老师于蒋山，与祥云昙懿长老为道伴。二人俱在老师处，得少为足，点胸自许，鼻孔辽天，以谓世莫有过之者。甲寅春，予自江左来闽，懿已开法于莆中，浩浩谈禅，衲子辐辏，璞亦从其行，相为表里。予知其未稳当，恐误学者，以书致懿，令告假暂来。懿以畏得失，迟迟其行。遂因小参，痛斥其非，揭榜于门，以告四众。懿闻之，不得已，乃破夏来。诘其所证，只如旧时，无少异者。至诚以语之曰：“汝恁么见解，何敢嗣圆悟老人！果欲究竟此事，便退却院来。”懿曰：“然。”夏末归庵，懿果不食言，与璞继至。二人同到室中，久之，皆未造其实。一日问璞：“三圣、兴化‘出不出为人不为人’话，尔道，这两个老汉还有出身处也无？”璞于予膝上打一拳。予曰：“只尔这一拳，为三圣出气？为兴化出气？速道！速道！”璞拟议，予劈脊与一棒，仍谓之曰：“尔第一不得忘了这一棒。”久未之入。一日，因听别僧入室，予问僧曰：“德山见僧入门便棒，临济见僧入门便喝，雪峰见僧入门便道‘是甚么’，睦州见僧入门便道‘现成公案，放尔三十棒’。尔道，这四个老汉还有为人处也无？”僧曰：“有。”予曰：“割！”僧拟议，予便喝出。璞闻之，忽然脱去从前许多恶知恶解，今遂成个洒洒地衲僧，虽向上眼未开彻，而了知从上来事果无限量，兹可喜耳。懿亦相继于一言之下，脚踏实地，今皆勇锐向前，方知予平昔用心不在世谛也。乙卯上元后，

璞来告假，归长溪省母，且乞法语。因信笔书前语以遗之。

建善有佛眼和尚得法上首藏六翁，彼上人者，诃佛骂祖，具择法眼，不减庞老子。试以此呈似此老，必有批判矣。仍请此老相与作证。夏前复归，究竟末后一段大事因缘，切勿秤鎚落井。道人分上，千里同风，更不果作藏六翁书也。

34、示妙道禅人

定光大师妙道问云门：“此心此性，迷悟向背如何？乞省要处指示。”云门良久不答。妙道再问，云门笑曰：“若论省要处，则不可指示于人。若可指示，则不省要矣。”妙道曰：“岂无方便，令学人趣向？”云门曰：“若论方便，则心无迷悟，性无向背，但人立迷悟见，执向背解。”

欲明此心、见此性，而此心此性即随人颠倒错乱，流入邪途，以故佛魔不辩，邪正不分。盖不了此心此性之梦幻，妄立二种之名言，以向背迷悟为实，认此心此性为真。殊不知，若实若不实，若妄若非妄，世间出世间，但是假言说。故净名云：“法不可见闻觉知。若行见闻觉知，是则见闻觉知，非求法也。”又古德云：“若取自己自心为究竟，必有他物他人为对治。”又佛谓富楼那曰：“汝以色空相倾相夺于如来藏，而如来藏随为色空，周遍法界。我以妙明不灭不生合如来藏，而如来藏唯妙觉明，圆照法界。”如来藏即此心此性也，而佛权指色空相倾相夺为非，以妙明不灭不生为是。此两段是药语，治迷悟二病，非佛定意也，为破执迷悟、心性向背为实法者之言耳。不见金刚藏菩萨曰：“一切三世唯是言说。一切诸法于言说中无有依处，一切言说于诸法中亦无依处。”

苟迷悟见亡、向背解绝，则此心洞明如皎日，此性宽廓等虚空，当人脚跟下放光动地，照彻十方，睹斯光者，尽证无生法忍。到恁么时，自然与此心此性默默相契，方知昔本无迷，今本无悟，悟即迷，迷即悟，向即背，背即向，性即心，心即性，佛即魔，魔即佛，一道清静平等，无有平等不平等者，皆吾心之常分，非假于他术。既得恁么，亦是不得已而言之，不可便以为实。若以为实，则又是不识方便，认定死语，重增虚妄，展转惑乱，无有了期。到这里，无尔用心处。不若知是般事，拨置一边，却转头来看马大师“即心是佛，非心非佛”、“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”、赵州“庭前柏树子”、云门“须弥山”、大愚“锯解秤锤”、严阳尊者“土块”、汾阳“莫妄想”、俱胝竖指头，毕竟是何道理？此乃云门方便也。妙道思之！

—

35、示智严禅人

道不可学，学而得之，非实得也；道亦不可不学，不学亦无得期。学与不学，得与不得，于此道了无交涉。请快著精彩，向无交涉处转身一掷，则学心无学心，得心非得心，如汤沃雪，始知从前作祟，皆是本自家亲，总不干他闲神野鬼之事。所以睦州才见僧入门，便云：“现成公案，放尔三十棒。”赵州见僧入门，便云：“辜负老僧。”二老如金翅擘海，直取龙吞，懵懂之流如何商量？如何凑泊？还有为人底道理么？不可闻恁么道了，便只恁么休去歇去。还歇得也未？古人诃为落空亡底外道、魂不散底死人。要得直截无事，但于不可学处，试进一步看。若进得这一步，三乘十二分教，天下老和尚横说竖说，直说曲说，赞说毁说，随俗说，显了说，当甚热碗鸣声！严禅还信得及么？莫记吾语。

36、示知立禅人

昔灵云和尚因见桃花，忽然悟道，有偈曰：“三十年来寻剑客，几回叶落又抽枝。自从一见桃花后，直至如今更不疑。”汾山和尚诘其所悟，与之符契，乃印可曰：“从缘悟达，永无退失。”又雪峰和尚自作《寿塔铭序》曰：“夫从缘有者，始终而成坏。非从缘得者，历劫而常坚。”此二尊宿所见，且道是一般？是两般？若道是一般，一人以从缘而得为是，一人以从缘而得为非。若道两般，不可二大老各立门户，疑惑后人。咦！鹅王择乳，素非鸭类。知立禅人，还知二大老落处么？若不知，云门直为尔说破。“二由一有，一亦莫守。一心不生，万法无咎。”已上两段不同，收归上科○，咄！

37、示妙诠禅人

衲子参禅，要明心地；秀才读书，须当及第。读书五车而不及第，终身只是个秀才，唤作官人即错。参禅衲子心地不明，则不能了生死大事，终身只是个破凡夫，唤作佛即错。只这两错，实有恁么事？实无恁么事？言实有，则读书人及第做官者，时时见之。言实无，则参禅人作佛，未尝目击。以此易彼，八两半斤耳。此说至浅近而至深远。往往学者以有所得心，参向无所得处，堕坑落堑多矣。云门此语遂成虚设，真所谓“醍醐上味，为世所珍；遇斯等人，翻成毒药。”

昔智常禅师，至曹溪见祖师，举大通和尚所示心要。祖师据其所疑，为说偈曰：“不见一法存无见，大似浮云遮日面。不知一法守空知，还如太虚生闪电。此之知见瞥然兴，错认何曾解方便。汝当一念自知非，自己灵光常显现。”常闻偈，当下疑情顿释，大悟祖师方便，乃述一偈呈祖师，末云：“不入祖师室，茫然趣两头。”妙诠禅人要知实有恁么事、实无恁么事落处么？莫管凡夫与佛、秀才与官人，但识取云门方便。苟能识得，潮阳去曹溪不远。其或未然，脚跟下且照顾大颠和尚。

38、示冲密禅人

辩龙蛇眼，擒虎兕机，非超越格量、不系尘缘之士，即以是说为戏论。故临济宗风难其继绍。近世学语之流，多争锋、逞口快，以胡说乱道为纵横，胡喝乱喝为宗旨，一挨一拶，如击石火，似闪电光，拟议不来，呵呵大笑，谓之“机锋俊快，不落意根。”殊不知，正是业识弄鬼眼睛，岂非谩人自谩、误他自误耶？不见临济侍立德山次，山回顾曰：“有事相借问，得么？”济云：“老汉寐语作甚么？”山拟拈棒，济便掀倒禅床，山便休去。且道二老汉恁么激扬，还有商量处否？信知“龙象蹴蹋，非驴所堪。”非真实具如是眼、得如是用，未免向得失中抟量卜度。又临济同普化在镇州，赴施主家斋次。济问：“毛吞巨海，芥纳须弥。为是神通妙用？为是法尔如然？”普化便趯倒饭床。济云：“太粗生！”化云：“这里是甚所在，说粗说细？”济休去。次日，又同赴一施主斋。济复问：“今日供养何似昨日？”化又趯倒饭床。济云：“是则是，太粗生！”化云：“瞎汉！佛法说甚粗细？”济又休去。且道临济两次休去，还有商量分也无？若有，且如何商量？

冲密禅人在丛林最久，往往都商量得，讲说得，批判得，自谓千了百当。后始知非，遂一时拨置，就无商量处做工夫，今始觑得见、信得及，方知此事传不得、学不得、计较不得、商量不得。侍吾南来，相从于寂寞之滨，阅四载，因吾举先师为寂寿道人举“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”话，蓦向火炉边拾得一粒炒豆吃了，自此香积妙供亦无兴趣向，但蒸饼、不托，少渠一顿不得耳。因来别吾，暂归浙江，携此轴求指示，仍赠二偈云：

“盖天盖地那一著，无今无古绝承当。

漫将分付密禅者，一任诸方乱度量。”

“瞎驴灭却正法眼，临济宗风始大张。
可怜裨贩如来者，尽将盖覆错商量。”

39、示道明讲主

昔马祖问亮座主曰：“闻汝大讲得经论，是否？”曰：“不敢。”祖又问：“将甚么讲？”曰：“将心讲。”祖曰：“心如工技（伎）儿，意如和技（伎）者，又争解讲得经？”曰：“心既讲不得，莫是虚空讲得否？”祖曰：“却是虚空讲得。”亮不肯，拂袖便行。祖遂唤云：“座主！”亮回首，豁然契悟，遂作礼而去，直入西山，别无言语可通消息，直下坐断凡圣路头。如今人似有似无，或于师家口头认得麦里有面、饭是米做，便向麦里米里求解觅会，须要师家知道我已得这个道理，生怕师家不知。如此等辈，只认得个驴前马后，欲得如亮座主于马祖一言之下便亡其所证，不亦难乎？盖亮公是个浑钢打就、生铁铸成底，故能千了百当，便跳出教乘玄妙窠窟，即时前后际断，了无一法可作了不了道理。如今讲人才闻宗师说“却是虚空讲得”，便向虚空里东捞西摸，不疑则谤。

道明座主亦是讲经者，知得那一著决定不在文字语言中。文字语言乃标月指也。念欲求善知识，理会这离言说相、离文字相、离心缘相底一著子，故得得来寻妙喜。妙喜怜其至诚，直书此一段公案示之。异日忽然向纸墨文字上，识得教外别传底消息，方知麦里无面、饭不是米做。恁么知得了，便能于讲未讲时，将一条死蛇弄得来活鱖鱖地。说虚空解讲经、虚空不解讲经，总是自家屋里事，教内教外更不作了、未了之见。二见既亡，讲时即是不讲时底，不讲时即是讲时底，“默时说，说时默，大施门开无壅塞”，是真语者、实语者、如语者、不诳语者、不妄语者。咄！恁么说话，大似无梦说梦，开眼尿床。恁么写底，也好与三十拄杖。虽然如是，但以假名字引导于众生，亦不妨于讲经处理会祖师教外别传消息。道明但只如此做工夫，但如此讲经论不妨。纸已尽，且截断这一络索。

40、示妙总禅人

古圣云：“道不假修，但莫污染。”山僧道，说心说性是污染，说玄说妙是污染，坐禅习定是污染，著意思惟是污染，只今恁么形纸笔，是特地污染。降此之外，毕竟如何是著实得力处？金刚宝剑当头截，莫管人间是与非。总禅，但恁么参！

大慧普覺禪師書卷第二十五

徑山能仁禪院住持嗣法慧日禪師臣 蘊聞 上進

41、答曾侍郎(天游)○(问书附)

问书

开顷在长沙，得圓悟老师书，称公晚岁相从，所得甚是奇伟。念之再三，今八年矣。常恨未获亲闻绪余，惟切景仰。开自幼年发心，参礼知识，扣问此事。弱冠之后，即为婚宦所役，用工夫不纯，因循至今，老矣。未有所闻，常自愧叹。然而立志发愿，实不在浅浅知见之间，以为不悟则已，悟则须直到古人亲证处，方为大休歇之地。此心虽未尝一念退屈，自觉工夫终未纯一，可谓志愿大而力量

小也。向者痛恳圓悟老师，老师示以法语六段，其初直示此事，后举云门、赵州“放下著”、“须弥山”两则因缘，令下钝工，常自举觉，久久必有入处。老婆心切如此，其奈钝滞太甚。今幸私家尘缘都毕，闲居无他事，政在痛自鞭策，以偿初志，第恨未得亲炙教诲耳。一生败阙，已一一呈似，必能洞照此心，望委曲提警，日用当如何做工夫，庶几不涉他途，径与本地相契也。如此说话，败阙亦不少，但方投诚，自难隐逃，良可慙也。至扣。

答书

承叙及自幼年至仕宦，参礼诸大宗匠，中间为科举婚宦所役，又为恶觉恶习所胜，未能纯一做工夫，以此为大罪；又能痛念无常，世间种种虚幻无一可乐，专心欲究此一段大事因缘，甚愜病僧意。然既为士人，仰禄为生，科举婚宦，世间所不能免者，亦非公之罪也。以小罪而生大怖惧，非无始旷大劫来，承事真善知识，熏习般若种智之深，焉能如此！而公所谓大罪者，圣贤亦不能免；但知虚幻、非究竟法，能回心此个门中，以般若智水，涤除垢染之秽，清净自居，从脚下去一刀两段，更不起相续心，足矣，不必思前念后也。既曰虚幻，则作时亦幻，受时亦幻，知觉时亦幻，迷倒时亦幻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皆悉是幻。今日知非，则以幻药复治幻病，病瘥药除，依前只是旧时人。若别有人有法，则是邪魔外道见解也。公深思之。但如此崖将去，时时于静胜中，切不得忘了“须弥山”、“放下著”两则语，但从脚下著实做将去。已过者不须怖畏，亦不必思量；思量怖畏，即障道矣。但于诸佛前，发大誓愿，愿此心坚固，永不退失。仗诸佛加被，遇善知识，一言之下，顿亡生死，悟证无上正等菩提，续佛慧命，以报诸佛莫大之恩。若如此，则久久无有不悟之理。不见善财童子从文殊发心，渐次南行，过一百一十城，参五十三善知识，末后于弥勒一弹指顷，顿亡前来诸善知识所得法门。复依弥勒教思，欲奉觐文殊，于是文殊遥伸右手，过一百一十由旬，按善财顶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善男子，若离信根，心劣忧悔，功行不具，退失精勤，于一善根，心生住著，于少功德，便以为足，不能善巧发起行愿，不为善知识之所摄护，乃至不能了知如是法性、如是理趣、如是法门、如是所行、如是境界，若周遍知、若种种知、若尽源底、若解了、若趣入、若解说、若分别、若证知、若获得，皆悉不能。”文殊如是宣示善财，善财于言下成就阿僧祇法门，具足无量智光明，入普贤门，于一念中，悉见三千大千世界微尘数诸善知识，悉皆亲近，恭敬承事，受行其教，得不忘念智庄严藏解脱，以至入普贤毛孔刹，于一毛孔行一步，过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微尘数世界，与普贤等，诸佛等，刹等，行等，及解脱自在，悉皆同等，无二无别。当恁么时，始能回三毒为三聚净戒，回六识为六神通，回烦恼为菩提，回无明为大智。

如上这一络索，只在当人末后一念真实而已。善财于弥勒弹指之间，尚能顿亡诸善知识所证三昧，况无始虚伪恶业习气耶！若以前所作底罪为实，则现今目前境界，皆为实有，乃至官职、富贵、恩爱，悉皆是实。既是实，则地狱、天堂亦实，烦恼无明亦实，作业者亦实，受报者亦实，所证底法门亦实。若作这般见解，则尽未来际，更无有人趣佛乘矣；三世诸佛，诸代祖师，种种方便，翻为妄语矣。承公发书时，焚香对诸圣，及遥礼庵中而后遣。公诚心至切如此！相去虽不甚远，未得面言，信意信手，不觉忉怛如许。虽若繁絮，亦出诚至之心，不敢以一言一字相欺。苟欺公，则是自欺耳。又记得善财见最寂静婆罗门，得诚语解脱。过去现在未来诸佛菩萨，于阿耨菩提，无已退、无现退、无当退，凡有所求，莫不成满，皆由诚至所及也。公既与竹椅、蒲团为侣，不异善财见最寂静婆罗门。

又发云门书，对诸圣遥礼而后遣，只要云门信许，此诚至之剧也。但相听，只如此做工夫，将来于阿耨菩提，成满无疑矣。

又

公处身富贵，而不为富贵所折困，非夙植般若种智，焉能如是？但恐中忘此意，为利根聪明所障，以有所得心在前顿放，故不能于古人直截径要处，一刀两段，直下休歇。此病非独贤士大夫，久参衲子亦然，多不肯退步，就省力处做工夫，只以聪明意识计较思量，向外驰求。乍闻知识向聪明意识思量计较外示以本分草料，多是当面蹉过，将谓从上古德，有实法与人，如赵州“放下著”、云门“须弥山”之类是也。岩头曰：“却物为上，逐物为下。”又曰：“大统纲宗，要须识句。”甚么是句？百不思时，唤作正句，亦云居顶，亦云得住，亦云历历，亦云惺惺，亦云恁么时。将恁么时，等破一切是非；才恁么便不恁么，是句亦划，非句亦划，如一团火相似，触著便烧，有甚么向傍处？

今时士大夫，多以思量计较为窟宅，闻恁么说话，便道莫落空否？喻似舟未翻，先自跳下水去。此深可怜愍！近至江西，见吕居仁。居仁留心此段因缘甚久，亦深有此病。渠岂不是聪明？宗杲尝问之曰：“公怕落空，能知怕者是空耶？是不空耶？试道看。”渠仁思，欲计较祇对，当时便与一喝，至今茫然，讨巴鼻不著。此盖以求悟证之心在前顿放，自作障难，非干别事。公试如此做工夫，日久月深，自然筑著磕著。若欲将心待悟，将心待休歇，从脚下参到弥勒下生，亦不能得悟，亦不能得休歇，转加迷闷耳。平田和尚曰：“神光不昧，万古徽猷。入此门来，莫存知解。”又古德曰：“此事不可以有心求，不可以无心得，不可以语言造，不可以寂默通。”此是第一等入泥入水、老婆说话。往往参禅人，只恁么念过，殊不子细看是甚道理。若是个有筋骨底，聊闻举著，直下将金刚王宝剑，一截截断此四路葛藤，则生死路头亦断，凡圣路头亦断，计较思量亦断，得失是非亦断。当人脚跟下，净裸裸，赤洒洒，没可把，岂不快哉！岂不畅哉！不见昔日灌溪和尚初参临济，济见来，便下绳床，蓦胸擒住。灌溪便云：“领！领！”济知其已彻，即便推出，更无言句与之商量。当恁么时，灌溪如何思量计较祇对得？古来幸有如此榜样，如今人总不将为事，只为粗心。灌溪当初若有一点待悟、待证、待休歇底心在前时，莫道被擒住便悟，便是缚却手脚，遶四天下拖一遭，也不能得悟，也不能得休歇。

寻常计较安排底是识情，随生死迁流底亦是识情，怕怖惶惶底亦是识情。而今参学之人，不知是病，只管在里许，头出头没，教中所谓“随识而行不随智”，以故昧却本地风光、本来面目。若或一时放得下，百不思量计较，忽然失脚，踢著鼻孔，即此识情便是真空妙智，更无别智可得。若别有所得，别有所证，则又却不是也。如人迷时唤东作西，及至悟时，即西便是东，无别有东。此真空妙智，与太虚空齐寿。只这太虚空中，还有一物碍得他否？虽不受一物碍，而不妨诸物于空中往来。此真空妙智亦然，生死、凡圣、垢染，著一点不得。虽著不得，而不碍生死凡圣于中往来。如此信得及，见得彻，方是个出生入死、得大自在底汉，始与赵州“放下著”、云门“须弥山”，有少分相应。若信不及、放不下，却请担取一座须弥山，到处行脚，遇明眼人分明举似。一笑。

又

老庞云：“但愿空诸所有，切勿实诸所无。”只了得这两句，一生参学事毕。今时有一种剃头外道，自眼不明，只管教人死獋獋地休去歇去。若如此休歇，到

千佛出世，也休歇不得，转使心头迷闷耳。又教人随缘管带，忘情默照。照来照去，带来带去，转加迷闷，无有了期。殊失祖师方便，错指示人，教人一向虚生浪死，更教人是事莫管，但只恁么歇去。歇得来情念不生，到恁么时，不是冥然无知，直是惺惺历历，这般底更是毒害，瞎却人眼，不是小事。云门寻常见此辈，不把做人看待。彼既白眼不明，只管将册子上语，依样教人。这个作么生教得？若信著这般底，永劫参不得。云门寻常不是不教人坐禅、向静处做工夫，此是应病与药，实无恁么指示人处。不见黄檗和尚云：“我此禅宗，从上相承以来，不曾教人求知求解。只云学道，早是接引之辞。然道亦不可学。情存学道，却成迷道。道无方所，名大乘心。此心不在内外中间，实无方所。第一不得作知解。只是说汝而今情量处为道。情量若尽，心无方所。此道天真，本无名字，只为世人不识，迷在情中，所以诸佛出来，说破此事，恐尔不了，权立道名，不可守名而生解也。”

前来所说瞎眼汉，错指示人，皆是认鱼目作明珠，守名而生解者。教人管带——此是守目前鉴觉而生解者。教人硬休去歇去——此是守忘怀空寂而生解者。歇到无觉无知，如土木瓦石相似，当恁么时，不是冥然无知——又是错认方便解缚语而生解者。教人随缘照顾，莫教恶觉现前——这个又是认著髑髅情识而生解者。教人但放旷，任其自在，莫管生心动念；念起念灭，本无实体，若执为实，则生死心生矣——这个又是守自然体为究竟法而生解者。如上诸病，非干学道人事，皆由瞎眼宗师错指示耳。

公既清静自居，存一片真实坚固向道之心，莫管工夫纯一不纯一，但莫于古人言句上只管如叠塔子相似，一层了，又一层，枉用工夫，无有了期。但只存心于一处，无有不得底，时节因缘到来，自然筑著磕著，喷地省去耳。“不起一念，还有过也无？云：须弥山。”“一物不将来时如何？云：放下著。”这里疑不破，只在这里参，更不必自生枝叶也。若信得云门及，但恁么参，别无佛法指示人。若信不及，一任江北江南问王老，一狐疑了一狐疑。

又

细读来书，乃知四威仪中，无时间断，不为公冗所夺，于急流中常自猛省，殊不放逸，道心愈久愈坚固。深惬鄙怀。然世间尘劳，如火炽然，何时是了？正在闹中，不得忘却竹椅、蒲团上事。平昔留心静胜处，正要闹中用；若闹中不得力，却似不曾在静中做工夫一般。承有“前缘驳杂，今受此报”之叹，独不敢闻命。若动此念，则障道矣。古德云：“随流认得性，无喜亦无忧。”净名云：“譬如高原陆地，不生莲华；卑湿淤泥，乃生此华。”老胡云：“真如不守，自性随缘，成就一切事法。”又云：“随缘赴感靡不周，而常处此菩提座。”岂欺人哉！若以静处为是，闹处为非，则是坏世间相而求实相，离生灭而求寂灭。好静恶闹时，正好著力，蓦然闹里撞翻静时消息，其力能胜竹椅蒲团上千万亿倍。但相听，决不相误。又承以老庞两句，为行住坐卧之铭箴，善不可加。若正闹时生厌恶，则乃是自扰其心耳。若动念时，只以老庞两句提撕，便是热时一服清凉散也。公具决定信，是大智慧人，久做静中工夫，方敢说这般话。于他人分上则不可。若向业识茫茫、增上慢人前如此说，乃是添他恶业担子。禅门种种病痛，已具前书。不识曾子细理会否？

又

承谕：“外息诸缘，内心无喘，可以入道，是方便门。借方便门以入道则可，守方便而不舍则为病。”诚如来语！山野读之，不胜欢喜踊跃之至。今诸方漆桶辈，

只为守方便而不舍，以实法指示人，以故瞎人眼不少，所以山野作《辩邪正说》以救之。近世魔强法弱，以湛入合湛为究竟者，不可胜数。守方便不舍为宗师者，如麻似粟。山野近尝与衲子辈举此两段。正如来书所说，不差一字；非左右留心，般若中念念不间断，则不能洞晓从上诸圣诸异方便也。公已捉著杷柄矣。既得杷柄在手，何虑不舍方便门而入道耶！但只如此做工夫。看经教并古人语录、种种差别言句，亦只如此做工夫，如“须弥山”、“放下著”、“狗子无佛性”话，“竹篋子”话，“一口吸尽西江水”话，“庭前柏树子”话，亦只如此做工夫，更不得别生异解，别求道理，别作伎俩也。公能向急流中，时时自如此提掇，道业若不成就，则佛法无灵验矣。记取！记取！

承夜梦焚香入山僧之室，甚从容，切不得作梦会，须知是真入室。不见舍利弗问须菩提：“梦中说六波罗蜜，与觉时同、别？”须菩提云：“此义幽深，吾不能说。此会有弥勒大士，汝往彼问。”咄！漏逗不少。雪窦云：“当时若不放过，随后与一劄，谁名弥勒？谁是弥勒者？便见冰消瓦解。”咄！雪窦亦漏逗不少。或有人问：“只如曾待制夜梦入云门之室，且道，与觉时同、别？”云门即向他道：“谁是入室者？谁是为入室者？谁是作梦者？谁是说梦者？谁是不作梦会者？谁是真入室者？”咄！亦漏逗不少。

又

来书细读数过，足见办铁石心、立决定志，不肯草草。但只如此，崖到腊月三十日，亦能与阎家老子厮抵，更休说豁开顶门眼，握金刚王宝剑，坐毘卢顶上也。宗杲尝谓方外道友曰：今时学道之士，只求速效，不知错了也，却谓无事省缘、静坐体究，为空过时光，不如看几卷经，念几声佛，佛前多礼几拜，忏悔平生所作底罪过，要免阎家老子手中铁棒，此是愚人所为。而今道家者流，全以妄想心，想日精月华，吞霞服气，尚能留形住世，不被寒暑所逼，况回此心此念，全在般若中耶！先圣明明有言，喻如太末虫，处处皆泊，唯不能泊于火焰之上，众生亦尔，处处能缘，唯不能缘于般若之上。苟念念不退初心，把自家心识缘世间尘劳底，回来抵在般若上；虽今生打未彻，临命终时，定不为恶业所牵流、落恶道；来生出头，随我今生愿力，定在般若中，现成受用。此是决定底事，无可疑者。众生界中事，不著学，无始时来习得熟，路头亦熟，自然取之，左右逢其原，须著拨置。出世间学，般若心无始时来背违，乍闻知识说著，自然理会不得，须著立决定志，与之作头抵，决不两立。此处若入得深，彼处不著排遣，诸魔外道自然窜伏矣。生处放教熟，熟处放教生，政为此也。日用做工夫处，捉著杷柄，渐觉省力时，便是得力处也。

42、答李参政(汉老)○(问书附)

问书

邴近扣筹室，伏蒙激发蒙滞，忽有省入。顾惟根识暗钝，平生学解，尽落情见，一取一舍，如衣坏絮，行草棘中，适自缠绕。今一笑顿释，欣幸可量。非大宗匠委曲垂慈，何以致此！自到城中，著衣吃饭，抱子弄孙，色色仍旧。既亡拘滞之情，亦不作奇特之想。其余夙习旧障，亦稍轻微。临别叮咛之语，不敢忘也。重念始得入门，而大法未明，应机接物，触事未能无碍，更望有以提诲，使卒有所至。庶无玷于法席矣！

答书

示谕：自到城中，著衣吃饭，抱子弄孙，色色仍旧，既亡拘滞之情，亦不作奇特之想，宿习旧障亦稍轻微。三复斯语，欢喜跃跃，此乃学佛之验也。倘非过量大人，于一笑中百了千当，则不能知吾家果有不传之妙。若不尔者，疑怒二字法门，尽未来际终不能坏，使太虚空为云门口，草木瓦石皆放光明，助说道理，亦不奈何。方信此段因缘不可传、不可学，须是自证自悟、自肯自休方始彻头。公今一笑，顿亡所得，夫复何言？黄面老子曰：“不取众生所言说，一切有为虚妄事。虽复不依言语道，亦复不著无言说。”来书所说，既亡拘滞之情，亦不作奇特之想，暗与黄面老子所言契合。即是说者，名为佛说；离是说者，即波旬说。山野平昔有大誓愿，宁以此身代一切众生受地狱苦，终不以此口将佛法以为人情，瞎一切人眼。公既到恁么田地，自知此事不从人得。但且仍旧，更不须问大法明未明、应机碍不碍；若作是念，则不仍旧矣。承过夏后，方可复出，甚愜病僧意。若更热荒，驰求不歇，则不相当也。

前日见公欢喜之甚，以故不敢说破，恐伤言语。今欢喜既定，方敢指出此事极不容易，须生惭愧始得。往往利根上智者，得之不费力，遂生容易心，便不修行，多被目前境界夺将去，作主宰不得，日久月深，迷而不返，道力不能胜业力，魔得其便，定为魔所摄持，临命终时亦不得力。千万记取前日之语：“理则顿悟，乘悟并销。事则渐除，因次第尽。”行住坐卧切不可忘了。其余古人种种差别言句，皆不可以为实，然亦不可以为虚。久久纯熟，自然默契自本心矣，不必别求殊胜奇特也。

昔水潦和尚于采藤处，问马祖：“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”祖云：“近前来，向尔道。”水潦才近前，马祖拦胸一踢踢倒。水潦不觉起来，拍手呵呵大笑。祖曰：“汝见个甚么道理，便笑？”水潦曰：“百千法门、无量妙义，今日于一毛头上，尽底识得根源去。”马祖便不管他。雪峰知鼓山缘熟，一日忽然蓦胸擒住曰：“是甚么？”鼓山释然了悟，了心便亡，唯微笑举手摇曳而已。雪峰曰：“子作道理耶？”鼓山复摇手曰：“和尚！何道理之有？”雪峰便休去。蒙山道明禅师，趁卢行者至大庾岭，夺衣钵。卢公掷于石上曰：“此衣表信，可力争耶？任公将去。”明举之不动，乃曰：“我求法，非为衣钵也。愿行者开示。”卢公曰：“不思善，不思恶，正当恁么时，那个是上座本来面目？”明当时大悟，通身汗流，泣泪作礼，曰：“上来密语密意外，还更有意旨否？”卢公曰：“我今为汝说者，即非密意。汝若返照自己面目，密却在汝边。我若说得，即不密也。”以三尊宿三段因缘较，公于一笑中释然，优劣何如，请自断看，还更别有奇特道理么？若更别有，则却似不曾释然也。但知作佛，莫愁佛不解语。古来得道之士，自己既充足，推己之余，应机接物，如明镜当台，明珠在掌，胡来胡现，汉来汉现，非著意也。若著意，则有实法与人矣。公欲大法明，应机无滞，但且仍旧，不必问人，久久自点头矣。临行面禀之语，请书于座右，此外别无说。纵有说，于公分上，尽成剩语矣。葛藤太多，姑置是事。

又问书

邴比蒙海答，备悉深旨。邴自有验者三：一事无逆顺，随缘即应，不留胸中。二宿习浓厚，不加排遣，自尔轻微。三古人公案，旧所茫然，时复瞥地，此非自昧者。前书大法未明之语，盖恐得少为足，当扩而充之，岂别求胜解耶！净除现流，理则不无。敢不铭佩！信后益增瞻仰。

又答书

不识日来，随缘放旷，如意自在否？四威仪中，不为尘劳所胜否？寤寐二边，得一如否？于仍旧处，无走作否？于生死心，不相续否？但尽凡情，别无圣解。公既一笑，豁开正眼，消息顿亡，得力不得力，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矣。然日用之间，当依黄面老子所言：“刳其正性，除其助因，违其现业。”此乃了事汉无方便中真方便，无修证中真修证，无取舍中真取舍也。古德云：“皮肤脱落尽，唯一真实在。”又如栴檀，繁柯脱落尽，唯真栴檀在。斯违现业、除助因、刳正性之极致也。公试思之。如此说话，于了事汉分上，大似一柄腊月扇子，恐南地寒暄不常也，少不得一笑！

大慧普覺禪師書卷第二十六

徑山能仁禪院住持嗣法慧日禪師臣 蘊聞 上進

43、答江给事(少明)

人生一世，百年光阴，能有几许？公白屋起家，历尽清要，此是世间第一等受福底人。能知惭愧，回心向道，学出世间、脱生死法，又是世间第一等讨便宜底人。须是急著手脚，冷却面皮，不得受人差排，自家理会本命元辰，教去处分明，便是世间出世间一个了事底大丈夫也。

承连日去，与参政道话，甚善！甚善！此公歇得驰求心，得言语道断、心行处灭，差别异路，觑见古人脚手，不被古人方便文字所罗笼。山僧见渠如此，所以更不曾与之说一字，恐钝置他。直候渠将来，自要与山僧说话，方始共渠眉毛厮结、理会在，不只恁么便休。学道人，若驰求心不歇，纵与之眉毛厮结理会，何益之有？正是痴狂外边走耳。古人云：“亲近善者，如雾露中行，虽不湿衣，时时有润。”但频与参政说话，至祷！至祷！不可将古人垂示言教，胡乱穿凿，如马大师遇南岳和尚说法云：“譬牛驾车，车若不行，打车即是？打牛即是？”马师闻之，言下知归。这几句儿言语，诸方多少说法，如雷如霆，如云如雨底，理会不得，错下名言，随语生解。见与舟峰书尾，杜撰解注，山僧读之，不觉绝倒。可与说如来禅、祖师禅底，一状领过，一道行遣也。

来颂子细看过，却胜得前日两颂。自此可已之，颂来颂去，有甚了期？如参政相似，渠岂是不会做颂，何故都无一字？乃识法者惧耳。间或露一毛头，自然抓著山僧痒处，如出山相颂云，“到处逢人募面欺”之语，可与丛林作点眼药。公异日自见矣，不必山僧注破也。某近见公顿然改变，为此事甚力，故作此书，不觉缕缕。

44、答富枢密(季申)

示谕：蚤岁知信向此道，晚年为知解所障，未有一悟入处，欲知日夕体道方便。既荷至诚，不敢自外，据款结案，葛藤少许。只这求悟入底，便是障道知解了也，更别有甚么知解为公作障？毕竟唤甚么作知解？知解从何而至？被障者复是阿谁？只此一句，颠倒有三：自言为知解所障是一；自言未悟，甘作迷人是一；更在迷中，将心待悟是一。只这三颠倒，便是生死根本，直须一念不生，颠倒心绝，方知无迷可破，无悟可待，无知解可障，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，久久自然不作这般见解也。但就能知知解底心上看，还障得也无？能知知解底心上，还有如许多般也无？从上大智慧之士，莫不皆以知解为伴侣，以知解为方便，于知解上行平等慈，于知解上作诸佛事，如龙得水，似虎靠山，终不以此为恼，只为他识得知解起处。既识得起处，即此知解便是解脱之场，便是出生死处。既是解脱之

场、出生死处，则知底、解底当体寂灭。知底、解底既寂灭，能知知解者不可不寂灭，菩提、涅槃、真如、佛性，不可不寂灭。更有何物可障？更向何处求悟入？

释迦老子曰：“诸业从心生，故说心如幻。若离此分别，则灭诸有趣。”僧问大珠和尚：“如何是大涅槃？”珠云：“不造生死业，是大涅槃。”僧云：“如何是生死业？”珠云：“求大涅槃，是生死业。”又古德云：“学道人一念计生死，即落魔道；一念起诸见，即落外道。”又净名云：“众魔者乐生死，菩萨于生死而不舍。外道者乐诸见，菩萨于诸见而不动。”此乃是以知解为俦侣，以知解为方便，于知解上行平等慈，于知解上作诸佛事底样子也；只为他了达三祇劫空，生死涅槃俱寂静故。既未到这个田地，切不可被邪师辈胡说乱道引入鬼窟里，闭眉合眼作妄想。迩来祖道衰微，此流如麻似粟，真是“一盲引众盲，相牵入火坑。”深可怜愍。愿公硬著脊梁骨，莫作这般去就。作这般去就底，虽暂拘得个臭皮袋子住，便以为究竟，而心识纷飞，犹如野马，纵然心识暂停，如石压草，不觉又生。欲直取无上菩提，到究竟安乐处，不亦难乎？宗杲亦尝为此流所误，后来若不遇真善知识，几致空过一生。每每思量，直是叵耐！以故不惜口业，力救此弊。今稍有知非者，若要径截理会，须得这一念子曝地一破，方了得生死，方名悟入。

然切不可存心待破；若存心在破处，则永劫无有破时。但将妄想颠倒底心，思量分别底心，好生恶死底心，知见解会底心，欣静厌闹底心，一时按下；只就按下处，看个话头——僧问赵州：“狗子还有佛性也无？”州云：“无。”此一字子，乃是摧许多恶知恶觉底器仗也。不得作有无会，不得作道理会，不得向意根下思量卜度，不得向扬眉瞬目处探根，不得向语路上作活计，不得颺在无事甲里，不得向举起处承当，不得向文字中引证，但向十二时中、四威仪内，时时提撕，时时举觉——“狗子还有佛性也无？云：无”，不离日用，试如此做工夫看，月十日便自见得也。一郡千里之事，都不相妨。古人云：“我这里是活底祖师意。”有甚么物能拘执他！若离日用，别有趣向，则是离波求水，离器求金，求之愈远矣！

又

窃知日来以此大事因缘为念，勇猛精进，纯一无杂，不胜喜跃！能二六时中，炽然作为之际，必得相应也未？寤寐二边，得一如也未？如未，切不可一向沉空趣寂，古人唤作黑山下鬼家活计，尽未来际无有透脱之期。昨接来诲，私虑左右必已耽著静胜三昧。及询直阁公，乃知果如所料。大凡涉世有余之士，久胶于尘劳中，忽然得人指令，向静默处做工夫，乍得胸中无事，便认著，以为究竟安乐。殊不知，似石压草，虽暂觉绝消息，奈何根株犹在，宁有证彻寂灭之期？要得真正寂灭现前，必须于炽然生灭之中，蓦地一跳跳出，不动一丝毫，便揽长河为酥酪，变大地作黄金，临机纵夺，杀活自由，利他自利，无施不可，先圣唤作无尽藏陀罗尼门，无尽藏神通游戏门，无尽藏如意解脱门，岂非真大丈夫之能事也！然亦非使然，皆吾心之常分耳。愿左右快著精彩，决期于此廓彻大悟，胸中皎然，如百千日月，十方世界一念明了，无一丝毫头异想，始得与究竟相应。果能如是，岂独于生死路上得力，异日再秉钧轴，致君于尧舜之上，如指诸掌耳！

又

示谕：初机得少静坐工夫，亦自佳。又云“不敢妄作静见”。黄面老子所谓“譬如有人，自塞其耳，高声大叫，求人不闻。”真是自作障难耳！若生死心未破，日用二六时中，冥冥蒙蒙地，如魂不散底死人一般，更讨甚闲工夫，理会静、理会闹耶！涅槃会上，广额屠儿放下屠刀便成佛，岂是做静中工夫来？渠岂不是初机？

左右见此，定以为不然，须差排渠作古佛示现，今人无此力量。若如是见，乃不信自殊胜，甘为下劣人也。我此门中，不论初机晚学，亦不问久参先达，若要真个静，须是生死心破，不著做工夫。生死心破，则自静也。先圣所说“寂静方便”，正为此也。自是末世邪师辈不会先圣方便语耳。左右若信得山僧及，试向闹处看“狗子无佛性”话，未说悟不悟，正当方寸扰扰时，漫提撕举觉看，还觉静也无？还觉得力也无？若觉得力，便不须放舍。要静坐时，但烧一炷香静坐。坐时不得令昏沉，亦不得掉举。昏沉、掉举，先圣所诃。静坐时，才觉此两种病现前，但只举“狗子无佛性”话，两种病不著用力排遣，当下怗怗地矣。日久月深，才觉省力，便是得力处也。亦不著做静中工夫，只这便是工夫也。李参政顷在泉南，初相见时，见山僧力排默照邪禅瞎人眼。渠初不平，疑怒相半，蓦闻山僧颂“庭前柏树子”话，忽然打破漆桶，于一笑中千了百当，方信山僧开口见胆，无秋毫相欺，亦不是争人我，便对山僧忏悔。此公现在彼，请试问之，还是也无？道谦上座已往福唐，不识已到彼否？此子参禅，吃辛苦更多，亦尝十余年入枯禅，近年始得个安乐处。相见时，试问渠如何做工夫。曾为浪子偏怜客，想必至诚吐露也。

45、答李参政别纸(汉老)

富枢密顷在三衢时，尝有书来问道，因而打葛藤一上，落草不少。尚尔滞在默照处，定是遭邪师引入鬼窟里无疑。今又得书，复执静坐为佳。其滞泥如此，如何参得径山禅？！今次答渠书，又复缕缕葛藤，不惜口业，痛与划除，又不知肯回头转脑，于日用中看话头否？先圣云：“宁可破戒如须弥山，不可被邪师熏一邪念如芥子许在情识中，如油入面，永不可出。”此公是也。如与之相见，试取答渠底葛藤一观，因而作个方便，救取此人。四摄法中，以同事摄为最强。左右当大启此法门，令其信入，不唯省得山僧一半力，亦使渠信得及，肯离旧窟也。

46、答陈少卿(季任)

承谕：欲留意此段大事因缘，为根性极钝。若果如此，当为左右贺也。今时士大夫，多于此事不能百了千当、直下透脱者，只为根性太利，知见太多，见宗师才开口动舌，早一时会了也。以故返不如钝根者，无许多恶知恶觉，蓦地于一机一境上，一言一句下撞发，便是达磨大师出头来，用尽百种神通，也奈何他不得；只为他无道理可障。利根者返被利根所障，不能得啐地便折、曝地便破；假饶于聪明知解上学得，于自己本分事上，转不得力。所以南泉和尚云：“近日禅师太多，觅个痴钝人不可得。”章敬和尚曰：“至理亡言，时人不悉；强习他事，以为功能。不知自性元非尘境，是个微妙大解脱门，所有鉴觉不染不碍。如是光明，未曾休废，曩劫至今，固无变易；犹如日轮，远近斯照，虽及众色，不与一切和合。灵烛妙明，非假锻炼。为不了故，取于物象；但如捏目，妄起空华，徒自疲劳，枉经劫数。若能返照，无第二人。举措施为，不亏实相。”左右自言根钝，试如此返照看：能知钝者，还钝也无？若不回光返照，只守钝根，更生烦恼，乃是向幻妄上重增幻妄，空华上更添空华也。但相听：能知根性钝者，决定不钝。虽不得守著这个钝底，然亦不得舍却这个钝底参。取舍利钝在人，不在心。此心与三世诸佛，一体无二；若有二，则法不平等矣。受教、传心，俱为虚妄；求真觅实，转见参差。但知得一体无二之心，决定不在利钝取舍之间，则便当见月亡指，

直下一刀两段。若更迟疑，思前算后，则乃是“空拳指上生实解，根境法中虚捏怪。”于阴界中，妄自囚执，无有了时。

近年以来，有一种邪师，说默照禅，教人十二时中，是事莫管，休去歇去，不得做声，恐落今时。往往士大夫为聪明利根所使者，多是厌恶闹处；乍被邪师辈指令静坐，却见省力，便以为是，更不求妙悟，只以默然为极则。某不惜口业，力救此弊，今稍有知非者。愿公只向疑情不破处参，行住坐卧不得放舍——僧问赵州：“狗子还有佛性也无？”州云：“无。”这一字子，便是个破生死疑心底刀子也。这刀子把柄，只在当人手中；教别人下手不得，须是自家下手始得。若舍得性命，方肯自下手。若舍性命不得，且只管在疑不破处崖将去，蓦然自肯舍命，一下便了；那时方信静时便是闹时底，闹时便是静时底，语时便是默时底，默时便是语时底。不著问人，亦自然不受邪师胡说乱道也。至祷！至祷！

昔朱世英尝以书问云庵真净和尚云：“佛法至妙，日用如何用心？如何体究？望慈悲指示。”真净曰：“佛法至妙无二。但未至于妙，则互有长短。苟至于妙，则悟心之人如实知自心，究竟本来成佛，如实自在，如实安乐，如实解脱，如实清静。而日用唯用自心，自心变化，把得便用，莫问是之与非。拟心思量，早不是也。不拟心，一一天真，一一明妙，一如莲华不著水。心清静，超于彼，所以迷自心故作众生；悟自心故成佛。而众生即佛，佛即众生，由迷悟，故有彼此也。”如今学道人，多不信自心，不悟自心，不得自心明妙受用，不得自心安乐解脱；心外妄有禅道，妄立奇特，妄生取舍。纵修行，落外道二乘禅寂断见境界，所谓“修行恐落断常坑”。其断见者，断灭自心本妙明性，一向心外著空、滞禅寂。常见者，不悟一切法空，执著世间诸有为法，以为究竟也。邪师辈教士大夫摄心静坐，事事莫管，休去歇去，岂不是将心休心、将心歇心、将心用心！若如此修行，如何不落外道二乘禅寂断见境界？如何显得自心明妙受用、究竟安乐、如实清静、解脱变化之妙？须是当人自见得，自悟得，自然不被古人言句转，而能转得古人言句。如清静摩尼宝珠，置泥潦之中，经百千岁，亦不能染污，以本体自清静故。此心亦然，正迷时为尘劳所惑，而此心体本不曾惑，所谓“如莲华不著水”也。忽若悟得此心本来成佛，究竟自在，如实安乐，种种妙用，亦不从外来，为本自具足故。黄面老子曰：“无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亦无有定法如来可说。”若确定本体实有恁么事，又却不是也。事不获已，因迷悟取舍，故说道理有若干，为未至于妙者方便语耳。其实，本体亦无若干。请公只恁么用心，日用二六时中，不得执生死佛道是有，不得拨生死佛道归无，但只看——“狗子还有佛性也无？”赵州云：“无。”切不可向意根下卜度，不可向言语上作活计，又不得向开口处承当，又不得向击石火闪电光处会。“狗子还有佛性也无？无。”但只如此参，亦不得将心待悟、待休歇。若将心待悟、待休歇，则转没交涉矣。

又

示谕：自得山野向来书之后，每遇闹中禅避不得处，常自点检，而未有著力工夫。只这禅避不得处，便是工夫了也；若更著力点检，则又却远矣。昔魏府老华严云：“佛法在日用处，行住坐卧处，喝茶吃饭处，语言相问处，所作所为处。举心动念，又却不是也。”正当禅避不得处，切忌起心动念，作点检想。祖师云：“分别不生，虚明自照。”又庞居士云：“日用事无别，唯吾自偶谐。头头非取舍，处处勿张乖。朱紫谁为号，丘山绝点埃。神通并妙用，运水及搬柴。”又先圣云：“但有心分别计较，自心见量者，悉皆是梦。”切记取，禅避不得时，不得更拟心。不拟心时，一切现成，亦不用理会利，亦不用理会钝，总不干他利钝之事，亦不

干他静乱之事。正当躲避不得时，忽然打失布袋，不觉拊掌大笑矣。记取！记取！此事若用一毫毛工夫取证，则如人以手撮摩虚空，只益自劳耳。应接时但应接，要得静坐但静坐，坐时不得执著坐底为究竟。今时邪师辈多以默照静坐为究竟法，疑误后昆。山野不怕结怨，力诋之，以报佛恩，救末法之弊也。

47、答赵待制(道夫)

示谕一一备悉。佛言：“有心者皆得作佛。”此心非世间尘劳妄想心，谓发无上大菩提心。若有是心，无不成佛者。士大夫学道，多自作障难，为无决定信故也。佛又言：“信为道元功德母，长养一切诸善法。断除疑网出爱流，开示涅槃无上道。”又云：“信能增长智功德，信能必到如来地。”示谕钝根，未能悟彻，且种佛种子于心田。此语虽浅近，然亦深远。但办肯心，必不相赚。今时学道之士，往往缓处却急，急处却放缓。庞公云：“一朝蛇入布褐裆，试问宗师甚时节。”昨日事今日尚有记不得者，况隔阴事，岂容无忘失耶？决欲今生打教彻，不疑佛，不疑祖，不疑生，不疑死，须有决定信，具决定志，念念如救头然，如此做将去，打未彻时，方始可说根钝耳。若当下便自谓：“我根钝，不能今生打得彻，且种佛种结缘”，乃是不行欲到，无有是处。

杲每为信此道者说，渐觉得日用二六时中省力处，便是学佛得力处也。自家得力处，他人知不得，亦拈出与人看不得。卢行者谓道明上座曰，“汝若返照自己本来面目，密意尽在汝边”是也。密意者，便是日用得力处也。得力处，便是省力处也。世间尘劳事，拈一放一，无穷无尽，四威仪内，未尝相舍，为无始时来，与之结得缘深故也；般若智慧无始时来，与之结得缘浅故也。乍闻知识说著，觉得一似难会。若是无始时来尘劳缘浅、般若缘深者，有甚难会处？但深处放教浅，浅处放教深，生处放教熟，熟处放教生。才觉思量尘劳事时，不用著力排遣，只就思量处，轻轻拨转话头，省无限力，亦得无限力。请公只如此崖将去，莫存心等悟。忽地自悟去。参政公想日日相会，除围碁外，还与说著这般事否？若只围碁，不曾说著这般事，只就黑白未分处，掀了盘、撒了子，却问他索取那一著？若索不得，是真个钝根汉。姑置是事。

48、答许司理(寿源)

黄面老子曰：“信为道元功德母，长养一切诸善法。”又云：“信能增长智功德，信能必到如来地。”欲行千里，一步为初。十地菩萨断障证法门，初从十信而入，然后登法云地而成正觉。初欢喜地，因信而生欢喜故也。若决定竖起脊梁骨，要做世出世间没量汉，须是个生铁铸就底方了得。若半明半暗、半信半不信，决定了不得。此事无人情，不可传授，须是自家省发，始有趣向分。若取他人口头辨，永劫无有歇时。千万十二时中莫令空过。逐日起来，应用处，圆陀陀地，与释迦、达磨无少异；自是当人见不彻、透不过，全身跳在声色里，却向里许求出头，转没交涉矣。此事亦不在久参知识、遍历丛林而后了得；而今有多少在丛林头白齿黄，了不得底，又有多少乍入丛林，一拨便转，千了百当底。发心有先后，悟时无先后。昔李文和都尉参石门慈照，一句下承当，便千了百当，尝有偈呈慈照云：“学道须是铁汉，著手心头便判。直取无上菩提，一切是非莫管。”但从脚下崖将去、死便休，不要念后思前，亦不要生烦恼。烦恼则障道也。祝！祝！

又

左右具正信、立正志，此乃成佛作祖基本也。山野因以湛然名公道号——如

水之湛然不动，则虚明自照，不劳心力；世间出世间法，不离湛然，无纤毫透漏。只以此印，于一切处印定，无是无不是，一一解脱，一一明妙，一一实头，用时亦湛然，不用时亦湛然。祖师云：“但有心分别计较，自心见量者，悉皆是梦。”若心识寂灭，无一动念处，是名正觉。觉既正，则于日用二六时中，见色闻声，嗅香了味，觉触知法，行住坐卧，语默动静，无不湛然，亦自不作颠倒想，有想无想悉皆清静。既得清静，动时显湛然之用，不动时归湛然之体。体用虽殊，而湛然则一也；如析梅檀，片片皆梅檀。今时有一种杜撰汉，自己脚跟下不实，只管教人摄心静坐，坐教绝气息。此辈名为真可怜愍。请公只恁么做工夫。山野虽然如此指示公，真不得已耳。若实有恁么做工夫底事，即是污染公矣。此心无有实体，如何硬收摄得住？拟收摄，向甚处安著？既无安著处，则无时无节，无古无今，无凡无圣，无得无失，无静无乱，无生无死，亦无湛然之名，亦无湛然之体，亦无湛然之用，亦无恁么说湛然者，亦无恁么受湛然说者。若如是见得彻去，径山亦不虚作此号，左右亦不虚受此号。如何？如何？

大慧普覺禪師書卷第二十七

徑山能仁禪院住持嗣法慧日禪師臣 蘊聞 上進

49、答刘宝学(彦修)

即日烝渥，不审燕处悠然，放旷自如，无诸魔挠否？日用四威仪内，与“狗子无佛性”话一如否？于动静二边，能不分别否？梦与觉合否？理与事会否？心与境皆如否？老庞云：“心如境亦如，无实亦无虚。有亦不管，无亦不拘。不是圣贤，了事凡夫。”若真个作得个了事凡夫，释迦、达磨是甚么泥团土块！三乘十二分教是甚么热碗鸣声！公既于此个门中，自信不疑，不是小事，要须生处放教熟，熟处放教生，始与此事少分相应耳。往往士大夫，多于不意中得个瞥地处，却于如意中打失了，不可不使公知。在如意中，须时时以不如意中时节在念，切不可暂忘也。“但得本，莫愁末”，但知作佛，莫愁佛不解语。这一著子得易守难，切不可忽，须教头正尾正，扩而充之，然后推己之余以及物。左右所得，既不滞在一隅，想于日用中不著起心管带、枯心忘怀也。

近年已来，禅道佛法衰弊之甚。有般杜撰长老，根本自无所悟，业识茫茫，无本可据，无实头伎俩收摄学者，教一切人如渠相似，黑漆漆地紧闭却眼，唤作默而常照。彦冲被此辈教坏了，苦哉！苦哉！这个话，若不是左右悟得“狗子无佛性”，径山亦无说处。千万捋下面皮，痛与手段，救取这个人。至恳！至祷！然有一事，亦不可不知。此公清静自居，世味澹薄，积有年矣，定执此为奇特。若欲救之，当与之同事，令其欢喜，心不生疑，庶几信得及，肯转头来。净名所谓“先以欲钩牵，后令入佛智”是也。黄面老子云：“观法先后，以智分别，是非审定，不违法印。次第建立无边行门，令诸众生断一切疑。”此乃为物作则，万世楷模也。况此公根性与左右迥不同，“生天定在灵运前，成佛定在灵运后”者也。此公决定不可以智慧摄，当随所好，摄以日月，磨之，恐自知非，忽然肯舍，亦不可定。若肯转头来，却是个有力量底汉。左右亦须退步，让渠出一头始得。

比暉禅归，录得渠答紫岩老子一书，山僧随喜读一遍，赞叹欢喜累日。直是好一段文章，又似一篇大义。末后与之下个谨对，不识左右以谓如何？

昔达磨谓二祖曰：“汝但外息诸缘，内心无喘，心如墙壁，可以入道。”二祖种种说心、说性俱不契。一日忽然省得达磨所示要门，遽白达磨曰：“弟子此回始息诸缘也。”达磨知其已悟，更不穷诘，只曰：“莫成断灭去否？”曰：“无。”达

磨曰：“子作么生？”曰：“了了常知故，言之不可及。”达磨曰：“此乃从上诸佛诸祖所传心体。汝今既得，更勿疑也。”彦冲云：“夜梦昼思，十年之间，未能全克。或端坐静默，一空其心，使虑无所缘，事无所托，颇觉轻安。”读至此，不觉失笑。何故？既虑无所缘，岂非达磨所谓内心无喘乎？事无所托，岂非达磨所谓外息诸缘乎？二祖初不识达磨所示方便，将谓外息诸缘、内心无喘，可以说心说性、说道说理，引文字证据，欲求印可。所以达磨一一列下，无处用心，方始退步思量。心如墙壁之语，非达磨实法。忽然于墙壁上，顿息诸缘，即时见月亡指，便道：“了了常知故，言之不可及。”此语亦是临时被达磨拶出底消息，亦非二祖实法也。

杜撰长老辈，既自无所证，便逐旋捏合，虽教他人歇，渠自心火熠熠，昼夜不停，如缺二税百姓相似。彦冲却无许多劳攘，只是中得毒深，只管外边乱走，说动说静，说语说默，说得说失，更引周易内典，硬差排和会，真是为他闲事长无明；殊不思量一段生死公案未曾结绝，腊月三十日，作么生折合去？不可眼光欲落未落时，且向阎家老子道，“待我澄神定虑，少时却去相见”，得么？当此之时，纵横无碍之说亦使不著，心如木石亦使不著，须是当人生死心破始得。若得生死心破，更说甚么澄神定虑！更说甚么纵横放荡！更说甚么内典外典！一了一切了，一悟一切悟，一证一切证，如斩一结丝，一斩一时断。证无边法门亦然，更无次第。左右既悟“狗子无佛性”话，还得如此也未？若未得如此，直须到恁么田地始得。若已到恁么田地，当以此法门，兴起大悲心，于逆顺境中，和泥合水，不惜身命，不怕口业，拯拔一切，以报佛恩，方是大丈夫所为。若不如是，无有是处。

彦冲引孔子称“易之为道也，屡迁”，和会佛书中“应无所住而生其心”为一贯，又引“寂然不动”，与土木无殊。此尤可笑也！向渠道，“欲得不招无间业，莫谤如来正法轮。”故经云：“不应住色生心，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。”谓此广大寂灭妙心，不可以色见声求；应无所住，谓此心无实体也；而生其心，谓此心非离真而立处，立处即真也。孔子称“易之为道也屡迁”，非谓此也。屡者，荐也；迁者，革也。吉凶悔吝生乎动，屡迁之旨，返常合道也。如何与“应无所住而生其心”合得成一块？彦冲非但不识佛意，亦不识孔子意。左右于孔子之教，出没如游园观，又于吾教深入阃域。山野如此杜撰，还是也无？故圭峰云：“元亨利贞，乾之德也，始于一气。常乐我净，佛之德也，本乎一心。专一气而致柔，修一心而成道。”此老如此和会，始于儒释二教，无偏枯，无遗恨。彦冲以“应无所住而生其心”与“易之屡迁”，大旨同贯，未敢相许。若依彦冲差排，则孔夫子与释迦老子，杀著买草鞋始得。何故？一人屡迁，一人无所住。想读至此，必绝倒也！

50、答刘通判(彦冲)

令兄宝学公，初未尝知管带、忘怀之事，信手摸著鼻孔，虽未尽识得诸方邪正，而基本坚实，邪毒不能侵，忘怀、管带在其中矣。若一向忘怀、管带，生死心不破，阴魔得其便，未免把虚空隔截作两处，处静时受无量乐，处闹时受无量苦。要得苦乐均平，但莫起心管带，将心忘怀，十二时中，放教荡荡地。忽尔旧习瞥起，亦不著用心按捺，只就瞥起处，看个话头——“狗子还有佛性也无？无”——正恁么时，如红炉上一点雪相似。眼办手亲者，一遑遑得，方知懒融道，“恰恰用心时，恰恰无心用。曲谈名相劳，直说犹繁重。无心恰恰用，常用恰恰无。今说无心处，不与有心殊”，不是诳人语。昔婆修盘头，常一食不卧，六时礼佛，清净无欲，为众所归。二十祖闍夜多，将欲度之，问其徒曰：“此遍行头陀，能修

梵行，可得佛道乎？”其徒曰：“我师精进如此，何故不可？”闍夜多曰：“汝师与道远矣。设苦行历于尘劫，皆虚妄之本也。”其徒不愤，皆作色厉声，谓闍夜多曰：“尊者蕴何德行，而讥我师？”闍夜多曰：“我不求道，亦不颠倒。我不礼佛，亦不轻慢。我不长坐，亦不懈怠。我不一食，亦不杂食。我不知足，亦不贪欲。心无所希，名之曰道。”婆修闻已，发无漏智。所谓“先以定动，后以智拔”也。

杜撰长老辈，教左右静坐，等作佛，岂非虚妄之本乎？又言，静处无失，闹处有失，岂非坏世间相而求实相乎？若如此修行，如何契得懒融所谓“今说无心处，不与有心殊”？请公于此谛当思量看。婆修初亦将谓“长坐不卧，可以成佛”，才被闍夜多点破，便于言下知归，发无漏智。真是良马见鞭影而行也。众生狂乱是病，佛以寂静波罗蜜药治之；病去药存，其病愈甚；拈一放一，何时是了？生死到来，静闹两边，都用一点不得。莫道闹处失者多，静处失者少，不如少与多、得与失、静与闹，缚作一束，送放他方世界，却好就日用非多非少、非静非闹、非得非失处，略提撕看，是个甚么？无常迅速，百岁光阴，一弹指顷便过也。更有甚么闲工夫，理会得、理会失，理会静、理会闹，理会多、理会少，理会忘怀、理会管带？石头和尚云：“谨白参玄人，光阴莫虚度。”这一句子，开眼也著，合眼也著，忘怀也著，管带也著，狂乱也著，寂静也著。此是径山如此差排，想杜撰长老辈别有差排处也。咄！且置是事。

又

左右做静胜工夫，积有年矣，不识于开眼应物处，得心地安闲否？若未得安闲，是静胜工夫未得力也。若许久犹未得力，当求个径截得力处，方始不辜负平昔许多工夫也。平昔做静胜工夫，只为要支遣个闹底；正闹时，却被闹底聒扰自家方寸，却似乎平昔不曾做静胜工夫一般耳。这个道理，只为太近，远不出自家眼睛里，开眼便刺著，合眼处亦不缺少，开口便道著，合口处亦自现成。拟欲起心动念承当，渠早已蹉过十万八千了也，直是无尔用心处。这个最是省力。而今学此道者，多是要用力求，求之转失，向之愈背，那堪堕在得失解路上！谓“闹处失者多，静处失者少”，左右在静胜处，住了二十余年，试将些子得力底来看则个，若将桩桩地底做静中得力处，何故却向闹处失却？而今要得省力，静闹一如，但只透取赵州“无”字；忽然透得，方知静闹两不相妨，亦不著用力支撑，亦不作无支撑解矣。

51、答秦国太夫人

谦禅归，领所赐教，并亲书数颂。初亦甚疑之。及询谦子细，方知不自欺。旷劫未明之事，豁尔现前，不从人得，始知法喜禅悦之乐，非世间之乐可比。山野为国太欢喜累日，寝食俱忘。儿子作宰相，身作国夫人，未足为贵；粪扫堆头，收得无价之宝，百劫千生受用不尽，方始为真贵耳！然切不得执著此贵；若执著，则堕在尊贵中，不复兴悲起智，怜愍有情耳！记取！记取！

52、答张丞相(德远)

恭惟，燕居阿练若，与彼上人同会一处，娱戏毘卢藏海，随宜作佛事，少病少恼，钩候动止万福。从上诸圣，莫不皆然。所以于念念中入一切法灭尽三昧，不退菩萨道，不舍菩萨事，不舍大慈悲心。修习波罗蜜，未尝休息。观察一切佛国土，无有厌倦。不舍度众生愿，不断转法轮事，不废教化众生业，乃至所有胜愿，皆得圆满。了知一切国土差别，入佛种性，到于彼岸。此大丈夫四威仪中受

用家事耳。大居士于此力行无倦，而妙喜于此亦作普州人。又不识还许外人插手否？闻到长沙，即杜口毘耶，深入不二，此亦非分外，法如是故。愿居士如是受用，则诸魔外道定来作护法善神也。其余种种差别异旨，皆自心现量境界，亦非他物也。不识居士以为何如？

53、答张提刑(旸叔)

老居士所作所为，冥与道合，但未能得□□地一下耳。若日用应缘，不失故步，虽未得□□地一下，腊月三十日，阎家老子亦须拱手归降，况一念相应耶！妙喜老汉虽未目击，观其行事，小大折中，无过不及，只此便是道所合处。到这里，不用作尘劳想，亦不用作佛法想。佛法尘劳都是外事，然亦不得作外事想。但回光返照，作如是想者从甚么处得来？所作所为时，有何形段？所作既办，随我心意，无不周旋，无有少剩，正恁么时，承谁恩力？如此做工夫，日久月深，如人学射，自然中的矣。

众生颠倒，迷己逐物，耽少欲味，甘心受无量苦。逐日未开眼时，未下床时，半惺半觉时，心识已纷飞，随妄想流荡矣。作善作恶，虽未发露，未下床时，天堂地狱在方寸中已一时成就矣。及待发时，已落在第八。佛不云乎，“一切诸根自心现，器身等藏，自妄想相施設显示，如河流，如种子，如灯，如风，如云，刹那展转坏，躁动如猿猴，乐不净处如飞蝇，无厌足如风火，无始虚伪习气因，如汲水轮等事。”于此识得破，便唤作无人无我，知天堂地狱不在别处，只在当人半惺半觉、未下床时方寸中，并不从外来。发未发、觉未觉时，切须照顾。照顾时，亦不得与之用力争；争著则费力矣。祖不云乎，“止动归止，止更弥动。”才觉日用尘劳中，渐渐省力时，便是当人得力之处，便是当人成佛作祖之处，便是当人变地狱作天堂之处，便是当人稳坐之处，便是当人出生死之处，便是当人致君于尧舜之上之处，便是当人起疲氓于凋瘵之际之处，便是当人覆荫子孙之处。到这里，说佛说祖，说心说性，说玄说妙，说理说事，说好说恶，亦是外边事。如是等事，尚属外矣，况更作尘劳中先圣所诃之事耶！作好事尚不肯，岂肯作不好事耶！若信得此说及，永嘉所谓“行亦禅，坐亦禅，语默动静体安然”，不是虚语。请依此行履，始终不变易，则虽未彻证自己本地风光，虽未明见自己本来面目，生处已熟，熟处已生矣。切切记取！才觉省力处，便是得力处也。

妙喜老汉每与个中人说此话，往往见说得烦了，多忽之，不肯将为事。居士试如此做工夫看，只十余日，便自见得省力不省力、得力不得力矣，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，说与人不得，呈似人不得。先德云：“语证则不可示人，说理则非证不了。”自证自得、自信自悟处，除曾证曾得、已信已悟者，方默默相契；未证未得、未信未悟者，不唯自不信，亦不信他人有如此境界。老居士天资近道，现定所作所为，不著更易。以他人较之，万分中已省得九千九百九十九分，只欠喷嚏一发便了。

士大夫学道，多不著实理会，除却口议心思，便茫然无所措手足。不信无措手足处正是好处。只管心里要思量得到，口里要说得分晓，殊不知错了也！佛言：“如来以一切譬喻说种种事，无有譬喻能说此法。何以故？心智路绝，不思议故。”信知思量分别，障道必矣。若得前后际断，心智路自绝矣。若得心智路绝，说种种事，皆此法也。此法既明，即此明处便是不思议大解脱境界，只此境界亦不可思议。境界既不可思议，一切譬喻亦不可思议，种种事亦不可思议。只这不可思议底亦不可思议，此语亦无著处。只这无著处底，亦不可思议。如是展转穷诘，若事若法，若譬喻若境界，如环之无端，无起处，无尽处，皆不可思议之法也。

所以云：“菩萨住是不思议，于中思议不可尽。入此不可思议处，思与非思皆寂灭。”然亦不得住在寂灭处。若住在寂灭处，则被法界量之所管摄，教中谓之“法尘烦恼”。灭却法界量，种种殊胜一时荡尽了，方始好看“庭前柏树子”、“麻三斤”、“干屎橛”、“狗子无佛性”、“一口吸尽西江水”、“东山水上行”之类，忽然一句下透得，方始谓之“法界无量回向”。如实而见，如实而行，如实而用。便能于一毛端现宝王刹，坐微尘里转大法轮。成就种种法，破坏种种法，一切由我；如壮士展臂，不借他力，师子游行，不求伴侣。种种胜妙境界现前，心不惊异；种种恶业境界现前，心不怕怖。日用四威仪中，随缘放旷，任性逍遥。到得这个田地，方可说无天堂、无地狱等事。

永嘉云：“亦无人，亦无佛，大千沙界海中沤，一切圣贤如电拂。”此老若不到这个田地，如何说得出来？此语错会者甚多。苟未彻根源，不免依语生解，便道一切皆无，拨无因果，将诸佛诸祖所说言教，尽以为虚，谓之诳惑人。此病不除，乃“莽莽荡荡招殃祸”者也。佛言：“虚妄浮心，多诸巧见。”若不著有，便著无，若不著此二种，便于有无之间转量卜度。纵识得此病，定在非有非无处著到。故先圣苦口叮咛，令离四句、绝百非，直下一刀两段，更不念后思前，坐断千圣顶^{宁页}。四句者，乃有、无、非有非无、亦有亦无是也。若透得此四句了，见说一切诸法实有，我亦随顺与之说有，且不被此实有所碍；见说一切诸法实无，我亦随顺与之说无，且非世间虚豁之无；见说一切诸法亦有亦无，我亦随顺与之说亦有亦无，且非戏论；见说一切诸法非有非无，我亦随顺与之说非有非无，且非相违。净名云：“外道六师所堕，汝亦随堕”是也。

士大夫学道，多不肯虚却心，听善知识指示。善知识才开口，渠已在言前一时领会了也。及至教渠吐露尽，一时错会，正好在言前领略底，又却滞在言语上。又有一种，一向作聪明、说道理，世间种种事艺，我无不会者，只有禅一般，我未会。在当官处，呼几枚杜撰长老来，与一顿饭吃却了，教渠恣意乱说，便将心意识记取这杜撰说底，却去勘人，一句来一句去，谓之厮禅，末后我多一句，尔无语时，便是我得便宜了也。及至撞著个真实明眼汉，又却不识，纵然识得，又无决定信，不肯四楞塌地放下，就师家理会，依旧要求印可。及至师家于逆顺境中，示以本分钳锤，又却怕惧，不敢亲近。此等名为可怜愍者。老居士妙年登高第、起家，所在之处，随时作利益事，文章事业皆过人而未尝自矜，一心一意，只要退步、著实理会此段大事因缘。见其至诚，不觉忉怛如许。非独要居士识得这般病痛，亦作劝发初心菩萨入道之资粮也。

54、答汪内翰(彦章)

承，杜门壁观，此息心良药也。若更钻故纸，定引起藏识中无始时来生死根苗，作善根难、作障道难无疑。得息心，且息心已，过去底事，或善或恶，或逆或顺，都莫思量，现在事得省便省，一刀两段，不要迟疑，未来事自然不相续矣。释迦老子云：“心不妄取过去法，亦不贪著未来事。不于现在有所住，了达三世悉空寂。”但看——僧问赵州：“狗子还有佛性也无？”州云：“无。”请只把闲思量底心，回在“无”字上，试思量看；忽然向思量不及处，得这一念破，便是了达三世处也。了达时，安排不得，计较不得，引证不得。何以故？了达处不容安排，不容计较，不容引证；纵然引证得，计较得，安排得，与了达底了没交涉。但放教荡荡地，善恶都莫思量，亦莫著意，亦莫忘怀。著意则流荡，忘怀则昏沉，不著意不忘怀，善不是善，恶不是恶。若如此了达，生死魔何处摸^才索？

一个汪彦章，声名满天下。平生安排得，计较得，引证得底，是文章，是名

誉，是官职，晚年收因结果处，那个是实？做了无限之乎者也，那一句得力？名誉既彰，与匿德藏光者，相去几何？官职已做到大两制，与作秀才时，相去多少？而今已近七十岁，尽公伎俩，待要如何？腊月三十日，作么生折合去？无常杀鬼，念念不停。雪峰真觉云：“光阴倏忽暂须臾，浮世那能得久居。出岭年登三十二，入闽早是四旬余。他非不用频频举，已过还须旋旋除。为报满城朱紫道，阎王不怕佩金鱼。”古人苦口叮咛，为甚么事？世间愚庸之人，饥寒所迫，日用无他念，只得身上稍暖、肚里不饥便了，只是这两事，生死魔却不能为恼。以受富贵者较之，轻重大不等。受富贵底，身上既常暖，肚里又常饱，既不被这两事所迫，又却多一件不可说底无状，以故常在生死魔网中，无由出离，除宿有灵骨，方见得彻、识得破。先圣云：“瞥起是病，不续是药。不怕念起，唯恐觉迟。”佛者觉也，为其常觉，故谓之大觉，亦谓之觉王，然皆从凡夫中做得出来。彼既丈夫，我宁不尔？百年光景，能得几时？念念如救头然。做好事尚恐做不办，况念念在尘劳中而不觉也！可畏！可畏！

近收吕居仁四月初书，报曾叔夏、刘彦礼死。居仁云：“交游中，时复抽了一两人，直是可怕！”渠迹来为此事甚切，亦以瞥地回头稍迟为恨。比已作书答之云——

只以末后知非底一念为正，不问迟速也。知非底一念，便是成佛作祖底基本，破魔网底利器，出生死底路头也。愿公亦只如此做工夫。做得工夫渐熟，则日用二六时中，便觉省力矣。觉得省力时，不要放缓。只就省力处，崖将去。崖来崖去，和这省力处亦不知。有时不争多也，但只看个“无”字，莫管得不得。至祷！至祷！

又

伏承，杜门息交，世事一切阔略，唯朝夕以某向所举话头提撕。甚善！甚善！既办此心，当以悟为则。若自生退屈，谓根性陋劣，更求入头处，正是含元殿里问长安在甚处尔！正提撕时，是阿谁？能知根性陋劣底，又是阿谁？求入头处底，又是阿谁？妙喜不避口业，分明为居士说破：只是个汪彦章，更无两个；只有一个汪彦章，更那里得个提撕底、知根性陋劣底、求入头处底来？当知皆是汪彦章影子，并不干他汪彦章事。若是真个汪彦章，根性必不陋劣，必不求入头处。但只信得自家主人公及，并不消得许多劳攘。

昔有僧问仰山：“禅宗顿悟，毕竟入门的意如何？”山曰：“此意极难。若是祖宗门下，上根上智，一闻千悟，得大总持。此根人难得，其有根微智劣，所以古德道，‘若不安禅静虑，到这里总须茫然。’”僧曰：“除此，格外还别有方便，令学人得入也无？”山曰：“别有别无，令汝心不安。我今问汝，汝是甚处人？”曰：“幽州人。”山曰：“汝还思彼处否？”曰：“常思。”山曰：“彼处楼台林苑，人马骈阗，汝返思思底，还有许多般也无？”曰：“某甲到这里，一切不见有。”山曰：“汝解犹在境。信位即是，人位即不是。”妙喜已是老婆心切，须著更下个注脚。人位即是汪彦章，信位即是知根性陋劣、求入头处底。若于正提撕话头时，返思能提撕底还是汪彦章否？到这里间不容发，若伫思停机，则被影子惑矣。请快著精彩！不可忽！不可忽！记得前书中尝写云：“得息心，且息心已，过去底事，或善或恶，或逆或顺，都莫理会，现在事得省便省，一刀两段，不要迟疑，未来事自然不相续矣。”不识曾如此觑捕否？这个便是第一省力、做工夫处也。至祷！至祷！

又

伏承，第五令嗣，以疾不起。父子之情，千生百劫恩爱习气之所流注，想当此境界，无有是处。五浊世中，种种虚幻，无一真实。请行住坐卧，常作是观，则日久月深，渐渐消磨矣。然正烦恼时，子细揣摩穷诘，从甚么处起？若穷起处不得，现今烦恼底，却从甚么处得来？正烦恼时，是有是无？是虚是实？穷来穷去，心无所之。要思量但思量，要哭但哭，哭来哭去，思量来思量去，抖擞得藏识中许多恩爱习气尽时，自然如水归水，还我个本来无烦恼、无思量、无忧无喜底去耳。入得世间，出世无余，世间法则佛法，佛法则世间法也。父子天性一而已，若子丧而父不烦恼、不思量，如父丧而子不烦恼、不思量，还得也无？若硬止遏，哭时又不敢哭，思量时又不敢思量，是特欲逆天理、灭天性、扬声止响、泼油救火耳。正当烦恼时，总不是外事，且不得作外边想。永嘉云：“无明实性即佛性，幻化空身即法身。”是真语、实语、不诳不妄等语。恁么见得了，要思量、要烦恼亦不可得。作是观者，名为正观；若他观者，名为邪观。邪正未分，正好著力。此是妙喜决定义，无智人前莫说。

55、答夏运使

示谕，道契则霄壤共处，趣异则觌面楚越。诚哉，是言！即此乃不传之妙。左右发意，欲作妙喜书，未操觚拂纸，已两手分付了也，又何待坚忍究竟，以俟他日耶？此个道理，唯证者方默默相契，难与俗子言。延平乃闽岭佳处，左右能自调伏，不为逆顺关楔子所转，便是大解脱人，此人能转一切关楔子，日用活鱖鱖地，拘牵惹绊他不得。苟若直下便恁么承当，自然无一毫毛于我作障。古德有言：“佛说一切法，为度一切心。我无一切心，何用一切法？”又懒融云：“恰恰用心时，恰恰无心用。曲谈名相劳，直说无繁重。无心恰恰用，常用恰恰无。今说无心处，不与有心殊。”非特懒融如是，妙喜与左右亦在其中。其中事难拈出似人前，所谓默默相契是也。

大慧普覺禪師書卷第二十八

徑山能仁禪院住持嗣法慧日禪師臣 蘊聞 上進

56、答吕舍人(居仁)

千疑万疑，只是一疑。话头上疑破，则千疑万疑一时破。话头不破，则且就上面，与之厮崖。若弃了话头，却去别文字上起疑，经教上起疑，古人公案上起疑，日用尘劳中起疑，皆是邪魔眷属。第一不得向举起处承当，又不得思量卜度，但著意就不可思量处思量，心无所之，老鼠入牛角，便见倒断也。又方寸若闹，但只举“狗子无佛性”话。佛语祖语，诸方老宿语，千差万别；若透得个“无”字，一时透过，不著问人。若一向问人佛语又如何，祖语又如何，诸方老宿语又如何，永劫无有悟时也。

57、答吕郎中(隆礼)

令兄居仁，两得书，为此事甚忙。然亦当著忙。年已六十，从官又做了，更待如何？若不早著忙，腊月三十日如何打叠得办？闻左右迩来亦忙，只这著忙底便是腊月三十日消息也。“如何是佛？干屎橛。”这里不透，与腊月三十日何异？措大家一生钻故纸，是事要知，博览群书，高谈阔论，孔子又如何，孟子又如何，庄子又如何，周易又如何，古今治乱又如何，被这些言语使得来七颠八倒。诸子

百家，才闻人举著一字，便成卷念将去，以一事不知为耻。及乎问著他自家屋里事，并无一人知者，可谓“终日数他宝，自无半钱分。”空来世上打一遭，脱却这壳漏子，上天堂也不知，入地狱也不知。随其业力，流入诸趣并不知；若是别人家里事，细大无有不知者。

士大夫读得书多底，无明多；读得书少底，无明少；做得官小底，人我小；做得官大底，人我大。自道“我聪明灵利”，及乎临秋毫利害，聪明也不见，灵利也不见，平生所读底书，一字也使不著。盖从上大人丘乙巳时，便错了也，只欲取富贵耳。取得富贵底，又能有几人？肯回头转脑，向自己脚跟下推穷：我这取富贵底，从何处来？即今受富贵底，异日却向何处去？既不知来处，又不知去处，便觉心头迷闷。正迷闷时，亦非他物。只就这里看个话头——僧问云门：“如何是佛？”门云：“干屎橛。”但举此话，忽然伎俩尽时，便悟也；切忌寻文字引证，胡乱转量注解。纵然注解得分明，说得有下落，尽是鬼家活计。疑情不破，生死交加；疑情若破，则生死心绝矣！生死心绝，则佛见法见亡矣。佛见法见尚亡，况复更起众生烦恼见耶！但将迷闷底心，移来“干屎橛”上，一抵抵住，怖生死底心、迷闷底心、思量分别底心、作聪明底心，自然不行也。觉得不行时，莫怕落空，忽然向抵住处绝消息，不胜庆快平生。得消息绝了，起佛见、法见、众生见，思量分别，作聪明、说道理，都不相妨。日用四威仪中，但常放教荡荡地；静处闹处，常以干屎橛提撕，日往月来，水牯牛自纯熟矣。第一不得向外面别起疑也。“干屎橛”上疑破，则恒河沙数疑一时破矣。

前此亦尝如此写与居仁。比赵景明来，得书，书中再来问云：“不知离此，别下有工夫处也无？又如举手动足，著衣吃饭，当如何体究？为复只看话头，为复别有体究？又平生一大疑事，至今未了。只如死后，断灭不断灭？如何决定见得？又不要引经论所说，不要指古人公案，只据目前直截分明指示剖判断灭不断灭实处。”观渠如此说话，返不如三家村里省事汉，却无如许多粪壤，死也死得瞥脱。分明向他道，“千疑万疑，只是一疑。话头上疑破，则千疑万疑一时破。话头不破，则且就话头上与之厮崖。若弃了话头，却去别文字上起疑，经教上起疑，古人公案上起疑，日用尘劳中起疑，皆是邪魔眷属。又不得向举起处承当，又不得思量卜度，但只著意就不可思量处思量，心无所之，老鼠入牛角，便见倒断也。”写得如此分晓了，又却更来切切怛怛地问，不知许多聪明知见向甚处去也？不信道“平生读底书，到这里一字也使不著。”而今不得已，更为他放些恶气息。若只恁么休去，却是妙喜被渠问了，更答不得也。此书才到，便送与渠一看。

居仁自言，行年六十岁，此事未了。问渠：未了底，为复是举手动足、著衣吃饭底？未了若是举手动足、著衣吃饭底，又要如何了他？殊不知，只这欲了知、决定见得死后断灭不断灭底，便是阎家老子面前吃铁棒底。此疑不破，流浪生死，未有了期。向渠道，“千疑万疑，只是一疑。话头若破，死后断灭不断灭之疑，当下冰销瓦解矣。”更教直截分明，指示剖判断灭不断灭，如此见识，与外道何异？平生做许多之乎者也，要作何用？渠既许多远地放这般恶气息来熏人，妙喜不可只恁么休去，亦放些恶气息，却去熏他则个。渠教不要引经教及古人公案，只据目前直截分明，指示断灭不断灭实处：

昔志道禅师问六祖：“学人自出家，览《涅槃经》，近十余载。未明大意，愿师垂诲。”祖曰：“汝何处未了？”对曰：“诸行无常，是生灭法。生灭灭已，寂灭为乐。于此疑惑。”祖曰：“汝作么生疑？”对曰：“一切众生皆有二身，谓色身、法身也（此乃居仁同道）。色身无常，有生有灭；法身有常，无知无觉。经云，‘生灭灭已，寂灭为乐者’，未审是何身寂灭？何身受乐？若色身者，色身灭时，四大

分散，全是苦，苦不可言乐。若法身寂灭，即同草木瓦石，谁当受乐？又法性是生灭之体，五蕴是生灭之用，一体五用，生灭是常。生则从体起用，灭则摄用归体。若听更生，即有情之类，不断不灭。若不听更生，即永归寂灭，同于无情之物。如是，则一切诸法被涅槃之所禁伏。尚不得生，何乐之有（可与居仁一状领过）？”祖师到这里，不能临济、德山用事，遂放些气息，还他云：“汝是释子，何习外道断常邪见，而议最上乘法？据汝所解，即色身外别有法身，离生灭求于寂灭，又推涅槃常乐，言有身受者。斯乃执吝生死、耽著世乐。汝今当知，佛为一切迷人认五蕴和合为自体相，分别一切法为外尘相，好生恶死，念念迁流，不知梦幻虚假，枉受轮回，以常乐涅槃，翻为苦相，终日驰求。佛愍此故，乃示涅槃真乐，刹那无有生相，刹那无有灭相，更无生灭可灭（到此请著眼睛），是则寂灭现前；当现前时，亦无现前之量，乃谓常乐。此乐无有受者，亦无有不受者（犹较些子），岂有一体五用之名？何况更言涅槃禁伏诸法，令永不生！此乃谤佛毁法（居仁亦有一分子），听吾偈曰（分疏不下）：无上大涅槃，圆明常寂照。凡愚谓之死，外道执为断。诸求二乘人，目以为无作。尽属情所计，六十二见本。妄立虚假名，何为真实义（居仁要见实处，但看此一句子）。唯有过量人（未见其人），通达无取舍（居仁更疑三十年）。以知五蕴法，及以蕴中我（居仁在里许，求出无门）。外现众色像（莫眼花），一一音声相（赚杀人），平等如梦幻（救得一半），不起凡圣见，不作涅槃解（亦未见其人），二边三际断。常应诸根用，而不起用想。分别一切法，不起分别想。劫火烧海底，风鼓山相击。真常寂灭乐，涅槃相如是。吾今强言说，令汝舍邪见（只是居仁不肯舍）。汝勿随言解（居仁记此），许汝知少分（只这少分也不消得）。”志道闻偈，忽然大悟（葛藤不少）。只这一络索，便是直截分明、指示居仁底指头子也。居仁见此，若道犹是经论所说，尚指古人公案，若尚作如此见，入地狱如箭射。

58、答吕舍人（居仁）

承，日用不辍做工夫，工夫熟，则撞发关楸子矣。所谓工夫者，思量世间尘劳底心，回在“干屎橛”上，令情识不行，如土木偶人相似，觉得昏怛、没巴鼻可把捉时，便是好消息也。莫怕落空，亦莫思前算后几时得悟。若存此心，便落邪道。佛云：“是法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。”著即祸生。知得思量分别不能解者是谁？只是个吕居仁，更不得回头转脑也。

前此答隆礼书，说尽禅病矣。诸佛诸祖，并无一法与人，只要当人自信自肯、自见自悟耳。若只取他人口头说底，恐误人。此事决定离言说相，离心缘相，离文字相。能知离诸相者，亦只是吕居仁；疑他死后断灭不断灭，亦只是吕居仁；求直截指示者，亦只是吕居仁；日用二六时中，或瞋或喜，或思量或分别，或昏沉或掉举，皆只是吕居仁。只这吕居仁，能作种种奇特变化，能与诸佛诸祖同游寂灭大解脱光明海中，成就世间出世间事；只是吕居仁信不及耳！若信得及，请依此注脚，入是三昧，忽然从三昧起，失却娘生鼻孔，便是彻头也。

又

令弟子育经由，出所赐教，读之，喜慰可知。无常迅速，百岁光阴如电闪，便是收因结果底时节到来也。“干屎橛”如何？觉得没巴鼻、无滋味、肚里闷时，便是好底消息也。第一不得向举起处承当，又不得飏在无事甲里。不可举时便有，不举时便无也。但将思量世间尘劳底心，回在“干屎橛”上，思量来思量去，无

处奈何，伎俩忽然尽，便自悟也。不得将心等悟；若将心等悟，永劫不能得悟也。前此答隆礼书，说尽措大家病痛矣。承只置在座右，若依此做工夫，虽未悟彻，亦能分别邪正，不为邪魔所障，亦种得般若种子深；纵今生不了，来生出头，现成受用，亦不费力，亦不被恶业夺将去，临命终时亦能转业，况一念相应耶！逐日千万不要思量别事，但只思量“干屎橛”，莫问几时悟。至祷！至祷！悟时亦无时节，亦不惊群动众，即时怙怙地，自然不疑佛、不疑祖，不疑生、不疑死。得到不疑之地，便是佛地也。佛地上本无疑，无悟无迷，无生无死，无有有无，无涅槃无般若，无佛无众生，亦无怎么说者，此语亦不受，亦无不受者，亦无知不受者，亦无怎么说受者。居仁如是信得及，佛亦只如是，祖亦只如是，悟亦只如是，迷亦只如是，疑亦只如是，生亦只如是，死亦只如是，日用尘劳中亦只如是，死后断灭不断灭亦只如是，在朝廷作从官亦只如是，宫观在静处亦只如是，住径山、一千七百众围遶亦只如是，编管在衡州亦只如是。居仁还信得及么？信得及，亦只如是。信不及，亦只如是。毕竟如何？如是如是，如是亦只如是。

59、答汪状元(圣锡)

左右妙年自立，便在一切人顶^字上，不为富贵所笼罗；非百劫千生愿力所持，焉能致是？又能切切于此一大事，念念不退转，有决定信，具决定志，此岂浅丈夫所能？老瞿昙云：“唯此一事实，余二则非真。”请著鞭，不可忽！世间事只这是。先圣岂不云乎，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”不知闻底是何道？到这里岂容眨眼！不可更引“吾道一以贯之”去也，须自信自悟。说得底终是无凭据，自见得、自悟得、自信得及了，说不得，形容不出，却不妨。只怕说得似、形容得似，却不见、却不悟者，老瞿昙指为增上慢人，亦谓之谤般若人，亦谓之大妄语人，亦谓之断佛慧命人，千佛出世，不通忏悔。若透得“狗子无佛性”话，这般说话，却成妄语矣，而今不可便作妄语会。

吕居仁比连收两书，书中皆云：“夏中答隆礼书，常置座右，以得为期。”又闻，尝录呈左右。近世贵公子似渠者，如优昙钵华，时一现耳。顷在山头，每与公说这般话，见公眼目定动，领览得九分九釐，只欠^力地一下尔。若得^力地一下了，儒即释、释即儒，僧即俗、俗即僧，凡即圣、圣即凡，我即尔、尔即我，天即地、地即天，波即水、水即波，酥酪、醍醐搅成一味，饼盘、钗钏镕成一金，在我不在人，得到这个田地，由我指挥，所谓“我为法王，于法自在”，得失是非，焉有罣碍！不是强为，法如是故也。此个境界，除无垢老子，他人如何信得及？纵信得及，如何得入手？左右已信得及，已觑得见，已能分别是邪是正，但未得入手耳。得入手时，不分老少，不在智愚，如将梵位直授凡庸，更无阶级次第，永嘉所谓“一超直入如来地”是也。但相听，决不相误。

又

某万缘休罢，日用只如此，无烦轸念。左右分上，欠少个甚么？在世界上，可谓千足万足。苟能于此个门中，翻身一掷，何止“腰缠十万贯，骑鹤上扬州”而已哉！昔杨文公大年，三十岁见广慧琏公，除去碍膺之物，自是已后，在朝廷、居田里，始终一节，不为功名所移，不为富贵所夺；亦非有意轻功名富贵，道之所在，法如是故也。赵州云：“诸人被十二时使，老僧使得十二时。”此老此说，非是强为，亦法如是故也。

大率为学、为道，一也。而今学者，往往以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为学，以格物、忠恕、一以贯之之类为道，只管如转谜子相似，又如众盲摸象，各说异端。

释不云乎，“以思惟心，测度如来圆觉境界，如取萤火烧须弥山。”临生死祸福之际，都不得力，盖由此也。杨子云：“学者所以修性，性即道也。”黄面老子云：“性成无上道。”圭峰云：“作有义事，是惺悟心。作无义事，是狂乱心。狂乱由情念，临终被业牵。惺悟不由情，临终能转业。所谓义者，是义理之义，非仁义之义。”而今看来，这老子亦未免析虚空为两处。仁乃性之仁，义乃性之义，礼乃性之礼，智乃性之智，信乃性之信，义理之义亦性也。作无义事，即背此性。作有义事，即顺此性。然顺背在人，不在性也。仁义礼智信在性，不在人也。人有贤愚，性即无也。若仁义礼智信在贤而不在愚，则圣人之道，有拣择取舍矣，如天降雨，择地而下矣。所以云，“仁义礼智信在性，而不在人也；贤愚顺背在人，而不在性也。”杨子所谓“修性”，性亦不可修，亦顺背贤愚而已；圭峰所谓“惺悟狂乱”是也，赵州所谓“使得十二时、被十二时使”是也。若识得仁义礼智信之性起处，则格物、忠恕、一以贯之，在其中矣。肇法师云：“能天能人者，岂天人之所能哉！”所以云：“为学、为道，一也。”大率圣人设教，不求名，不伐功；如春行花木，具此性者，时节因缘到来，各各不相知，随其根性大小，方圆长短，或青或黄，或红或绿，或臭或香，同时发作。非春能大能小，能方能圆，能长能短，能青能黄，能红能绿，能臭能香，此皆本有之性，遇缘而发耳。百丈云：“欲识佛性义，当观时节因缘。时节若至，其理自彰。”又让师谓马师曰：“汝学心地法门，如下种子。我说法要，譬彼天泽。汝缘合故，当见其道。”所以云“圣人设教，不求名、不伐功，只令学者见性成道而已。”无垢老子云，“道在一芥，则一芥重；道在天下，则天下重”是也。

左右尝升无垢之堂，而未入其室，见其表而未见其里。百岁光阴，只在一刹那那间。刹那间悟去，如上所说者皆非实义。然既悟了，以为实亦在我，以为非实亦在我，如水上葫芦，无人动著，常荡荡地，触著便动，捺著便转辘辘地，非是强为，亦法如是故也。赵州“狗子无佛性”话，左右如人捕贼，已知窝盘处，但未捉著耳。请快著精彩，不得有少间断，时时向行住坐卧处看，读书史处，修仁义礼智信处，侍奉尊长处，提海学者处，吃粥吃饭处，与之厮崖，忽然打失布袋，夫复何言！

60、答宗直阁

示谕：应缘日涉差别境界，未尝不在佛法中。又于日用动容之间，以“狗子无佛性”话，破除情尘。若作如是工夫，恐卒未得悟入，请于脚跟下照顾，差别境界从甚么处起？动容周旋之间，如何以“狗子无佛性”话，破除情尘？能知破除情尘者，又是阿谁？佛不云乎，“众生颠倒，迷己逐物。物本无自性，迷己者自逐之耳。”境界本无差别，迷己者自差别耳。既日涉差别境界，又在佛法中——既在佛法中，则非差别境界；既在差别境界中，则非佛法矣。拈一放一，有甚了期？广额屠儿在涅槃会上，放下屠刀，立地便成佛，岂有许多忉忉怛怛来！日用应缘处，才觉涉差别境界时，但只就差别处，举“狗子无佛性”话，不用作破除想，不用作情尘想，不用作差别想，不用作佛法想，但只看“狗子无佛性”话。但只举个“无”字，亦不用存心等悟。若存心等悟，则境界也差别，佛法也差别，情尘也差别，“狗子无佛性”话也差别，间断处也差别，无间断处也差别，遭情尘惑乱身心、不安乐处也差别，能知许多差别底亦差别。若要除此病，但只看个“无”字；但只看广额屠儿放下屠刀云，“我是千佛一数”，是实？是虚？若作虚、实商量，又打入差别境界上去也。不如一刀两段，不得念后思前；念后思前，则又差别矣。玄沙云：“此事限约不得，心思路绝，不因庄严，本来真静，动用语笑，随

处明了，更无欠少。”今时人不悟个中道理，妄自涉事涉尘，处处染著，头头系绊；纵悟则尘境纷纭，名相不实，便拟凝心敛念，摄事归空，闭目藏睛，随有念起，旋旋破除，细想才生，即便遏捺。如此见解，即是“落空亡底外道，魂不散底死人”，溟溟漠漠，无觉无知，塞耳偷铃，徒自欺诳。左右来书云云，尽是玄沙所诃底病、默照邪师埋人底坑子，不可不知也。

举话时，都不用作许多伎俩，但行住坐卧处，勿令间断，喜怒哀乐处，莫生分别。举来举去，看来看去，觉得没理路、没滋味、心头热闷时，便是当人放身命处也。记取！记取！莫见如此境界便退心；如此境界正是成佛作祖底消息也。而今默照邪师辈，只以无言无说为极则，唤作“威音那畔事”，亦唤作“空劫已前事”，不信有悟门，以悟为诳，以悟为第二头，以悟为方便语，以悟为接引之辞。如此之徒，谩人自谩，误人自误。亦不可不知，日用四威仪中，涉差别境界，觉得省力时，便是得力处也。得力处极省力。若用一毫毛气力支撑，定是邪法，非佛法也。但办取长远心，与“狗子无佛性”话厮崖，崖来崖去，心无所之，忽然如睡梦觉，如莲华开，如披云见日，到恁么时，自然成一片矣。但日用七颠八倒处，只看个“无”字，莫管悟不悟、彻不彻。三世诸佛只是个无事人，诸代祖师亦只是个无事人。古德云：“但于事上通无事，见色闻声不用聋。”又古德云：“愚人除境不忘心，智者忘心不除境。”于一切处无心，则种种差别境界自无矣。而今士大夫多是急性，便要会禅，于经教上及祖师言句中转量，要说得分晓；殊不知，分晓处却是不分晓底事。若透得个“无”字，分晓不分晓，不著问人矣。老汉教士大夫放教钝，便是这个道理也。作钝膀状元亦不恶，只怕拖白耳。一笑。

61、答李参政(泰发)

示谕：华严重重法界，断非虚语。既非虚语，必有分付处，必有自肯处。读至此，嗟叹久之。士大夫平昔所学，临死生祸福之际，手足俱露者，十常八九。考其行事，不如三家村里省事汉，富贵贫贱不能汨其心。以是较之，智不如愚、贵不如贱者多矣。何以故？生死祸福现前，那时不容伪故也。大参相公平昔所学，已见于行事，临祸福之际，如精金入火，愈见明耀，又决定知华严重重法界断非虚语，则定不作他物想矣。其余七颠八倒，或逆或顺，或正或邪，亦非他物。愿公常作此观，妙喜亦在其中。异日相从于寂寞之滨，结当来世香火因缘，成就重重法界，以实其事，岂小补哉！更须下个注脚，即今这一络索，切忌作寓言指物会。一笑。

62、答曾宗丞(天隐)

左右天资近道，身心清静，无他缘作障。只这一段，谁人能及？又能行住坐卧，以老僧所示省要处，时时提撕，休说一念相应，千了百当，便是此生打未彻，只恁么崖到腊月三十日，阎家老子也须倒退三千里始得。何以故？为念念在般若中，无异念、无间断故。只如道家流，以妄心存想，日久月深，尚能成功，不为地水火风所使，况全念住在般若中，腊月三十日，岂不能转业耶？而今人多是将有所得心学道，此是无妄想中真妄想也。但放教自在，然不得太紧，不得太缓，只恁么做工夫，省无限心力。左右生处已熟，熟处已生，十二时中自然不著枯心忘怀、将心管带矣。虽未透脱，诸魔外道已不能伺其便，亦自能与诸魔外道，共一手，同一眼，成就彼事，而不堕其数矣。除公一人可以语此，余人非但不能如公行履，亦未必信得及也。但于话头上看，看来看去，觉得没巴鼻、没滋味、心头热闷时，正好著力，切忌随他去。只这闷处，便是成佛作祖、坐断天下人舌头处

也。不可忽！不可忽！

大慧普覺禪師書卷第二十九

徑山能仁禪院住持嗣法慧日禪師臣 蘊聞 上進

63、答王教授(大受)

不识左右别后，日用如何做工夫。若是曾于理性上得滋味，经教中得滋味，祖师言句上得滋味，眼见耳闻处得滋味，举足动步处得滋味，心思意想处得滋味，都不济事。若要直下休歇，应是从前得滋味处，都莫管他，却去没捞摸处、没滋味处，试著意看。若著意不得，捞摸不得，转觉得没把柄捉把，理路、义路、心意识都不行，如土木瓦石相似时，莫怕落空，此是当人放身命处。不可忽！不可忽！聪明灵利人多被聪明所障，以故道眼不开，触途成滞。众生无始时来，为心意识所使，流浪生死，不得自在。果欲出生死、作快活汉，须是一刀两段，绝却心意识路头，方有少分相应。故永嘉云：“损法财，灭功德，莫不由兹心意识”，岂欺人哉！

顷蒙惠教，其中种种趣向，皆某平昔所诃底病。知是般事，飏在脑后，且向没巴鼻处、没捞摸处、没滋味处，试做工夫看。如僧问赵州：“狗子还有佛性也无？”州云：“无。”寻常聪明人，才闻举起，便以心意识领会、较量、引证，要说得有分付处。殊不知，不容引证，不容较量，不容以心意识领会；纵引证得、较量得、领会得，尽是髑髅前、情识边事，生死岸头定不得力。而今普天之下，唤作禅师、长老者，会得分晓底，不出左右书中写来底消息耳。其余种种邪解，不在言也。密首座，宗杲与渠同在乎普融会中相聚，尽得普融要领。渠自以为安乐，然所造者，亦不出左右书中消息。今始知非，别得个安乐处，方知某无秋毫相欺。今特令去相见，无事时，试令渠吐露看，还契得左右意否？八十翁翁入场屋，真诚不是小儿戏。若生死到来，不得力，纵说得分晓，和会得下落，引证得无差别，尽是鬼家活计，都不干我一星事。禅门种种差别异解，唯识法者惧；大法不明者，往往多以病为药，不可不知。

64、答刘侍郎(季高)

示谕：腊月三十日已到，要之，日用当如是观察，则世间尘劳之心，自然销殒矣。尘劳之心既销殒，则来日依前孟春犹寒矣。古德云：“欲识佛性义，当观时节因缘。”此个时节，乃是黄面老子出世成佛、坐金刚座、降伏魔军、转法轮、度众生、入涅槃底时节，与解空所谓“腊月三十日时节”，无异无别。到这里，只如是观。以此观者，名为正观；异此观者，名为邪观。邪正未分，未免随他时节迁变；要得不随时节，但一时放下著，放到无可放处，此语亦不受，依前只是解空居士，更不是别人。

又

吾佛大圣人，能空一切相，成万法智，而不能即灭定业，况博地凡夫耶！居士既是个中人，想亦常入是三昧。昔有僧问一老宿：“世界怎么热，未审向甚么处回避？”老宿曰：“向镬汤炉炭里回避。”曰：“只如镬汤炉炭里，作么生回避？”曰：“众苦不能到。”愿居士日用四威仪中，只如此做工夫。老宿之言不可忽！此是妙喜得效底药方，非与居士此道相契、此心相知，亦不肯容易传授。只用一念相应草汤下，更不用别汤使，若用别汤使，令人发狂，不可不知也。一念相应草，

不用他求，亦只在居士四威仪中，明处明如日，黑处黑如漆；若信手拈来，以本地风光一照，无有错者。亦能杀人，亦能活人。故佛祖常以此药，向镬汤炉炭里，医苦恼众生生死大病，号“大医王”。不识居士还信得及否？若言我自有父子不传之秘方，不用向镬汤炉炭里回避底妙术，却望居士布施也。

65、答李郎中(似表)

士大夫学此道，不患不聪明，患太聪明耳；不患无知见，患知见太多耳。故常行识前一步，昧却脚跟下快活自在底消息。邪见之上者，和会见闻觉知为自己，以现量境界为心地法门。下者弄业识，认门头户口，簸两片皮，谈玄说妙，甚者至于发狂，不勒字数，胡言汉语，指东画西。下下者以默照无言，空空寂寂，在鬼窟里著到，求究竟安乐。其余种种邪解，不在言而可知也。

冲密等归，领所赐教，读之喜慰不可言。更不复叙世谛相酬酢，只以左右向道勇猛之志，便入葛藤。禅无德山、临济之殊，法眼、曹洞之异。但学者无广大决定志，而师家亦无广大融通法门，故所入差别；究竟归宿处，并无如许差别也。示谕，欲妙喜因书指示径要处，只这求指示径要底一念，早是刺头入胶盆了也，不可更向雪上加霜。虽然，有问不可无答。请左右都将平昔或自看经教话头，或因人举觉指示得滋味欢喜处，一时放下，依前百不知、百不会，如三岁孩儿相似，有性识而未行，却向未起求径要底一念子前头看，看来看去，觉得转没巴鼻、方寸转不宁帖时，不得放缓。这里是坐断千圣顶^{字面}处。往往学道人，多向这里打退了。左右若信得及，只向未起求径要指示一念前看，看来看去，忽然睡梦觉，不是差事。此是妙喜平昔做底得力工夫。知公有决定志，故拖泥带水，纳这一场败阙，此外别无可指示。若有可指示，则不径要矣！

66、答李宝文(茂嘉)

向承示谕，性根昏钝，而黽勉修持，终未得超悟之方。宗杲顷在双径，答富季申所问，正与此问同。能知昏钝者，决定不昏钝，更欲向甚处求超悟？士大夫学此道，却须借昏钝而入。若执昏钝，自谓我无分，则为昏钝魔所摄矣。盖平昔知见，多以求证悟之心在前作障，故自己正知见不能现前。此障亦非外来，亦非别事，只是个能知昏钝底主人公耳！故瑞岩和尚居常在丈室中，自唤云：“主人公！”又自应云：“喏。”“惺惺著！”又自应云：“喏。”“他时后日，莫受人谩。”又自应云：“喏喏。”古来幸有恁么榜样，谩向这里提撕看，是个甚么？只这提撕底，亦不是别人，只是这能知昏钝者耳。能知昏钝者亦不是别人，便是李宝文本命元辰也。此是妙喜应病与药，不得已，略为居士指个归家稳坐底路头而已。若便认定死语，真个唤作本命元辰，则是认识神为自己，转没交涉矣。故长沙和尚云：“学道之人不识真，只为从前认识神。无量劫来生死本，痴人唤作本来人。”前所云借昏钝而入是也。但只看能知得如是昏钝底毕竟是个甚么，只向这里看，不用求超悟，看来看去，忽地大笑去矣。此外，无可言者。

67、答向侍郎(伯恭)

示谕“悟与未悟、梦与觉一”一段因缘。黄面老子云：“汝以缘心听法，此法亦缘。”谓至人无梦，非有无之无，谓梦与非梦一而已。以是观之，则佛梦金鼓，高宗梦傅说，孔子梦奠两楹，亦不可作梦与非梦解。“却来观世间，犹如梦中事。”教中自有明文，唯梦乃全妄想也。而众生颠倒，以日用目前境界为实，殊不知，全体是梦，而于其中复生虚妄分别；以想心系念、神识纷飞为实梦，殊不知，正

是梦中说梦，颠倒中又颠倒。故佛大慈悲，老婆心切，悉能遍入一切法界诸安立海所有微尘，于一一尘中，以梦自在法门，开悟世界海微尘数众生，住邪定者入正定聚。此亦普示颠倒众生，以目前实有底境界为安立海，令悟梦与非梦悉皆是幻，则全梦是实，全实是梦，不可取、不可舍。至人无梦之义，如是而已。

来书见问，乃是宗杲三十六岁时所疑，读之不觉抓著痒处。亦尝以此问圆悟，先师但以手指曰：“住！住！休妄想！休妄想！”宗杲复曰：“如宗杲未睡著时，佛所赞者，依而行之；佛所诃者，不敢违犯。从前依师及自做工夫，零碎所得者，惺惺时都得受用。及乎上床，半惺半觉时，已作主宰不得。梦见得金宝，则梦中欢喜无限；梦见被人以刀杖相逼，及诸恶境界，则梦中怕怖惶恐。自念：此身尚存，只是睡著，已作主宰不得。况地水火风分散，众苦炽然，如何得不被回换？到这里方始著忙。”先师又曰：“待汝说底许多妄想绝时，汝自到寤寐恒一处也。”初闻，亦未之信。每日我自顾寤与寐，分明作两段，如何敢开大口说禅？除非佛说寤寐恒一是妄语，则我此病不须除。佛语果不欺人，乃是我自未了。后因闻先师举“诸佛出身处”、“熏风自南来”，忽然去却碍膺之物，方知黄面老子所说，是真语、实语、如语、不诳语、不妄语，不欺人，真大慈悲，粉身没命不可报。碍膺之物既除，方知梦时便是寤时底，寤时便是梦时底。佛言：“寤寐恒一。”方始自知这般道理，拈出呈似人不得，说与人不得，如梦中境界，取不得，舍不得。

承问妙喜，于未悟已前、已悟之后，有异无异，不觉依实供通。子细读来教，字字至诚，不是问禅，亦非见诘，故不免以昔时所疑处吐露。愿居士试将老庞语漫提撕——“但愿空诸所有，切勿实诸所无。”先以目前日用境界，作梦会了，然后却将梦中底移来目前，则佛金鼓、高宗传说、孔子奠两楹，决不是梦矣。

68、答陈教授(阜卿)

此道寂寥，无出今日。邪师说法，如恶叉聚，各各自谓得无上道，咸唱邪说，幻惑凡愚。故某每每切齿于此，不惜身命，欲扶持之，使光明种子知有吾家本分事，不堕邪见网中。万一得众生界中，佛种不断，亦不虚受黄面老子覆荫。所谓“将此深心奉尘刹，是则名为报佛恩。”然亦是不知时、不量力之一事也。左右既是个中人，不得不说个中事，因笔不觉及此耳。

69、答林判院(少瞻)

示谕：求一语，与信道人做工夫。既看《圆觉经》，经中岂止一语而已哉！诸大菩萨，各随自所疑处发问，世尊据所疑，一一分明剖析，大段分晓。前所给话头，亦在其中矣。经云：“居一切时，不起妄念；于诸妄心，亦不熄灭；住妄想境，不加了知(此语最亲切)；于无了知，不辩真实。”老汉昔居云门庵时，尝颂之曰：“荷叶团团圆似镜，菱角尖尖尖似锥。风吹柳絮毛毬走，雨打梨花蛱蝶飞。”但将此颂放在上面，却将经文移来下面，颂却是经，经却是颂。试如此做工夫看，莫管悟不悟，心头休热忙，亦不可放缓。如调弦之法，紧缓得其所，则曲调自成矣。归去，但与冲辈相亲，递相琢磨，道业无有不办者。祝！祝！

70、答黄知县(子余)

收书，知为此一大事因缘甚力。大丈夫汉所作所为，当如是耳。无常迅速，生死事大。过了一日，则销了一日好事。可畏！可畏！左右春秋鼎盛，正是作业不识好恶时，能回此心学无上菩提，此是世界上第一等难容灵利汉。五浊界中，有甚么奇特事过如此段因缘？趁色力强健，早回头；以临老回头，其力量胜百千

万亿倍。老汉私为左右喜。前此写去法语，曾时时观看否？第一记取：不得起心动念，肚里热忙急要悟；才作此念，则被此念塞断路头，永不能得悟矣。祖师云：“执之失度，必入邪路。放之自然，体无去住。”此乃祖师吐心吐胆，为人处也。但日用费力处，莫要做。此个门中，不容费力。老汉常为人说此话：“得力处乃是省力处，省力处乃是得力处。”若起一念希望心、求悟入处，大似人在自家堂屋里坐、却问他人觅住处无异。但把“生死”两字，贴在鼻尖儿上，不要忘了，时时提撕话头，提来提去，生处自熟，熟处自生矣。此语已写在空相道人书中，请同此书，互换一看，便了得也。

71、答严教授(子卿)

真实到不疑之地者，如浑钢打就、生铁铸成，直饶千圣出头来，现无量殊胜境界，见之亦如不见，况于此作奇特殊胜道理耶！昔药山坐禅次，石头问：“子在这里作甚么？”药山云：“一物不为。”石头云：“恁么则闲坐也。”药山云：“闲坐则为也。”石头然之。看他古人，一个闲坐也奈何他不得。今时学道之士，多在闲坐处打住，近日丛林无鼻孔辈，谓之默照者是也。又有一种，脚跟元不曾点地，认得个门头户口光影，一向狂发，与说平常话不得，尽作禅会了。似这般底，唤业识作本命元辰，更是不可与语本分事也。不见云门大师有言：“光不透脱，有两般病：一切处不明，面前有物，是一；又透得一切法空，隐隐地似有个物相似，亦是光不透脱。又法身亦有两般病：得到法身，为法执不忘，己见犹存，坐在法身边，是一；直饶透得法身去，放过即不可，子细检点来，有甚么气息，亦是病。”而今学实法者，以透过法身为极致，而云门返以为病，不知透过法身了，合作么生？到这里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，不著问别人；问别人则祸事也。所以云，真实到不疑之地者，如浑钢打就、生铁铸成是也；如人吃饭饱时，不可更问人我饱未饱。

昔黄檗问百丈：“从上古人，以何法示人？”百丈只据坐。黄檗云：“后代儿孙将何传授？”百丈拂衣便起，云：“我将谓汝是个人！”这个便是为人底样子也。但向自信处看，还得自信底消息绝也未？若自信底消息绝，则自然不取他人口头辨矣。临济云：“汝若歇得念念驰求心，与释迦老子不别。”不是欺人。第七地菩萨求佛智心未满足故，谓之烦恼。直是无尔安排处，著一星儿外料不得。

数年前，有个许居士，认得个门头户口，将书来呈见解，云：“日用中空豁豁地，无一物作对待，方知三界万法，一切元（原）无，直是安乐、快活、放得下。”因示之以偈曰：“莫恋净洁处，净处使人困。莫恋快活处，快活使人狂。如水之任器，随方圆短长。放下不放下，更请细思量。三界与万法，匪归何有乡。若只便恁么，此事大乖张。为报许居士，家亲作祸殃。豁开千圣眼，不须频祷禳。”偶晨起，稍凉，蓦然记得子卿道友初得个入头时，尚疑恐是光影，遂将从来所疑公案掇照，方见赵州老汉败阙处。不觉信笔葛藤如许。

72、答张侍郎(子韶)

左右以自所得瞥脱处为极则，才见涉理路、入泥入水为人底，便欲扫除，使灭踪迹，见宗杲所集《正法眼藏》，便云：“临济下有数个庵主，好机锋，何不收入？如忠国师，说义理禅，教坏人家男女，决定可删。”左右见道如此谛当，而不喜忠国师说老婆禅，坐在净净洁洁处，只爱击石火、闪电光一著子，此外不容一星儿别道理。真可惜耳！故宗杲尽力主张：若法性不宽，波澜不阔，佛法知见不

亡，生死命根不断，则不敢如此四楞著地入泥入水为人。盖众生根器不同故，从上诸祖，各立门户施設，备众生机，随机摄化。故长沙岑大虫有言：“我若一向举扬宗教，法堂前须草深一丈，倩人看院始得。”既落在这行户里，被人唤作宗师，须备众生机说法，如击石火、闪电光一著子，是这般根器，方承当得；根器不是处用之，则掘苗矣。宗杲岂不晓瞥脱一椎，便七穿八穴，是性燥，所以集《正法眼藏》，不分门类，不问云门、临济、曹洞、汾仰、法眼宗，但有正知正见，可以令人悟入者，皆收之。见忠国师、大珠二老宿，禅备众体，故收以救此一类根器者。左右书来云，“决定可删。”观公之意，《正法眼藏》尽去除诸家门户，只收似公见解者方是。若尔，则公自集一书，化大根器者，有何不可？不必须教妙喜随公意去之。若谓忠国师说拖泥带水老婆禅便绝后，则如岩头、睦州、乌臼、汾阳无业、镇州普化、定上座、云峰悦、法昌遇诸大老，合儿孙满地，今亦寂然无主化者，诸公岂是拖泥带水说老婆禅乎？然妙喜主张国师无垢、破除，初不相妨也。

73、答徐显谟(稚山)

左右频寄声妙喜，想只是要调伏水牯牛，捏杀这猢猻子耳。此事不在久历丛林，饱参知识，只贵于一言一句下，直截承当，不打之遶尔。据实而论，间不容发，不得已，说个直截，已是纡曲了也，说个承当，已是蹉过了也；况复牵枝引蔓，举经举教，说理说事，欲究竟耶！古德云：“但有纤毫即是尘。”水牯牛未调伏，猢猻子未死，纵说得恒沙道理，并不干我一星儿事。然说得、说不得，亦非外边事。不见江西老宿有言：“说得亦是汝心，说不得亦是汝心。”决欲直截担荷，见佛见祖如生冤家，方有少分相应。如此做工夫，日久月深，不著起心求悟，水牯牛自调伏，猢猻子自死矣。记取！记取！但向平昔心意识凑泊不得处，取不得处、舍不得处，看个话头——僧问云门：“如何是佛？”门云：“干屎橛。”看时，不用将平昔聪明灵利思量卜度；拟心思量，十万八千未是远。莫是不思量、不计较、不拟心便是么？咄！更是个甚么！且置是事。

74、答杨教授(彦侯)

左右强项中，却有不可思议底柔和，致一言之下，千了百当。此事殊胜，若不间于强项中，打发得几人，佛法岂到今日？非有般若根性，则不能如是。盛事！盛事！

示喻：欲来年春夏间，棹无底船，吹无孔笛，施无尽供，说无生话，要了无穷无始、不有不无巴鼻。但请来，与这无面目汉商量，定不错了这话。又承需道号，政欲相涂糊，可称快然居士。故真净老人云：“快然大道，只在目前。纵横十字，拟而留连”，便是此义也。某在长沙作久住计，左右他日果从此来，则林下不寂寞也。

75、答楼枢密

不识别后日用应缘处，不被外境所夺否？视堆案之文，能拨置否？与物相遇时，能动转否？住寂静处，不妄想否？体究个事，无杂念否？故黄面老子有言：“心不妄取过去法，亦不贪著未来事。不于现在有所住，了达三世悉空寂。”过去事，或善或恶，不须思量，思量则障道矣。未来事不须计较，计较则狂乱矣。现在事到面前，或逆或顺，亦不须著意，著意则扰方寸矣。但一切临时，随缘酬酢，自然合著这个道理。逆境界易打，顺境界难打。逆我意者，只消一个“忍”字，定省少时，便过了。顺境界直是无你回避处，如磁石与铁相偶，彼此不觉合作一

处，无情之物尚尔，况现行无明全身在里许作活计者。当此境界，若无智慧，不觉不知被他引入罗网，却向里许要求出路，不亦难乎！所以先圣云：“入得世间出世无余”，便是这个道理也。

近世有一种修行失方便者，往往认现行无明为入世间，便将出世间法强差排，作出世无余之事，可不悲乎！除夙有誓愿、即时识得破、作得主、不被他牵引。故净名有言：“佛为增上慢人，说离淫怒痴为解脱耳。若无增上慢者，佛说淫怒痴性即是解脱。”若免得此过，于逆顺境界中，无起灭相，始离得增上慢名字。怎么方可作入得世间，谓之有力量汉。已上所说，都是妙喜平昔经历过底，即今日用亦只如此修行。愿公趁色力强健，亦入是三昧。此外，时时以赵州无“字”提撕，久久纯熟，蓦然无心撞破漆桶，便是彻头处也。

—

又

日用工夫，前书已葛藤不少。但只依旧不变不动，物来则与之酬酢，自然物我一如矣。古德云：“放旷任其去住，静鉴觉其源流。语证则不可示人，说理则非证不了。”自证自得处，拈出呈似人不得，唯亲证亲得者略露目前些子，彼此便默默相契矣。示谕：自此不被人谩，不错用工夫矣。大概已正，把柄已得，如善牧牛者，索头常在手中，争得犯人苗稼！蓦地放却索头，鼻孔无捞摸处，平田浅草，一任纵横。慈明老人所谓：“四方放去休拦遏，八面无拘任意游，要收只在索头拨。”未能如是，当紧把索头，且与顺摩捋。淹浸工夫既熟，自然不著用意提防矣。

工夫不可急，急则躁动；又不可缓，缓则昏怛矣。忘怀、著意俱蹉过，譬如掷剑挥空，莫论及之不及。昔严阳尊者问赵州：“一物不将来时如何？”州云：“放下著。”严阳云：“一物既不将来，放下个甚么？”州云：“放不下，担取去。”严阳于言下大悟。又有僧问古德：“学人奈何不得时如何？”古德云：“老僧亦奈何不得。”僧云：“学人在学地，故是奈何不得。和尚是大善知识，为甚么亦奈何不得？”古德云：“我若奈何得，则便拈却尔这不奈何。”僧于言下大悟。二僧悟处，即是楼枢密迷处；楼枢密疑处，即是二僧问处。“法从分别生，还从分别灭。灭诸分别法，是法无生灭。”细观来书，病已去尽，别证候亦不生矣；大段相近，亦渐省力矣。请只就省力处，放教荡荡地，忽然啐地破、曝地断，便了千万。勉之！

76、答曹太尉(功显)

宗杲虽年运而往矣，不敢不勉强力以此事与衲子辈激扬。一日粥后，拨牌子，轮一百人入室，间有负命者上钩来，亦有咬人师子；以此法喜禅悦为乐，殊不觉倦，亦造物见怜耳。左右福慧两全，日在至尊之侧，而留意此段大事因缘，真不可思议事。释迦老子曰：“有势不临难，豪贵学道难。”非百劫千生，曾承事善知识，种得般若种子深，焉能如是信得及？只这信得及处，便是成佛作祖底基本也。愿公只向信得及处覷捕，久久自透脱矣。然第一不得著意安排、觅透脱处。若著意，则蹉过也。释迦老子又曰：“佛道不思议，谁能思议佛。”又佛问文殊师利曰：“汝入不思议三昧耶？”文殊曰：“弗也，世尊。我即不思议，不见有心能思议者，云何而言入不思议三昧？我初发心，欲入是定，如今思惟，实无心想而入三昧。如人学射，久习则巧，后虽无心，以久习故箭发皆中。我亦如是，初学不思议三昧，系心一缘，若久习成就，更无心想，常与定俱。”佛与祖师所受用处，无二无别。

近年丛林有一种邪禅，以闭目藏睛，觜卢都地作妄想，谓之“不思议事”，亦谓之“威音那畔、空劫已前事”，才开口便唤作“落今时”，亦谓之“根本上事”，

亦谓之“净极光通达”，以悟为落在第二头，以悟为枝叶边事。盖渠初发步时便错了，亦不知是错，以悟为建立。既自无悟门，亦不信有悟者。这般底，谓之谤大般若，断佛慧命，千佛出世，不通忏悔。左右具验人眼久矣，似此等辈，披却师子皮，作野干鸣，不可不知。某与左右虽未承颜接论，此心已默默相契多年矣。前此答字，极不如礼。今专遣法空禅人，代往致敬，故不暇入善思惟三昧，只恁么信手信意，不觉葛藤如许，聊谢不敏而已。

大慧普覺禪師書卷第三十

徑山能仁禪院住持嗣法慧日禪師臣 蘊聞 上進

77、答荣侍郎(茂实)

承留心、欲究竟此一段大事因缘。既办此心，第一不要急。急则转迟矣。又不得缓，缓则怠堕矣。如调琴之法，紧缓要得中，方成曲调。但向日用应缘处，时时觑捕：我这个能与人决断是非曲直底，承谁恩力？毕竟从甚么处流出？觑捕来，觑捕去，平昔生处路头自熟；生处既熟，则熟处却生矣。那个是熟处？五阴、六入、十二处、十八界、二十五有，无明业识，思量计较心识，昼夜熠熠，如野马，无暂停息底是。这一络索，使得人流浪生死，使得人做不好事。这一络索既生，则菩提、涅槃、真如、佛性便现前矣。当现前时，亦无现前之量。故古德契证了，便解道：“应眼时，若千日，万象不能逃影质。应耳时，若幽谷，大小音声无不足。”如此等事，不假他求，不借他力，自然向应缘处，活鱖鱖地。未得如此，且将这思量世间尘劳底心，回在思量不及处，试思量看。那个是思量不及处？僧问赵州：“狗子还有佛性也无？”州云：“无。”只这一字，尽尔有甚么伎俩，请安排看，请计较看。思量、计较、安排，无处可以顿放，只觉得肚里闷、心头烦恼时，正是好底时节，第八识相次不行矣。觉得如此时，莫要放却，只就这“无”字上提撕，提撕来、提撕去，生处自熟，熟处自生矣。

近年以来，丛林中有一种唱邪说为宗师者，谓学者曰，“但只管守静”。不知守者是何物？静者是何人？却言静底是基本，却不信有悟底，谓悟底是枝叶。更引僧问仰山曰：“今时人还假悟也无？”仰山曰：“悟则不无，争奈落在第二头。”痴人面前不得说梦，便作实法会，谓悟是落第二头。殊不知，汾山自有警觉学者之言，直是痛切，曰：“研穷至理，以悟为则。”此语又向甚处著？不可汾山疑误后人，要教落在第二头也。

曹阁使亦留心此事，恐其被邪师辈所误，比亦如此书，怛怛写与。此公聪明，识见有大过人处，决不到错认方便语作实法会。但某未得与之目击，私忧、过计耳。闻老居士亦与之是道友，因笔不觉葛藤。无事相见时，试问渠取书一看，方知妙喜相期不在眼底，彼此气义相投，又非势利之交，写了一纸，纸尽又添一纸，不暇更事形迹，此书亦如是。前书託是个中人，故曰：“切不可道老老大大著甚来由。”若如此，则好事在面前，定放过矣。写时虽似率易，然亦机感相投，亦不觉书在纸上。荷公信得妙喜及，便把做事，日用应缘处，便恢张此个法门，以报圣主求贤、安天下之意，真不负其所知也。愿种种堪忍，始终只如今日做将去，佛法、世法打作一片，且耕且战，久久纯熟，一举而两得之，岂非“腰缠十万贯、骑鹤上扬州”乎？

又

示谕：钟鸣漏尽之讥。为君上尽诚，而下安百姓，自有闻弦赏音者。愿公凡

事坚忍，当逆顺境，政好著力，所谓“将此深心奉尘刹，是则名为报佛恩。”平昔学道，只要于逆顺界中受用；逆顺现前而生苦恼，大似乎昔不曾向个中用心。祖师曰：“境缘无好丑，好丑起于心。心若不强名，妄情从何起。妄情既不起，真心任遍知。”请于逆顺境中，常作是观，则久久自不生苦恼。苦恼既不生，则可以驱魔王作护法善神矣。前此“老老大大著甚来由”之说，言犹在耳，岂忘之耶！欲识佛性义，当观时节因缘。以居士前十余载闲，自有闲时时节。今日仕权在手，便有忙底时节。当念闲时是谁闲？忙时是谁忙？须信忙时却有闲时道理，闲时却有忙时道理。正在忙中，当体主上起公之意，顷刻不可暂忘，自警自察，何以报之。若常作是念，则镬汤、炉炭、刀山、剑树上，亦须著向前，况目前些小逆顺境界耶！与公以此道相契，故不留情，尽净吐露。

78、答黄门司节夫

收书并许多葛藤。不意便解如此拈弄，直是弄得来，活鱗鱗地，真是自证自得者，可喜！可喜！但只如此，从教人道‘这官人不依本分，乱说乱道’。他家自有通人爱，除是曾证曾悟者方知。若是听响之流，一任他钻龟打瓦，更批判得如来禅、祖师禅好，尽吃得妙喜拄杖也。且道，是赏伊？罚伊？一任诸方更疑三十年。

79、答孙知县

蒙以所修《金刚经》相示，幸得随喜一遍。近世士大夫，肯如左右留心内典者，实为希有！不得意趣，则不能如是信得及；不具看经眼，则不能窥测经中深妙之义。真火中莲也！

详味久之，不能无疑耳。左右诋诸圣师翻译失真，而汨乱本真，文句增减，违背佛意。又云：“自始持诵，即悟其非，欲求定本，是正舛差，而习伪已久，雷同一律。暨得京师藏本，始有据依。复考绎天亲、无著论颂，其义吻合，遂泮然无疑。”又以长水、孤山二师，皆依句而违义。不识左右敢如是批判，则定尝见六朝所译梵本，尽得诸师翻译错谬，方始泮然无疑。既无梵本，便以臆见，刊削圣意，则且未论招因带果、毁谤圣教、堕无间狱，恐有识者见之，却如左右检点诸师之过，还著于本人矣。古人有言：“交浅而言深，招尤之道也。”某与左右素昧平生，左右以此经求印证，欲流布万世，于众生界中，种佛种子，此是第一等好事。而又以某为个中人，以个中消息，相期于形器之外，故不敢不上禀。

昔清凉国师造《华严疏》，欲正译师讹舛，而不得梵本，但书之于经尾而已。如《佛不思议法品》中所谓：“一切佛有无边际身，色相清静，普入诸趣，而无怨著。”清凉但云：“《佛不思议法品》上卷第三叶第十行，一切诸佛，旧脱诸字。”其余经本脱落，皆注之于经尾。清凉亦圣师也，非不能添入及减削，止敢书之于经尾者，识法者惧也。又经中有“大琉璃宝”，清凉曰：“恐是吠琉璃，旧本错写。”亦不敢改，亦只如此注之经尾耳。六朝翻译诸师，皆非浅识之士。翻译场有译语者，有译义者，有润文者，有证梵语者，有正义者，有唐梵相校者。而左右尚以为错译圣意，左右既不得梵本，便妄加刊削，却要后人谛信，不亦难乎！如论长水依句而违义，无梵本证，如何便决定，以其为非？此公虽是讲人，与他讲人不同。尝参琅琊广照禅师，因请益琅琊“《首楞严》中，富楼那问佛，清静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”之义，琅琊遂抗声云：“清静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？”长水于言下大悟，后方披襟，自称座主。盖座主多是寻行数墨。左右所谓依句而不依义，长水非无见识，亦非寻行数墨者。

“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菩提”，经文大段分明，此文至浅至近，自是左右求奇太过，要立异解，求人从己耳。左右引无著论云：“以法身应见如来，非以相具足故”。若尔，如来虽不应以相具足见，应相具足为因，得阿耨菩提。为离此著故，经言“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，如来可以相成就得阿耨菩提？须菩提，莫作是念”等者，此义明相具足体非菩提，亦不以相具足为因也。以相是色自性故。此论大段分明，自是左右错见错解尔。色是相缘起，相是法界缘起。梁昭明太子谓：“莫作是念，如来不以具足相故，得阿耨菩提。二十二分中，以此分为无断无灭分，恐须菩提不以具足相，则缘起灭矣。盖须菩提初在母胎，即知空寂，多不住缘起相。”后引功德施菩萨论末后：“若相成就，是真实有；此相灭时，即名为断。何以故？以生故有断。”又怕人不会，又云：“何以故？一切法是无生性，所以远离断常二边。”远离二边，是法界相。不说性而言相，谓法界是性之缘起故也。相是法界缘起故，不说性而言相，梁昭明所谓无断无灭是也。此段更分明，又是左右求奇太过，强生节目尔。若《金刚经》可以刊削，则一太（大）藏教，凡有看者，各随臆解，都可刊削也。如韩退之指《论语》中“晝（画）”字为“晝（昼）”字，谓旧本差错；以退之之见识，便可改了，而只如此论在书中，何也？亦是识法者惧尔。

圭峰密禅师造《圆觉疏钞》，密于圆觉有证悟处，方敢下笔。以《圆觉经》中“一切众生皆证圆觉”，圭峰改“证”为“具”，谓译者之讹，而不见梵本，亦只如此论在疏中，不敢便改正经也。后来泐潭真净和尚撰《皆证论》，论内痛骂圭峰，谓之“破凡夫臊臭汉”——“若一切众生皆具圆觉，而不证者，畜生永作畜生，饿鬼永作饿鬼，尽十方世界，都卢是个无孔铁锤，更无一人发真归元。凡夫亦不须求解脱。何以故？一切众生皆已具圆觉，亦不须求证故。”

左右以京师藏经本为是，遂以京本为据。若京师藏本从外州府纳入，如径山两藏经，皆是朝廷全盛时赐到，亦是外州府经生所写，万一有错，又却如何改正？左右若无人我，定以妙喜之言为至诚，不必泥在古今一大错上。若执己见为是，决欲改削，要一切人唾骂，一任刊版印行。妙喜也只得随喜赞叹而已。公既得遣人以经来求印可，虽不相识，以法为亲，故不觉切切怛怛、相触忤。见公至诚，所以更不留情。左右决欲穷教乘、造奥义，当寻一名行讲师，一心一意，与之参详，教彻头彻尾，一等是留心教网也。若以无常迅速、生死事大、己事未明，当一心一意，寻一本分作家，能破人生死窠窟者，与伊著死工夫厮崖，忽然打破漆桶，便是彻头处也。若只是要资谈柄，道我博极群书，无不通达，禅我也会，教我也会，又能检点得前辈诸译主、讲师不到处，逞我能我解，则三教圣人，都可检点，亦不必更求人印可，然后放行也。如何？如何？

80、答张舍人状元(安国)

左右决欲究竟此事，但常令方寸虚豁豁地，物来即应，如人学射，久久中的矣。不见达磨谓二祖曰：“汝但外息诸缘，内心无喘，心如墙壁，可以入道。”如今人才闻此说，便差排，向顽然无知处，硬自遏捺，要得心如墙壁去。祖师所谓“错认何曾解方便”者也。岩头云：“才恁么便不恁么，是句亦划，非句亦划。”这个便是外息诸缘、内心无喘底样子也。纵未得啐地折、曝地破，亦不被语言所转矣。“见月休观指，归家罢问程。”情识未破，则心火熠熠地。正当恁么时，但只以所疑底话头提撕，如僧问赵州：“狗子还有佛性也无？”州云：“无。”只管提撕举觉，左来也不是，右来也不是，又不得将心等悟，又不得向举起处承当，又不得作玄妙领略，又不得作有无商量，又不得作真无之无卜度，又不得坐在无事

甲里，又不得向击石火、闪电光处会，直得无所用心、心无所之时，莫怕落空，这里却是好处。蓦然老鼠入牛角，便见倒断也。此事非难非易，除是夙曾种得般若种智之深，曾于无始旷大劫来，承事真善知识，熏习得正知正见在灵识中，触境遇缘，于现行处，筑著磕著，如在万人丛里认得自家父母相似。当恁么时，不著问人，自然求觅底心不驰散矣。云门云：“不可说时即有、不说时便无也。不可商量时便有、不商量时便无也。”又自提起云：“且道不商量时，是个甚么？”又怕人不会，又自云：“更是甚么？”

近年以来，禅有多途，或以一问一答、末后多一句为禅者；或以古人入道因缘，聚头商榷云，“这里是虚，那里是实。这语玄，那语妙”，或代或别为禅者；或以眼见耳闻，和会在三界唯心、万法唯识上为禅者；或以无言无说，坐在黑山下鬼窟里，闭眉合眼，谓之威音王那畔、父母未生时消息，亦谓之默而常照为禅者。如此等辈，不求妙悟，以悟为落在第二头，以悟为诳人，以悟为建立。自既不曾悟，亦不信有悟底。妙喜常谓衲子辈说，世间工巧技艺，若无悟处，尚不得其妙，况欲脱生死，而只以口头说静，便要收杀，大似埋头向东走、欲取西边物，转求转远，转急转迟。此辈名为可怜愍者。教中谓之谤大般若、断佛慧命人，千佛出世，不通忏悔。虽是善因，返招恶果。宁以此身碎如微尘，终不以佛法当人情。决要敌生死，须是打破这漆桶始得。切忌被邪师顺摩捋，将冬瓜印子印定，便谓我千了百当。如此之辈，如稻麻竹竹韦。左右聪明有识见，必不受这般恶毒；然亦恐用心之切，要求速效，不觉不知遭他染污。故信笔葛藤如许。被明眼人觑见，一场败阙。千万相听，只以赵州一个“无”字，日用应缘处提撕，不要间断。古德有言：“研穷至理，以悟为则。”若说得天华乱坠，不悟，总是痴狂外边走耳。勉之！不可忽！

81、答汤丞相(进之)

丞相既存心此段大事因缘，缺减界中虚妄不实，或逆或顺，一一皆是发机时节，但常令方寸虚豁豁地，日用合做底事，随分拨遣，触境逢缘，时时以话头提撕，莫求速效，研穷至理，以悟为则。然第一不得存心等悟；若存心等悟，则被所等之心障却道眼，转急转迟矣。但只提撕话头，蓦然向提撕处，生死心绝，则是归家稳坐之处。得到恁么处了，自然透得古人种种方便，种种异解自不生矣。教中所谓：“绝心生死，伐心稠林，浣心垢浊，解心执著。”于执著处，使心动转；当动转时，亦无动转底道理，自然头头上明，物物上显。日用应缘处，或净或秽，或喜或怒，或顺或逆，如珠走盘，不拨而自转矣。得到这个时节，拈出呈似人不得，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南阳忠国师有言：“说法有所得，是为野干鸣。”

此事如青天白日，一见便见。真实自见得底，邪师走作不得。前日亦尝面言：“此事无传授，才说有奇特玄妙、六耳不同谋之说，即是相欺，便好拽住，劈面便唾。”书生做到宰相，是世间法中最尊最贵者。若不向此事上了却，即是虚来南阎浮提打一遭，收因结果时，带得一身恶业去。教中说：“作痴福是第三生冤。”何谓第三生冤？第一生，作痴福不见性；第二生，受痴福无惭愧，不做好事，一向作业；第三生，受痴福尽，不做好事，脱却壳漏子时，入地狱如箭射。人身难得，佛法难逢。此身不向今生度，更向何生度此身。学此道，须有决定志。若无决定志，则如听声卜者，见人说东便随人向东走，说西便随人向西走。若有决定志，则把得住、作得主宰。懒融所谓：“设有一法过于涅槃，吾说亦如梦幻。”况世间虚幻不实之法，更有甚么心情，与之打交涉也！愿公坚此志，以得入手为决定义，则纵使大地有情尽作魔王，欲来恼乱，无有得其便处。般若上无虚弃底工夫。若存心在上面，纵今生未了，亦种得种子深，临命终时，亦不被业识所牵、

堕诸恶趣，换却壳漏子，转头来，亦昧我底不得。察之！

82、答樊提刑(茂实)

示谕：能行佛事，而不解禅语。能与不解，无别无同，但知能行者即是禅语。会禅语而不能行佛事，如人在水底坐叫渴、饭箩里坐叫饥何异？当知禅语即佛事，佛事即禅语。能行能解，在人不在法。若更向个里觅同觅别，则是“空拳指上生实解，根境法中虚捏怪”，如却行而求前，转急转迟，转疏转远矣。要得径截心地豁如，但将能与不能、解与不解、同与不同、别与不别，能如是思量、如是卜度者，扫向他方世界，却向不可扫处看，是有是无？是同是别？蓦然心思意想绝，当恁么时，自不著问人矣。

83、答圣泉珪和尚

既得外护者存心相照，自可拨置人事，频与衲子辈作佛事，久久自殊胜。更望室中与之子细，不得容人情，不得共伊落草，直似之以本分草料，教伊自悟自得，方是尊宿为人体裁也。若是见伊迟疑不荐，便与之下注脚，非但瞎却他眼，亦乃失却自家本分手段。不得人，即是吾辈缘法只如此。若得一个半个本分底，亦不负平昔志愿也。

84、答鼓山逮长老

专使来，收书并信香等。知开法出世，唱道于石门，不忘所从来，为岳长老拈香，续杨岐宗派。既已承当个事，须卓卓地做教彻头彻尾，以平昔实证实悟底一著子，端居丈室，如担百二十斤担子，从独木桥上过，脚蹉手跌，则知自家性命不可保，况复与人抽钉拔楔、救济他人耶？古德云：“此事如八十翁翁入场屋，岂是儿戏？”又古德云：“我若一向举扬宗教，法堂前草深一丈，须倩人看院始得。”岩头每云：“向未屙已前一觑，便眼卓朔地。”晏国师“不跨石门”句，睦州“现成公案，放尔三十棒”，汾阳无业“莫妄想”，鲁祖凡见僧入门便转身面壁而坐，为人时当不昧这般体裁，方不失从上宗旨耳。

昔汾山谓仰山曰：“建法幢、立宗旨于一方，五种缘备，始得成就。五种缘谓外护缘、檀越缘、衲子缘、土地缘、道缘。”闻霜台赵公是汝请主，致政司业郑公送汝入院，二公天下士，以此观之，汝于五种缘稍备。每有衲子自闽中来者，无不称叹法席之盛。檀越归向，大夫外护，住持无魔障，衲子云集，可以趁色力未衰时，频与衲子激扬个事。

垂手之际须著精彩，不得莽卤。盖近年以来，有一种裨贩之辈，到处学得一堆一担相似禅，往往宗师造次放过，遂至承虚接响，递相印授，误赚后人，致使正宗淡薄，单传直指之风几扫地矣。不可不予细！五祖师翁住白云时，尝答灵源和尚书云：“今夏诸庄，颗粒不收，不以为忧。其可忧者，一堂数百衲子，一夏无一人透得个狗子无佛性话，恐佛法将灭耳！”汝看主法底宗师用心，又何曾以产钱多少、山门大小为重轻、米盐细务为急切来？汝既出头，承当个善知识名字，当一味以本分事接待方来。所有库司财谷，分付知因识果知事，分司列局，令掌之。时时提举大纲。安僧不必多，日用斋粥，常教后手有余，自然不费力。衲子到室中，下刃要紧，不得拖泥带水。如雪峰空禅师，顷在云居、云门相聚，老汉知渠不自欺，是个佛法中人，故一味以本分钳锤似之，后来自在别处打发，大法既明，向所受过底钳锤，一时得受用，方知妙喜不以佛法当人情。

去年送得一册语录来，造次颠沛，不失临济宗旨。今送在众寮中，与衲子辈

看。老汉因掇笔书其后，特为发扬，使本分衲子为将来说法之式。若使老汉初为渠拖泥带水、说老婆禅，眼开后，定骂我无疑。所以古人云，“我不重先师道德，只重先师不为我说破。若为我说破，岂有今日！”便是这个道理也。赵州云：“若教老僧随伊根机接人，自有三乘十二分教接他了也。老僧这里只以本分事接人。若接不得，自是学者根性迟钝，不干老僧事。”思之！思之！

谢降赐大慧禅师语录入藏奏札

臣僧蕴闻昨于干道七年三月中不惧天诛，以先师大慧禅师臣宗杲语录投进，仍乞特旨送福州入藏。伏准，五月十九日，圣旨已送福州东禅寺入藏讫者。冒昧上陈，方虞罪戾，恩光下逮，俯赐矜俞，梵释重辉，山泽增气，凡居闻见，罔不欢欣。

恭惟皇帝陛下如天鉴，观得佛心法，念微言之易泯，参秘藏以并传。先师臣宗杲，植百劫之胜因，逢千载之嘉会，么微有幸，得叨预于殊荣，焚诵何功？冀仰酬于大造，臣无任瞻天望圣激切屏营之至。

乾道八年正月日，径山能仁禅院住持慧日禅师臣 蕴闻 奏札